

歷代名賢處世家書

徐益棠編



遠東圖書公司印行

歷代名賢處世家書

吳市恆題



吳市恆
題

序

文章內容，要有事有物，要有情有理。家書最合此種標準：蓋有事物便覺字字實在，有情理便覺句句真誠也。

本書選材甚嚴：生活不合現代者不錄，思想晦澀者不錄，文字古奧費解者不錄。綜錄得百六十餘首，意在節省讀者精力，供課餘工暇之披閱，有裨身心，良非淺鮮。

平時持身處世，臨時負艱忍辱，非兄詔其弟，父勉其子，殊不足以當大任，臨大難也。本書選自歷代名人專集，篇篇可示入範，仔細揣摩，如同晤對，不獨文字得其影響，即思想行爲，亦必受其陶冶，開卷有益，願讀者其留意焉。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徐益棠序于成都。

歷代名賢處世家書目次 (附作者小傳)

序

卷一 給父母

- 一 王鑫給父母書……………一
二 夏完淳給父母書……………二
三 袁宗道給父書……………三
四 王守仁給父書……………四
五 宇文護給母書……………五

卷二 給夫妻

- 一 左宗棠給妻筠心書……………七
二 曾國藩給妻書……………八
三 胡介給妻書……………一〇
四 周庚給夫陳挾公書……………一〇
五 夏完淳給妻書……………一一

- 六 史可法給妻書……………一二
七 盧象昇給妻書……………一五
八 楊繼盛給妻張夫人書……………一六

卷三 給子女

- 一 蔣中正給子經國書……………一七
二 蔣中正給子緯國書……………二四
三 馮玉祥給子洪國書……………二七
四 俞樾給次女緒孫書……………二九
五 左宗棠給子孝威等書……………三〇
六 曾國藩給子紀澤書……………四一
七 曾國藩給子紀鴻書……………四三
八 聶繼模給子書……………四四
九 陸隴其給三子宸微書……………四八
一〇 田蘭芳給子書……………五〇

一一 顧若璞給子黃燦黃煒書……………五二

一二 魏禧給子世侃書……………五三

一三 卓發之給子書……………五四

一四 王夫之給子攸書……………五五

一五 黃道周給子麋書……………五六

一六 瞿式耜給子書……………五七

一七 周順昌給子茂蘭書……………六八

一八 張居正給季子懋修書……………六九

一九 楊繼盛給子應尾應箕書……………七一

二〇 沈鍊給長子襄書……………七五

二一 王守仁給子正憲書……………七六

二二 朱熹給長子書……………七九

二三 司馬光給子康書……………八一

二四 范仲淹給諸子書……………八四

二五 閻姬給子宇文護書……………八四

二六 徐勉給子崧書……………八六

二七 陶潛給子儼等書……………八九

二八 諸葛亮給子書……………九〇

卷四 給孫孫婦

一 俞樾給孫婦彭書……………九〇

二 姚鼐給從姪孫伯昂書……………九二

三 姚鼐給姪孫石甫書……………九三

四 瞿式耜給孫昌文書……………九六

五 陸九淵給姪孫濬書……………九九

六 蘇軾給姪孫元老書……………一〇〇

卷五 給兄嫂弟妹

一 曾國藩給諸弟書……………一〇一

二 盧文弨給弟文韶書……………一二六

三 袁枚給弟香亭書……………一二九

四 鄭燮給弟墨書……………一三二

五 魏禧給兄與弟書……………一三九

六 魏禧給季弟書……………一四一

七	周庚給仲嫂書	一四三
八	王夫之給諸弟與諸姪書	一四四
九	王夫之給弟爾弼書	一四五
一〇	史可法給弟書	一四五
一一	韓廷錫給伯兄衡之書	一四七
一二	韓廷錫給妹孟韓書	一四八
一三	張大復給弟世長書	一四八
一四	袁中道給兄伯修書	一五〇
一五	鍾惺給弟恂書	一五二
一六	何良俊給兄五山書	一五三
一七	王守仁給諸弟書	一五五
一八	文天祥給妹百五書	一五六
一九	黃庭堅給弟益修強宗書	一五七
二〇	黃庭堅給弟潤甫賢宗書	一五八
二一	蘇軾給兄弟子明書	一五九
二二	蘇軾給弟子由書	一六〇

卷六 給姪

一	翁同龢給姪鹿卿書	一六一
二	俞樾給姪祖綬書	一六二
三	左宗棠給姪癸叟書	一六三
四	曾國藩給姪紀瑞書	一六六
五	姚鼐給姪霞紆書	一六七
六	陳弘謀給四姪鍾燦書	一六七
七	方苞給族姪觀承書	一六八
八	陸隴其給姪用中書	一六九
九	張可度給姪瑤星書	一七〇
一〇	顧炎武給三姪書	一七〇
一一	王夫之給姪幼重書	一七一
一二	王夫之給姪我文書	一七二
一三	黃道周給姪子靜書	一七三
一四	董應舉給姪元德書	一七四
一五	李存給姪玉振書	一七五

歷代名賢處世家書 目次

一六	王良玉給姪書	一七六
一七	蘇軾給姪千之書	一七六
一八	蘇軾給姪千乘書	一七七
一九	歐陽修給十二姪書	一七八
~~~~~		
二〇	歐陽修給十三姪書	一七九
二一	范仲淹給三姪書	一八〇
二二	元稹給姪崧鄭等書	一八〇
二三	馬坡給姪履敦等書	一八二

歷代名賢處世家書

徐益棠編撰

卷一 給父母

一 王鑫給父母書

二親大人福安：

男自前年練勇以來，不克侍庭，度歲者凡兩載於茲。古人云：「每逢佳節倍思親。」誠不當其境不知也。

前伯兄歸家時，男約以初七八將爲歸省之計。而朱石翁以公議相阻，云「即欲歸，亦須待滌翁局面已定方可。」另若能脫身，以遂承歡之願，大是妙事。即或不能，亦必揆理義而後行。出處進退，士人之大防，斷不敢苟且，以貽堂上之羞也。

【作者小傳】王鑫，字璞山，清湘鄉人。咸豐間募鄉勇從曾國藩。後別爲一軍，轉戰湖南境內，功著。官至守巡道，授江西，屢奏奇捷：敵憚之，號爲虎。以病卒於軍。諡壯武。

二 夏完淳給父母書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報母矣！痛自嚴君見背，兩易春秋，寃酷日



深，艱辛歷盡。本圖復見天日，報大仇，卸死榮生，告成黃土。奈天不佑我，鍾虐明朝，一旅纒興，便成齏粉。去年之舉，淳已自分必死，誰知不死，死於今日也！斤斤延二年之命，菽水之養，無一日焉；致慈君託迹於空門，生母寄生於別姓，一門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問，淳今日又溘然先從九泉，不孝之罪，上通於天！

嗚呼！雙慈在堂，下有妹女，門衰祚薄，終鮮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爲生？雖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遺，淳之身，君之所用，爲父爲君，死亦何負於雙慈！但慈君推乾就溼，教禮教誇，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大恩未酬，令人痛絕！慈君託之義融女兄，生母託之昭南女弟。

淳死之後，新婦遺腹得雄，便以爲家門之幸。如其不然，萬勿置後！會稽大望至今而零極矣，節義文章如我父子者，幾人哉！立一不肖後，如西銘先生爲人所詬笑，何如不立之爲愈耶？嗚呼！大造茫茫，總歸無後，有一日中興再造，則廟食千秋，豈止麥飯豚蹄，不爲餒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後者，淳且與先文忠在冥冥誅殛頑罵，決不敢捨。

兵戈天地，淳死後，亂且未有定期。雙慈善保玉體，無以淳爲念！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爲×塞之舉矣，勿悲！勿悲！相託之言，慎勿相負！武功兄將來大器，家事盡以委之。寒食、孟蘭，一杯清酒，一盞寒燈，不至作苦教之鬼，則吾願畢矣！新婦結褵二年，賢孝素著，武功舅好爲我善得待之，亦武功渭陽情也。

語無倫次，將死言善，痛哉！痛哉！

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

父得爲忠臣，子得爲孝子，

含笑歸大清，了我分內事。

大道本無生，視身若敝屣。

但爲氣所激，緣悟天人理。

惡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

神遊天地間，可以無愧矣！

【作者小傳】

夏完淳

字存古。

明松江華亭人。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文。父允彝，崇禎進

士，與陳子龍結「幾社」相應。北京破，南都失，傍徨山澤間，賦絕命詞自投深淵以

死。允彝死後二年，完淳以陳子龍黨辭連及，遷下獄。談笑自若，作樂府數十闕；臨

刑神色不變，年甫十八。

### 三 袁宗道給父書

孫女亡時，情極難堪；三日後，即同諸兄遊城外諸山，胸中鬱毒，得山色朋譚，漸消然去。此亦矯情養生之法也。此時中堂已允辭試差，復有良友相過，談學賦詩，情懷愈覺暢快。大人幸勿慮我。聞三舅亦罹此苦，舅舉子屢矣，倏忽俱成春夢，恩纏愛綫，何日是了？宿世冤業，乘便出現，倏見倏沒，令其割刺萬般，以酬前愆；酬則從他酬，苦則不可被他苦。三舅相見時，望取此紙出現。漩渦底佛，勸落水羅漢，亦可笑也。

二哥有書來，正同陶石簪遊齊雲，自云過真州度夏。新刻大有意，但舉世皆爲格套所拘，而一人極力擺脫，能免俗末之譏乎？大抵世間文字，有喜則有嗔，有極喜則有極嗔，此自然之理也。

男近日移居王衷白新房，其房有高樓可眺，幽齋可憩，所苦者一年之後便當別卜。此時欲買一宅，而囊無贖錢，又苦向人開口，恐終當作人家店戶耳。水到渠成，茲不足慮。男賦性爽直，骨體不媚，以此寡過，亦以此招憎。兼之屢遭兒女之變，杜門時多，交遊益寡，酬應彌疏。此皆宦途之所不宜，而男犯之。至於恩讎受綫，雖能強解，而左哭右啼，魂驚神喪，爲養生累，良不可言。以此，作官一念真同嚼蠟。徒以二哥既已解令，就一片冷說，而兒復尋泉石冷之趣，非大人所以教子之意，祇得勉強腐捱。至人之嗔喜，官之利鈍，頭上天公，自有安排，男終不能作掩門行徑也。「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賦與東流水」，是男意中事矣。

【作者小傳】袁宗道 字伯修。明公安人。萬歷會試第一。授編修，官終右庶子。時王季之學盛行，宗道在翰苑與同館黃輝、第宏道、中道力排其說。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因名其齋曰「白蘇」。世因目爲「公安體」。有白蘇齋集。

#### 四 王守仁給父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

父親大人膝下：

江省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寧王尚留省城，未敢遽出，蓋慮男之搗其虛，躡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賫檄至，欲遂斬其使，奈賫檄人，乃參政季穀——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佈，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遙遠，一時題奏無由即達，命將出師，綏不及事，爲可憂耳。

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既陷身於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倖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爾。

伏望大人倍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責，旦暮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命，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

因巡檢便草此。臨書悅憤，不知所云。

### 【作者小傳】

王守仁 字伯安。明餘姚人。弘治進士。正德初以論教言官戴銜等忤劉瑾，

杖闕下，謫龍場驛丞。瑾誅，移蘆陵知縣。累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平大帽山諸賊，定宸濠之亂。世宗時封新建伯。總督兩廣，破斷藤峽賊。卒諡文成。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謂「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故於宋儒特推重陸九淵，而以朱子集注、或問之類爲中年未定之論。世稱爲「姚江派」。嘗築室陽明洞，學者稱陽明先生。有王文成集。

## 五 宇文護給母書

區宅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惟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

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惟敘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

摩敦垂救，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末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當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

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顏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愧神明。霽然之恩，既以霑洽；愛敬之至，施及旁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得奉見慈顏，生死肉骨，豈過

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

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宜心。

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以歸忍死，知復何心！

作者小傳

宇文護 字薩保。北周武川人。祖肱，仕後魏。鮮于修理之變，祖及二叔陣

亡，護及母閭等被執。中途賴叔父泰襲救，得脫。護旋隨泰居關西，自是母子隔離三十餘年，存亡斷絕。後秦子贛塞西魏自立爲北周主（孝閔帝），以護爲大冢宰，封晉國公。周兵攻齊破長城，時閭姬及戚屬咸居於齊，齊主乃令閭爲書與護，護得書始知母居處，亦爲書報之，母子遂得重聚。而護專權驕恣，既弒孝閔帝立明帝，又殺明帝立武帝，爲武帝所誅。

## 卷二 給夫妻

### 一 左宗棠給妻筠心書

筠心夫人：

近好！久未得手書，知脚氣尚未復元。衰老之年，氣血虛耗，飲食藥餌，須隨時調補，勿過節省，以貽我憂。

霖兒娶婦後，漸有成人之度否？讀書不必急求進功，祇要有恆無間，養得此心純一專靜，自然所學日進耳。

新婦性質何如？教婦初來，須令其多識道理，爲家門久遠計，「小學」「女誡」，可令諸姊勤爲講明也。

【作者小傳】左宗棠 字季高。清湘鄉人。道光舉人。咸豐初洪、楊軍起，以四品京堂統軍，轉戰浙閩等省，有殊勳。後又平陝。甘。定大山西、北路。累官總督，拜東閣大學士。封恪靖侯。卒諡文襄。有盾鼻餘瀋及奏議百二十卷。

## 二 曾國藩給妻書

接紀澤兒各稟，知全眷平安抵家，夫人體氣康健，至以爲慰，家中遇祭，酒菜、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祭祀之器皿，另作一箱收之，平日不可動用。內而紡績、做小菜，外而蔬菜、養魚，款待人客；夫人均須留心。吾夫婦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孫皆依以爲榜樣，不可不勞苦，不可不謹慎。

近在京買參，每兩用錢廿五金，不知好否？茲寄一兩，與夫人服之。

澄叔待兄與嫂，極誠極敬；我夫婦宜以誠敬待之，大小事絲毫不可瞞他，自然愈久愈親。

此問近好！

自余回金陵後，諸事順遂。惟天氣亢旱，雖四月廿四、五月初三日兩次甘雨，稻田尚不能栽插；深以爲慮。

科一出痘，非常危險，幸祖宗神靈庇佑，現已全愈。滿兩個月後，即可遣之回家，計六月中旬，可以抵湘。如體氣日旺，七月中旬赴省鄉試可也。

余精力日衰，不願久居此官，不欲再接家眷東來。夫人率兒輩在家，須事事立個一定章程。居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雖一日罷官，尚不失爲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爲之計。望夫人教訓兒孫婦女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澤悠久，余心大慰矣。

余身體安好如常。惟眼蒙日甚，說話多則舌頭寒澀，左牙疼甚而不甚動搖，不忍遽脫，堪以告慰。

順問近好！

【作者小傳】

曾國藩

字瀚笙，號伯涵。清湘鄉人。道光進士。授檢討，累官禮部侍郎。

丁憂歸。會洪、楊軍起，在籍督辦團練，遂編制鄉勇，連復沿江各省。封毅勇侯。爲同治中興功臣第一。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諡文正。其治軍居官粹然有儒者氣象。其論學，謂義理、考據、詞意，三者闕一不可，所爲古文，亦卓絕一代。有會文正全集。



### 三 胡介給妻書

旅人介再拜。

少君夫人妝閣：

是日十月廿四日，舟次黃河之第八關韓莊，記別少君四十有二日，爲路一千五百里矣。漸與故鄉遠，轉與僮僕親；南望旅園，在碧天滅沒之際，想見登樓望遠行人，亦在青山外也。家中自老父以下，各安善否？少君與蕙哥無恙乎？旅行無次，不得家園一信爲恨！

旅人以十月五日渡江，爲淮陽舊遊，淹留十日，中間詩酒唱酬，旅況未惡。獨恨至公路哭萬大哥，其家已扶柩還東徐，比造隰西，已爲異姓託處。詩云：「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正是此境；悽愴感恨，極難爲懷也。是日逆登舟，明日入河，大抵月初可達臨清矣。

別來能專意向上一着否？結襦以來，未嘗有此遠別，新詩寄看，自一一和之。

【作者小傳】胡介 初名士登；字彥遠，號旅堂。明錢塘人。諸生。工詩。有旅堂詩集。

### 四 周庚給夫陳挾公書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爲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母以避吾嚴，小者各發付諸乳。

一室深山，清虛已接。不無文字之緣，當繕寫以正。

其二

城不如郊，郊不如山，徙之西林誠善也！山靜日長，惟君自愛！

供白衣者，謂其宜男也。頂禮三年，生女益衆。始知佞佛未福之愚也！德音莫違，便是致祥之道。抑供之不必有所求耶？

其四

林媛「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絕風之畫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

【作者小傳】

周庚 字明瑛。明莆田人。諸生陳揆公（承續）妻。能文章，詩亦佳。

## 五 夏完淳給妻書

三月結禱，便遭大變，而累淑女相依外家，未嘗以家門盛衰，微見顏色，雖德曜齊眉未可相喻。賢淑和孝，千古所難。不幸至今，吾又不得不死。吾死之後，夫人又不得不生；上有雙慈，下有一女，則上養下育，託之誰乎？然相勸以生。復何聊賴。蕪田廢地，已委之蔓草荒烟；同氣連枝，原等於隔膚行路。青年喪偶，裁及二九之期；滄海橫流，又丁百六之會，煢煢一人，生理盡矣，

嗚乎！言至此，肝腸寸寸斷，執筆心酸，對紙淚滴，欲書則一字俱無，欲言則萬般難吐。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已亂，半生爲他人指畫了了，今日爲夫人一思究竟，便如亂絲積麻，身後之事，一聽裁斷，我不能道一語也！停筆欲絕。

去年江東儲貳誕生，各官封典俱有，我不曾得。夫人，夫人，汝亦先朝命婦也！吾累汝，吾誤汝，復何言哉！嗚呼！見此紙如見吾也。

外書奉秦篆細君。

【作者小傳】 見前

## 六 史可法給妻書

初聞在天津住，日夜焦愁。臘月二十五日汪思誠到，方纔放心。

我在外身體安泰，流賊三次殺敗，今已遠去，不須挂念。惟念夫人是一苦命人，別離五個月，未知身體安否？太爺病體未痊，太太又常多病，我別無倚靠，全賴著夫人，須百凡小心，盡奉侍舅姑之道。度量要寬大些，不可時時愁苦。「上天不負好心人！」日後受用，正無限量。若父母高年，不知後來如何，凡事須順其意。八哥娶親，凡事替他管顧，正是孝順公婆，留意留意。太爺病體，看光景如不能好，夫人還該在家侍奉，萬一變故，便省得往返奔波。千思萬想，祇願夫人作個大賢大孝之人，斷不可負我一片好心。

楊太爺、太太及闔家想俱平安，見時爲我致意。

### 其二

吾領兵到山東地方，得夫人去臘十八日所寄書信，知太爺病勢甚重，又八哥擇臘月二十九日娶親，惟是，太爺此病，當不得屢次觸犯，日久必然難好，須夫人專事守候扶持，不可

飢餓，不可惹氣。如京中有名醫，可令他用心下藥包好，重重謝他百金。醫有想頭，自然用心。此第一件最大之事，留心！留心！

太太娶了八哥媳婦，夫人便要小心，凡事務須含忍，不可存一點成心，紙要求公姑歡喜。讓得人，受得苦。纔是享福之人。北邊破了五十七州縣，不知殺了多少人。昨山東濟南滿城官員家眷都殺絕了，真是可憐。看到此處，可見凡事有命，爭名奪利，爲身爲家，有何用處？如今我已年長，又無子嗣，父母又在他鄉，不能事奉，若非夫人替我孝順，更靠何人？此第二件最要緊之事，留心！留心！

楊太太腸窄，凡事須要寬解。夫人雖苦，然上有父母，下有丈夫，凍不着，餓不着，就是目下分離，日後自然聚會。萬一上天見憐，生得一子，受用正自不盡，何必憂愁？就是凡事不如意，都有個命在，看到他人家破身亡，我們便是有福之人，務要多方勸解。此第三件最要緊之事。

以前路上不通，不敢寄盤費，如家中缺用，夫人可將簪珥衣服，或當或賣，暫供日用，俟我寄銀取贖。莫令太爺、太太煩惱。八哥媳婦新到家，凡事勸教他，儘讓他。此第四件最要緊之事。

太爺病體如雞好，可密寄一字來，我當預備回去。凡錢糧等件，早早料理，莫待臨時張皇失措。帶去棺木，可於騾車上兩次帶進城備用。此第五件最要緊之事。

我領兵到兗州暫住，今已奉旨止回。流氓已殺得他怕了，再不敢來。我身子頗健，并無

疾病，不必挂心。李書隨任十年有餘，可將大哥處差使賞他罷，夫人酌之。其餘家人，後來看他，他們跟着做官，徒受清苦，寧可我們淡薄，不可教他們含怨。夫人是極好心人，於我所言，決不見怪。寄去綾機綢二疋與八哥夫婦，又家間盤費銀二十四兩，俱望查收。

其三

屢得家書，知夫人身體安康，喜甚。但不知太爺病體比前如何？又不知太太及楊太爺，楊太太，近日俱安否？我提兵將到德州，指望到家一看，不料奉旨止回，今回六安去矣。

八哥新娶媳婦，凡事教導他，儘讓他。祇要父母歡喜，百凡忍耐。上天不負好人，惟願夫人好心到底。我孤身在外，所望事奉父母者，惟夫人一人，當念我苦，萬萬不可灰心。

太爺飲食，全要調理，當委曲之，孔中軍回家一看，如太爺要回南來，可僱大轎一乘，騾轎三乘，馬騾幾頭，令他家丁護來。計其所費不過百金，於大哥處借用。如太爺病體不能乘轎，可等到八月盡間，遠自水路南來，我當於六月間往接。

夫人務念公姑爲重，必須太爺病體漸安、再四教來，方可獨自南來。如太病重，或家中諸事不妥，夫人離不得，即不急急南來。此番各處人，妻離子散不知多少，即朱勉齋妻子也被殺。我們合家，得免患難，就是絕大的造化，後來夫妻相會，自有好處。惟父母事大，全在夫人委曲盡心。

房間門戶要謹慎，待東宅大小人要謙厚些，待使下人要寬些。五孀母事該當相助，但此時手中空乏，不能顧人，今寄去銀十五兩備用，夫人可將首飾變費用度，將銀寄去數兩以與

之，亦陰德事也。

九哥如有志成人，帶到南邊讀書亦可，聽夫人酌之。尹大舅已差人尋找，我因北行，故承差尚未回話，可向太太寬解之。

我在任已經年半，再過年半，就該考滿請誥封，所言覃恩，已久奉旨不准，非我不請也。

【作者小傳】

史可法

字憲之，一字道鄰。

明祥符人。舉崇禎進士。福王立，以兵部尚書

大學士督師揚州。清兵至，作書寄母妻；以無子，命副將史德威爲其後，曰：一死，

葬我高皇帝陵側。一城破，自刎不死，命德威刃之，德威痛哭不敢仰視；遂被執，不

屈死。揚民謠思，葬袍笏於郡城梅花嶺。後人稱爲閣部，諡忠靖；清乾隆中追諡忠正

。有史忠正集。

## 七 盧象昇給妻書

余爲官一十三年，歷部郎、郡守、監司，以及治郎、撫楚，日惟國事蒼生爲念，不敢私其妻子，未嘗有負軍民。室鮮治容，家無長物。

今任討賊，艱苦萬端，成敗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惟願作吾匹者，體吾心，以媳代子，篤其婦規；以母代父，敦其家訓。務使兩親娛於堂，四稔習於學，吾願足矣，他何計焉。

時大寇西遁，督旅入關，寄此相勉。

〔一作者小傳〕

虞象昇

字建斗。

明官興人。

天啟進士。

歷大名、廣平、順德、兵備。

舉卓

異，進按察使。

象升善射，嫻將略，能治軍；山西賊入畿輔，連破之。以右僉都御史

撫治鄖陽與總督分道擊賊，皆捷，漢南寇幾盡，咸名爲賊所憚。進兵部侍郎，賜尙方劍。李自成勢盛，象昇大破之。會京師警，召入衛。尋總督宣大山西，大興屯利。時宰官楊嗣昌、中官高起潛主和議，與象昇議不合，馮事掣其肘。象昇名雖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師次高水橋，與清兵遇，象昇砲盡矢窮，奮鬪而死。福王時追諡忠烈，清諡忠肅。有忠肅集。

## 八 楊繼盛給妻張夫人書

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蓋當死而死，則死比泰山尤重；不當死而死，則無益於事，比鴻毛尤輕。死生之際，不可不揆於道也。我一時間，死在你前頭，你是一箇激烈轟暴的性子，只怕你不曉得死比鴻毛尤輕的道理，我心甚憂，故將這話勸你。婦人家，有夫死就同死者，蓋以夫主無兒女可守，活着無用，故隨夫亦死，這纔謂之當死而死。死有重於泰山，纔謂之貞節。若夫主雖死，尚有幼女孤兒無人收養，則婦人一身，乃夫主宗祀命脈、一生命業所係於此；若死，則棄夫主宗祀，墮夫主之事業，負夫主之重託，貽夫主身後無窮之慮。則死不但輕於鴻毛，且爲衆人所唾罵，便是不知道道理的夫人。

我打一百四十棍不死，是天保佑我。那時不死，如今豈有死的道理！萬一要死，也是重於泰山了。所惜者只是兩個兒子俱幼，讀書俱有進益，將來都成的，只怕誤了他。一箇女尚未出嫁，無人教導看管，怕惹人嗤笑。我就死了，留的你在，教導我的兒女成人長大，各自

成家立計，就合我活着的一般。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歡喜，也知感你。如今咱一家兒，無有我，也罷了，無有你，一時不成的，便人亡家破，稱了人家的願，惹人家的笑。你是一個最聰明知道理的，何須我說千萬。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我的兒女爲重方可。

二貞年幼，又無兒女，我死後，就着他嫁人，衣服首飾打發他。我在監三年，他發心喫齋誦經，是他報我的恩了，不可着他在家守寡。咱哥雖無道理，也無別意，不過只是要便宜心腸，凡事讓他些與他便宜，他便歡喜了，不可與他爭競。二姐、四姐要你常看顧他；五姐、六姐，庶母死後，也要親近他。應民自幼養活一場，也須分與他些地土。其餘家事，諒你善處，我又說在後面，姑不須多言。

【作者小傳】楊繼盛 字仲芳，號叔山。明容城人。嘉靖進士。歷南京兵部右侍郎。俺答入寇，大將軍仇鸞畏寇甚，請開馬市。繼盛極陳其不可；貶爲狄道典史、已而俺答敗約，鸞以誅，帝思繼盛言，累遷刑部員外郎。時，嚴嵩用事，恨繼盛已，心善繼盛，欲驟貴之，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鸞，劾其大罪。嵩構之，遂下獄。杖之百，創甚；或遺之蜚蛇胆，却之曰：「椒山自有胆！」坐繫三載，竟棄西市。臨刑賦詩，天下傳誦。穆宗立，准諡忠愍。有楊忠愍集。

## 卷二 給子女

### 一 蔣中正給子經國書

經兒知之：



去年顧先生清廉來上海時，言「汝已有啓悟之意，天資雖不甚高，然頗好誦讀」云云；聞之略慰。以後在家，當聽祖母及汝母之命。說話走路，皆要穩重，不可輕浮。在學堂要靜聽各教習講訓，時自細心領會。務求明白。讀書總以爛熟爲度。

父示 二月九日。（九年）

其二

茲寄汝「說文解字」四本，可請王先生照予所定課程教授也。此書每日能識得十字，則三年內必可讀完，一生受用不盡矣。讀書第一要當心聽講，認識一字，須要曉得一字之解說，不可讀過便算。

汝在家，對親須要孝順，對長上須要恭敬。走路不可輕佻，須要著重。與同學須要好，不可相打相罵。年歲漸長，更要自知道理，力求上進，不可再像從前小孩時一味貪玩弄也。此問近佳！

再：買「段氏說文」一部寄汝，恐「許氏說文」太略，以此備參考，至認字，則仍「許氏說文」可也。

其三

經兒知之：

我明日由甬上起程，要到福建去了。

你在上海，須要勤奮讀書。你的字，還沒有什麼進步，每日早起，須要學草字一百個

楷書五十個，既要學像，又要學快。

聞你所讀過的「孟子」多已忘記了，爲什麼這樣不當心呢？「孟子」須熟理重讀，「論語」亦要請王先生講解一過，你再自習，總要以澈底明白書中的意義爲止。你於中文如能懂一部「四書」的意義，又能熟讀一冊「左孟莊駁著華」，則以後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總要讀三百遍，那就不會忘記了。

餘如英文，最爲重要，必須將每日教過的生字，在自習時默得爛熟，一星期之後，再將上星期所學的生字，熟理一遍，總要使其一字不忘爲止。算學，亦要留心，却不可厭倦懶學，遇有疑難問題，務求澈底了解。須知目今學問，以中文、英文、算學三者爲最要。你只要能夠精通這三者，亦自易漸漸長進了。

你上半年沒有脫課，是最好的好處，我很喜歡；以後還要這樣才好，如果從現在到畢業，不脫一課，則你的學問品行，自然而然會好了。學生最要緊的，就是上課時候，不顧閒野，教員所說的話，句句聽得明明白白，則功課自然精專，學業自然容易進步了。

寄我獎狀附還，望你檢收。

父示 十月十三日（十一年）

#### 其四

你五月一日來信，我已經收到了。你的信比從前寫得好。如「五」字寫錯至「𠄎」就抹去，是不可以的。以後還有寫錯的字，雖落筆已發覺，亦應寫個完全，再爲抹去。你的英

文，既然有進步，更要當心學習。此次運動會，你得了第二，我很歡喜。體育最是要緊的，以後還須常常練習，才好。

你每逢星期日，要寫一封信給我，而且要寫至二三百個字以上，將近來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以及日常閱讀的心得，統共寫了出來告訴我，一則可以通信，二則可以練習文字，實是很有益處，切記！切記！我寫把你的信，你要隨時存儲起來，沒有功課的時候，拿出來看看，也自然會有進步的。

再囑；你請果夫哥哥寄陳舜耕銀二十元，給其做學費爲要。

五月十三日。（十二年）

其五

我上次託果夫轉交你的信，想必已經接到了。我在這裏很好，可勿念。

你現在的學業，不知道比上半年有多麼進步？我很繫念。要文章做得好，總須名詞記得多，尤其雙個字的名詞（如：人類、品行、生活、空氣等等），平日留心記着，做文章的時候，就隨筆可以寫出來。論中文，英文，都是一理。如果平時記得不多，臨時作起文來就覺得無從下筆。這是讀書爲文最要緊的祕訣，你試學之，自有領悟。

我在此不能常寫信與你，你隨時到環龍路四十四號林煥廷伯伯處去問我電報消息，就知道了。如得到電報消息，便須寫信轉告你弟緯國。

九月十四日。（十二年）

近來兩星期，沒有接着你的回信，心裏非常記掛。不曉得你同果夫哥哥的毛病有好了麼？你要知道：我費了許多工夫及許多心思，就是要你聽信裏的話，可以增進你的學問及智識；亦可使你照信裏的話，學些寫信的文字及格式。一個人第一要遵守規則，就是自己「道德高尚」。這個道德，並不是拘拘謹謹束縛不動的，只要守着一切規則不去侵犯人家的自由。如其可幫人家忙的時候，自然要盡力去幫，這就叫做互助，亦就叫做公德。

除了依循道德以外，總要時時活動，使得心裏非常舒服。如其用功覺得苦了，就放下書本，去遊玩一刻，再來求學，那腦筋一定是爽快的。你有空暇的時候，可以託果夫哥哥揀選幾本小說來看看。但是小說不能作正項功課，只可算是解心鬱，發性靈的讀物罷咧。

十月三十一日。（十二年）

## 其七

我接到你七日的信，非常快活：你的作文確已有了進步，我更加喜慰。但是你這信裏還有錯字，並且也欠清楚。現在我將你幾個錯字拿紅筆圈出來，望你自己改正。以後寫字，總要筆畫清楚，而且不可錯落，才好。你說「遊安樂城記」，拿這城裏的快活景況來譬喻中國的政事不良，這個譬喻，就是不適當的。比方說，中國政治能夠改良，要得到像這「安樂城」一樣景況，如此說法，或者對些。凡做文章的意思，不是正面，就是反面；如其正面意思說完了，篇幅還覺得太短，就把反面來說。因為反面的意思，能夠顯出正面的文章來。譬

如說：「中國政治能夠改良，人們就享幸福了。」這句話就是說中國現在政治不良，所以人民不能享幸福的反面話，更加可證明中國政治不良的意思出來。你「避暑雪竇寺記」中，因山路難走，譬如求學一樣，這就對了。這一篇文必定是好的，將來我要看看。我寫給你的信，你可藏着，時時拿出研究，於你的作文很有益處。但是你信裏的字，要放大些纔好看；如同我寫給你的信裏字一樣子大，就好了。

你英文不知有進步否？英文不但是要講究文法，而且要多說話。譬如同學會面的時候，或是有好的朋友，能說英國話，你就常常同其說英國話，那就容易長進了。凡百學問，總要熟練了以後，才可應用；學英文能常常講話，那就是熟練，後來就可與人家對談，那就應用了。不但英文如此，就是算學、國文，凡是所學的東西，總要能夠應用才好。如其單是記牢其方法成句，而不能應用，那學問也就枉然了。我們家鄉話叫做「書獨頭」，官話叫做「書跌子」，就是這類人的綽號。總之，這些話，是說書讀得多不能應用的人，就是雖多無益，也是越讀越呆。所以讀書求學，總要使得心裏十分明白，拿了一句話，實地可以使用着就好了。

演說是最要緊的。如遇開演講會的時候，你可以想定了一個題目，上去演講，不拘話之長短，只要說得事理透徹，層次井然；臨場不要怕羞，講完從容下台。如此多講幾回，也就不以為難了。切記！切記！

我二十九日由莫斯科起程，大約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可以到上海，此告。

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二年)

其八

你九日來信，我已接到。日前改正之文二篇，即於當時寄還，想可收到。你的字已稍有進步，但用墨尚欠講究，時有過濃過淡之病；筆力亦欠雄壯。須間日筆寫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橫直鉤點撇捺處體會。注意：提筆須高，手腕須懸也。

五月二十六日。(十三年)

其九

你抄來「陳公革命計劃及事略」一篇，其中多有錯字，如「請」字誤寫爲「清」字，是太潦草不留心之故也。凡抄東西，須先讀一篇，將其意思領解，然後再著手抄寫。如有文意不通之處，即當改正；倘有疑難而不能自決者，即須問人，則抄寫才有益處。如慌急慌忙，不管正誤，祇要抄完就算，有何益處！

凡事總要認真實在，不可當作還債看待。曾文正公言：「辦事，讀書，寫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此言做事時，眼心口手耳五者，皆要齊來，專心一志，方能做好。凡讀書寫字，皆應當作辦事看也。你須記之！

父示 五月三十日。(十三年)

其十

上月二十八日來稟已接到。附來文體、語體二篇文章，亦批改付還。意思與文法，皆無

錯處，欣慰之至。但字體嫌欠大，且欠清楚，以後切須格外留意！

你沒有看過「曾公家訓」嗎？爲何來信總未提及？注意英文，只要將學校裏的讀本熟理便得；先要每日讀幾頁，每頁讀幾遍，以暑假日數，與書之頁數對計，必於暑假內溫讀熟爛才好。

「孟子」文章之好，異乎他書，你如將來要做好文章，必須熟讀「孟子」，切勿視爲等閒也。

父字六月十三日。（十三年）

### 【作者小傳】

蔣中正 字介石，譜名周泰，小名瑞元，學名志清，浙江奉化人。公歷一八八七年（清光緒十三年）生。曾肄業保定軍官學校，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現任中國國民黨 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最高國防會議主席等職。

## 二 蔣中正給子緯國書

緯兒：

我今日在桂林過舊歷的新年，心裏很想慕家庭今日的樂趣。自歎不能在家歡笑一堂，因之更加念你的活潑神態，不能忘懷。又想起我的母親逝世，不能再生，與我在家中過年；可憐我的人又少一個了，歡喜你的人亦少一個了。從此以後，我永世不能與我母親在家享受過年的樂趣，而且永遠不能見我母親的面，畫一些孝心了。想到這裏，更加悲傷。但願你在

家，要好好的孝敬你的母親，友愛你的哥哥。少年立起一個做人的模樣，不致如你父親的傷悲老大才好。

我在桂林，孫公公及胡、許、吳各位伯伯，往來極其親熱，亦極其有趣；而且我住的「八桂廳」，亦極其幽雅，爲桂林省城第一個好地方。今日在此地同各位伯伯拍幾個照相，將來曬好了，我還要帶二張來給你看看。但是我的心裏，無論如何快活，終不能忘記家庭的樂趣，及母親逝世的悲痛。不知你們在家中，亦有此感想耶？我心裏很想回家，但不知道能回來否？

去年家中的賬目，及上海匯銀若干，最好寫一封詳細信來。你一月一日發的信，我已於前日接到了。遠在他鄉度歲之時，得見你們的筆跡，真是如獲至寶，以後還要你們時常寫信，來解慰我旅中的冷靜爲盼！

父示一月二十八日。（十一年）

其二

我前日接到你們上月十一日所發的信，方才曉得你們快要搬到城中去過年了。過年是在漢口家鄉最熱鬧最快活。我們不在家中過年，是錯過了。近來仍舊搬回到漢口住了麼？我家中當店屋改做學堂，我已經同校長陳先生商量妥當了。如樓上房屋有空餘，你們只管去住在裏面；否則，你們不如到新屋去住便當些。

我大約下個月就要到湖南去了，你們有信，只管寄到桂林來。清明節邊，我大約不能回



到家中來拜掃祖母的新墳，心甚快快不快。到清明一日，要你託才大伯伯，到祖母墳上多種幾百株樹。至於如何種法，我已經告訴才大伯伯了，你只託他去買樹秧去種就好了。

二月五日。（十一年）

其三

我接到你們正月十五日寫的信，非常歡喜。我到桂林，已有四十多天，精神天天好起來，舊病亦已經好了。但是一天到晚，事情很忙，心思亦很煩。我近來天天騎馬，而且騎得很高興。將來我回家時候，必定給你買一匹小馬，教你騎馬。我自己買一匹大馬，同你騎了遊行就是了。你今天不曉得有否讀書？你如其會寫字的時候，還要你寫幾個字來，給我看看，或者我的心裏可以快活一些。我清明決不回来了，你快快把家裏及學校裏的事情，詳詳細細，寫封信來，使得我可以放心。

餘言下次再說。

三月三日。（十一年）

其四

我三個月沒有見你了，心裏非常記掛。我今日看見人家小孩子，在大本營前空地放風箏，我更加想起你去年在城中放風箏的趣味，不曉得你今年在家有做風箏去放沒有？我在抽屜裏，找出兩張畫圖賀年片來，一張是富貴花，一張是小孩遊戲，其中也有放風箏的，所以寄給你白相，不曉得你快活麼？

我下個月去湖南了，以後來信，請你寄把廣東省公署古廳長轉寄就好了。此刻已七點鐘了，想必你還沒有睡罷？

三月八日。（十一年）

【作者小傳】 見前

### 三 馮玉祥給子洪國書

洪國愛兒：

前天得到來稟，知你已到北平，在你伯母家住了。你信中說被父親責罰之後，面子上覺得難看，似是無顏見人……我曾告訴你過古時轅門斬子之故事：當時若非余太君以母子之情迫之，恐宗保不免一死。於此可見先賢之先公而後私，又可見非如此不能使大家都知道國法人情不能兼顧之道；決非宗保之父無父子之情，更非宗保之父不給宗保留臉也。此中重要之點，尚希吾兒於讀史之時，看戲之時，得些深的教訓，以其有益於你的爲人和立身也。你覺得無顏而見人，便是你「知恥近乎勇」的好關鍵。希望你時時刻刻知道要做錯了事，人家便要看不起你，如此則不可不謹慎、不小心也。你的生性是很純很厚，祇是讀書的根基太淺，又加上近十年來，你日日過的逃難生活，所以不免學些「一瓶不滿半瓶搖」的東西。你把這幾年所遇見的事一條一條的寫出來，則知道一切欺騙、幼稚、虛偽、自哄等等，真是不對了。誰無父母？若一切不講，直是亂說亂來，結果則成爲今日不堪設想之局面。張先生對

我說，他本是革命的，後來在北平被抓獲，當中坐審案的就是曾負責任的同黨，而今轉變了的，抓人的亦是陪審的。於是，他才知道昔罵人不革命、假革命，而到了緊急關頭，反倒出賣了革命。此點關係太大，你能留心於此，則對人、對己就有了準備了。你喜歡周濟苦朋友，我是最喜歡不過的；但是須要認清他是真正貧苦，真有危難，方可助之，不可幫那任意胡爲的人爲要。你能在北平找點小事作很好，可是你要特別小心。北方多數軍官，曾爲我的舊友，你如果能約束你自己，勤樸好學，誠實可靠，則必無一人不願助你成功。然你若不自檢束，放蕩起來，則不但你的事難成，反之代我買許多罵名。國兒！國兒！你要切實記念此語！

爲你能升陸大起見，你能在北平抽暇補習功課爲最好。祇要你立一個堅決志向，定然有成功之一日。你父年過半百，尚每日到陸大聽課，吾兒能升陸大讀書，可算雪父之未入陸大之恥矣。國兒！國兒！盼你努力上進！

你的婚姻的事，爲父向來主不干涉主義；然而至今已悔之不及。深願吾兒念及爲父老矣，兩鬢斑白，行將就木之人，跟你也跟不了幾年，還有什麼希望？祇是希望你作一個忠於國家民族的大人物，而對於你的本身的事，有個確定的打算。

至於你的幾個弟弟妹妹，雖然是個人許他自立，但是不能不望作哥哥的一面給他們些好樣子看，一面還不能不希望你處處留心幫他們的忙呢！此語亦很重要，望你留心。

以上各條，拉雜書之，望你好好記着！餘不多囑。

。(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

【作者小傳】馮玉祥 字煥章。安徽蒙縣人。公歷一八八〇年（清光緒六年）生。保定武備學堂畢業。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最高國防會議委員等職。

#### 四 俞樾給次女繡孫書

書來，知目疾未愈。每日用鹽擦牙齒，即以嗽口水洗目，久之自有驗矣。

「水仙花」詩寄託遙深，格律清穩，極爲可喜。「詠古」諸章無甚深意，且詞句過涉悽惻，閨中少年人，不宜作此。以後作詩，宜以和婉爲宗，歡愉爲主，方是福慧雙全人語也。吾前以「福慧」名汝樓；慧則付之自天，福則修之自我。汝宜深思吾言矣！

汝姊吉期，已定於三月二十六日，而衣飾至今未辦。固由無錢，亦由爲汝二哥哥病魔纏擾，舉家都無心緒也。幸吾與汝母俱平善，勿念！

吾所著「羣經平議」，已寫副本寄杭州，浙中諸當事者，謀集費付刻。「字義載疑」亦寫寄金陵，託友人校刊。皆未知能成否？「生前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此句香山詩，吾常誦之。

#### 其二

得正月二十七日書，知汝無恙，爲慰。

吾於正月十八日，在錢塘江首途，由嚴州、金華、處州、溫州而至福寧。祖母今年八十

有七，惟步履艱難，及重聽較甚耳，飲食起居，與前年無異，期頤可望也。伯父之病，仍未脫體，幸公事清閒，頗足養病。吾在彼小住二十七日，仍由原路而還，水陸兼程，行殊不易。然泉聲山色，頗足娛情。已於三月之末，至西湖精舍。筆墨叢雜，賓客紛繁，遠不如福寧太守之清閒自在矣。

汝南旋之計，聞又不果。在都固無佳況，還南亦乏良圖，觸藩之歎，誠有如汝所言者，眼前既不成行，宜隨時排遣，勿鬱結成病。汝有生以來，尚無大拂逆之境，此日稍嘗辛苦，亦文章頓挫之法。昨得彭雪琴侍郎書，有詩云：「欲除煩惱須無我，歷盡艱難好作人；」此言有味，故爲汝誦之。吾常言人生須分三截：少年一截，中年一截，晚年一截。此三截中，無一毫拂逆，乃是大福全福。未易得也！三截中有兩截好，已算福分矣。但此兩截好，須在中晚年佳；若晚年不好，便乏味也；必不得已，中一截不好，猶之可耳。汝少年總算順境，但願以中年小不好，博晚年之大好，仍不失爲「福慧樓」中人。善自保重，深思吾言！

【作者小傳】

俞

樾

字蔭甫，號曲園。清德清人。道光進士。官編修，提督河南學政。

罷官歸，僑居蘇州，曾主講杭州詒經精舍，至三十一年，爲一時樸學之宗。光緒末年卒。有春在堂全集。

## 五 左宗棠給子孝威等書

字諭霖兒知之；

爾爾所寫請安帖子，字畫尚好，心中歡喜。爾近來讀「小學」否，「小學」一書是聖賢教人做人的樣子，爾讀一句，須要曉得一句的解。曉得解，就要照樣做。古人說事父母、事君上、事兄長、待昆弟朋友夫婦之道，以及灑掃、應對、進退、喫飯、穿衣，均有現成的好榜樣，口裏讀著者一句，心裏就想著者一句。又看自己能照這樣做否：能如古人，就是好人；不能，就不好，就要改，方是會讀書。將來可成就一個好子弟，我心裏就歡喜。也就是爾能聽我教，就是爾的孝。

早眠早起。讀書要眼到（一筆一畫莫看錯），口到（一字莫含糊），心到（一字莫放過）。寫字（要端身正坐，要懸大腕，大楷節要凸起，五指爪均要用勁，要愛惜筆、墨、紙）、溫書要多遍數想解；讀生書要細心聽解。走路、喫飯、穿衣、說話，均要學好樣（也有古人的樣子，也有今人的樣子，揀好的就學）。

此紙可粘學堂牆壁，日看一遍。

其二

二十三夜四鼓。

孝威、寬知之：

我於二十八日開船，是夜泊三汊磯，二十九日泊湘陰縣城外，三十日即過湖抵岳州。南風甚正，舟行甚速，可毋念也。我此次北行，非其素志，爾等雖小，當亦略知一二。世局如何，家事如何，均不必爲爾等言之。惟刻忘難者，爾等近年讀書，無甚進境，氣質毫未變化，恐日復一日，將求爲尋常子弟不可得，空負我一片期望之心耳。夜間思及，輒不成眠。

今復爲爾等言之，爾等能領受與否，我不能強，然固不能已於言也。

讀書要目到，口到，心到。爾讀書不看清字畫偏旁，不辨明句讀，不記清首尾，是目不到也。喉舌唇牙齒五音，並不清晰伶俐，蒙籠含糊，聽不明白，或多幾字，或少幾字，祇圖混過就是，是口不到也。經傳精義奧旨，初學固不能通，至於大略粗解，原易明白，稍肯用心體會，一年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虛字審其神氣，實字測其義理，自然漸有所悟。一時思索不得，即請先生解說；一時尚未融釋，即將上下文或別部義理相近者，反復推尋；務期了然於心，了然於口，始可放手。總要將此心運在字裏行間，時復思釋，乃爲心到。今爾等讀書，總是混過日子，身在案前，耳目不知用到何處，心中胡思亂想，全無收斂歸著之時，悠悠忽忽，日復一日，好似讀書是答應人家，工夫是欺哄人家掩飾人家耳目之勾當，昨日所不知不能者，今日仍是不知不能，去年所不知不能者，今年仍是不能。

孝威今年十五，孝寬今年十四，轉眼就長大成人矣。從前所知所能者，究竟能比鄉村子弟之佳者否？試自忖之！讀書作人，先要立志，想古來聖賢豪傑是我這般年紀時，是何氣象，是何學問，是何才幹，我現在那一件可以比他；想父母送我請書延師訓課，是何志願，是何意思，我那一件可以對父母；看同時一輩人，父母常背後誇贊者，是何好樣，斥詈者是何壞樣，好樣要學，壞樣斷不可學。心中要想個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學好，事事要學好；自己壞樣，一概猛省猛改，斷不許少有回護，斷不可因循苟且。務期與古時聖賢豪傑少

小時志氣一般。方可慰父母之心，免被他人恥笑。志患不立，尤患不堅。偶然聽一般好話，聽一件好事，亦知歛動羨慕，當時亦說我要與他一樣，不過幾日幾時，此念就不知如何銷歇去了，此是爾志不堅，還由不能立志之故。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業不能做成！陶桓公有云：「大禹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古人用心之勤如此。韓文公云：「業精於勤，而荒於嬉。」凡事皆然，不僅讀書，而讀書更要勤苦。何也？百工技藝及醫學、農學。均是一件事，道理尚易通曉；至吾儕讀書，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須融澈於心，然後施爲有本。人生讀書之日，最是難得，爾等有成與否，就在此數年上見分曉。若仍如從前悠悠過日，再數年依然故我，還能冒讀書名色，充讀書人否？思之！思之！

孝威氣質輕浮，心思不能沉下，年踰成童而童心未化，視聽言動，無非一種輕揚浮躁之氣，屢經諭責，毫不知改。孝寬氣質昏惰，外蠢內傲，又貪嬉戲，毫無一點好處，開卷便昏昏欲睡，全不提醒振作，一至偷閒頑惡，便覺分外精神，年已十四而詩文不知何物，字畫又醜劣不堪，見人好處，不知自愧，真不知將來作何等人物。我在家時常訓督，未見悔改，今我出門，想起爾等頑鈍不成材料光景，心中片刻不能放下。爾等如有人心，想爾父此段苦心，亦知自愧自恨，求痛改前非以懋我否？親朋中子弟佳者頗少，我不在家，爾等在塾讀書不必應酬交接，外受傳訓，入奉母儀可也。

讀書用功，最要專一無間斷。今年以我北行之故，親朋子姪來家送我，先生又以送考耽誤功課，聞二月初三四始能上館，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者，又去月餘矣。若夏秋有科



考，則忙忙碌碌又過一年，如何是好！今特諭爾自二月初一日起，將每日功課，按月各寫一小本寄京一次，使我查閱。如先生是日未在館，亦即注明，使我知之。屋前街道，屋後菜園，不准擅出行走；如奉母命出外，亦須速歸，出必告，反必面，斷不可任意往來。同學之友，如果誠實發憤，無妄言妄動，固宜引爲同類；倘或不然，則同齋割席，勿與親暱爲要。家中書籍，勿輕易借人，恐有損失。如必須借看者，每借去則黏一條於書架，注明「某日某人借去某書」，以便隨時向取。

庚申正月三十日。

其三

孝感知之；

接臘月初一日稟，知家中清吉，爾兄弟姊妹均好，甚爲欣然。

爾年已漸長，讀書最爲要事。所貴讀書者，爲能明白事理，學作聖賢，不在科名一路。

如果是品端學優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貴。若徒然寫一筆時派字，作幾句工緻詩，摹幾篇時下八股，騙一個秀才、舉人、進士、翰林，究竟是甚麼人物。爾父二十七歲以後即不赴會考，祇想讀書課子以綿世澤。守此耕讀家風，作一個好人，留些榜樣與後輩看而已。生爾等最遲，盼爾等最切，前因爾等不知好學，故嘗以科名激動爾。其實爾等能向學作好人，我豈望爾等科名哉？來書言每日作文一篇，三、六、九日作文兩篇；雖見爾近來力學，遠勝從前，然但想赴小試、做秀才，志趣高非遠大。且爾向來體氣薄弱，自去春病後，形容憔悴，

尚未復元。我與爾母每以爲憂，爾亦知之矣。讀書能令人心曠神怡，聰明強固，蓋義理悅心之效也。若徒然信口誦讀，而無得於心，不但毫無意趣，且久坐傷血，久讀傷氣，於身體有損。徒然揣摩時尚腔調，而不求之於理，如戲子演戲一般。上台是忠臣孝子，下台仍一賤漢。且描摹刻畫，鉤心鬥角，徒耗心神，尤於身體有損。近來時事日壞，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於專心做時下科名之學者多，留心本原之學者少。且人生精力有限，盡用之科名之學，到一旦大事當前，心神耗盡，膽氣薄弱，反不如鄉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擔當。試看近時人才，有一從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見庸下。此我閱歷有得之言，非好罵時下自命爲文人學士者也。讀書要循序漸進，熟讀深思，務在從容涵泳，以博其義理之趣，不可祇做苟且草率工夫。所以養心者在此，所以養身者在此。府試、院試如尚未過，即不必與試，我不望爾成個世俗之名，只要爾讀書明理。將來做一個好秀才，即是大幸。

軍中事多不及詳示，因爾信如此，故略言之。李貴不耐勞苦，來營徒多一累。其人不能學好，留之家中亦斷不可。我寫信與郭二叔，求他轉薦地方可也。家中大小事件，亦宜留意。家有長子曰家督，爾責非輕，長一歲年紀須增一歲志氣，須去盡童心爲要。

#### 其四

辛酉正月二日四更，梅源橋行營。

孝威知之；

二十日接爾前月晦日一書，得悉一切。試卷刷印一千五百本，未免太多。履歷多未詳

確。我保同知銜知縣後，曾保同知直隸州，非虛銜也。特旨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後又奉特旨以三品京堂補用，并特賞多珍，然後補授太常寺卿，督辦浙江軍務，補授浙江巡撫；凡此履歷，皆應詳載，數典不可忘祖，豈可忘乃父乎？又吾父母之得四品封，是奉旨賞給，與尋常覃恩例得者不同，應載明，一特恩誥贈朝議大夫，誥贈恭人，方昭核實。國恩家慶，未可忽也。

吾以婞直狷狹之性，不合時宜，自分長爲農夫以沒世。遭際亂離，始應當事之聘，出深山而入圍城，初意亦祇保衛桑梓，未敢侈談大局也。文宗顯皇帝以中外文章論薦，始有意乎其爲人，凡兩湖之人及官於兩湖者入見，無不垂詢及之，以未著朝籍之人，辱荷恩知如此，亦稀世之奇遇。駱、曾、胡之保，則已在聖明洞鑒之後矣。官文因樊燮事欲行構陷之計，其時諸公無敢一言訟其寃者。潘公祖蔭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其奏疏直云：「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某人！」於是蒙諭垂詢，諸公乃敢言「左某果可用」矣。咸豐六年給諫宗君稷辰之薦舉人才，以我居首；咸豐十年少詹潘君祖蔭之直糾官文；皆與吾無一面之緣，無一字之交，宗蓋得聞之嚴丈仙舫，潘蓋得聞之郭仁先也。郭仁先與我交稍深，咸豐元年與吾邑人公議，以我應孝廉方正制科，其與潘君所言，我亦不知作何語，宗疏所稱，則嚴仙舫丈親得之長沙城中反武昌城中者，與吾共患難之日多，故得知其詳。兩君直道如此，卻從不於我處道及隻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論非近人所有；而宗、潘之留意正人，見義之勇，亦非尋常可及矣。

吾三十五歲而生爾，爾生七歲，吾入長沙居戎幕，雖延師課爾，未及躬親訓督，我近事爾亦不及周知，宜多謬誤，茲略舉一二示之。二伯所言「不願姪輩有紈袴氣」；此語誠然。兒輩當敬聽勿違，永保先澤。而吾家積代寒素，先世苦況，百紙不能詳。爾母歸我時我已舉於鄉，境遇較前稍異；然吾與爾母言及先世艱窘之狀，未嘗不下泣霑襟也。吾二十九初度，時在小淹館中。曾作詩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貧苦之狀，有四句云：「研田終歲營兒舖，糠屑經時當夕餐；乾坤憂痛何時畢？忍屬兒孫敲菜根！」至今每一諷詠及之，猶悲愴不能自已。自入軍以來，非宴客不用海菜，窮冬猶衣縵袍，冀與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豐，恐先世所貽餘福，至吾身而折盡耳。古人訓子弟，以「敲得菜根，百事可作」；若吾家則更宜有進於此者。菜根視糠屑，則已爲可口矣，爾曹念之，忍效紈袴所爲乎？更有一語屬爾，近時聰明子弟，文藝粗有可觀，便自高位置，於人多所凌忽，不但同輩中無誠心推許之人，即名輩居先者亦貌敬而心薄之，舉止輕脫，疏放自喜，更事日淺，偏好縱言曠論；德業不加進，偏好聞人過失。好以言語侮人，文字穢人。與輕薄之徒，互相標榜，自命爲名士。此近時所謂「名士氣」。吾少時亦曾犯此，中年稍稍讀書，又得師友箴規之益，乃少自損抑，每一念及，從前倨傲之態，誕妄之談，時覺慚報。爾母或笑舉前事相規，輒掩耳不欲聽也。昔人有云：「子弟不可令看『世說新語』，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此言可味。爾宜戒之，勿以爾父少年舉動爲可效也。至于弟好交結淫朋逸友，今日戲場，明日酒館，甚至嫖賭鴉片，無事不爲，是爲下流種子。或真看小說傳奇，如「會真記」「紅樓夢」等等，誨淫長

情，令人損德喪恥，此皆不肖之尤，固不必論。

吾以德薄能淺之人，忝竊高位，督師十月，未能克一郡，救一方，上負朝廷，下辜民望，爾輩聞吾敗固宜憂，聞吾勝不可以爲喜。既奉撫浙之命，則浙之土地人民皆責之我；既奉督辦之命，則東南大局亦將與有責焉。有見過之時，無見功之日，每詠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詩，不知何時始釋此重負也！爾輩若稍存一矜誇之心，說一高興之話，祇增我恥，亦當知之。

明年既定負笈入山，從伯父讀書，可將此帖別寫一通，攜之案頭，時加省覽，如日與我對，庶免我憂。此帖亦宜與潤兒及癸叟、世延傳觀，并公鈔一分，俾悉我意。

十月二十三夜，龍游城外行營。

其五

霖兒知悉：

郭叔處遞到爾前後兩書，一切俱悉。所論重經濟而輕文章，亦有所見。然文章亦談何容易！且無論古之所謂文章者何若，即說韓、柳、歐、蘇之古文，李、杜之詩，皆盡一生聰明學問，然後得以名世，古今能幾及者究有幾人？又無論此等文章、即八股文，排律詩，若要作得妥當，語語皆印心而出，亦一代可得幾人？一人可得幾篇乎？今之論者動謂人才之不及古昔，由於八股誤之，至以八股人才相詬病。我現在想尋幾個八股人才，與之講求軍政，學習吏事，亦了不可得。間有一二曾由八股得科名者，其心思較之他人尚易入理，與之說幾句

「四書」，說幾句大注。目前事物隨時指點，是較未讀書之人容易開悟許多。可見真作入股者，必體玩書理，時有幾句聖賢話頭留在口邊，究是不同也。小時志趣要遠大，高談闊論，固自不妨；但須時時返躬自問，我口邊是如此說話，我胸中究有這般道理否；我說人家作得不是，我自己作事時又何如。即如看人家好文章，亦要仔細去尋他思路，摩他筆路，仿他腔調。看時就要著想：要是我做這篇文章必會是如何，他卻不然，所以比我強。先看通篇，次則分起，節節看下去，一字一句，都要細心體會，方曉得他的好處，要學得他的好處，亦是容易的。心思能如此用慣，則以後遇大小事到手，便不至粗浮苟且。

我看爾喜看書，卻不肯用心。我小來亦有此病，且曾自誇目力之捷，究竟未曾仔細了無所得。爾當戒之！子弟之資分各有不同，總是書氣不可少。好讀書之人自有書氣，外面一切嗜好不能誘之。世之所貴讀書寒士者，以其用心苦（讀書），境遇苦（寒士），可望成材也。若諄書不耐苦，則無所用心之人；境遇不耐苦，則無所成就之人。我在軍中作一日是一日，作一事是一事，日日檢點，總覺得自己多少不是，多少欠缺。方知陸清獻公詩「老大始知氣質駁」一句，真是閱歷後語。少年志高言大，我最歡喜，卻愁心思一放，便難收束，以後恃才傲物，是己非人，種種毛病都從此出。如學生荒疏之後，看人好文章，總覺得不如我，漸成目高手低之病，人家背後訕笑，自己反得意也。爾當識之！

癸亥正月六日，龍游城外大營。

其六

霖兒覽之：

接七月初十日書，具悉家中安好，新得一孫，足慰老懷。是月克孝豐，可名之「豐孫」，所以志也。乳足，則無須雇用乳母，不可過於愛之。吾家本寒素，爾父生而吮米汁，日夜啼聲不絕，臍爲突出，至今腹大而臍不深。吾母嘗言育我之艱，嚼米爲汁之苦，至今每一念及，猶如聞其聲也。爾生時，吾家已小康，亦未雇乳媪，吾蓋有念於此。

少雲欲以第六女配豐孫，爾母欲俟十歲後再議，此甚有見。十歲後男女俱長，吾如尚在，當爲訂之。

壬叟入學，最爲可喜。爾伯父望子甚切，而壬僅中人之資，得此固可塞責耳。

試館明歲可改造，義學明歲可舉行，究竟需錢若干，如何規畫，爾來書不一言及何耶？義學之外，尚須添置義莊，以贍族之鰥寡孤獨，擴充備荒穀以救荒年，吾苦力不贍耳。帶兵五年，不私一錢，任疆圻三年，所餘養廉，不過一萬數千金，吾尚擬繳一萬兩作京餉，則存者不過數千兩已耳。浙事了後，當赴閩一行，以一年度之，尚可餘廉泉數千，當請覲北上，即決計乞休耳。約留言之，俾爾知自爲計。

爾意必欲會試，吾不亦阻。其實則帖括之學，吾無害於學問，足可藉此磨礱心性。祇如八股一種，若作得精切妥愜，亦極不易，非多讀經書，博其義理之趣，多看經世有用之書，求諸事物之理，亦不能言之當於人心也。爾初學淺嘗，固宜其視此太易。今歲并未見爾寄文字來，閱字畫亦無長進，可見爾之不用心讀書，不留心學帖，乃妄意倖博科第，以便專心

有用之學，吾所不解。曾記馮鈍吟先生有云：「小時志大言大，父師切勿抑之；」此爲庸俗父兄之拘束佳子弟者言也。若爾之性質，不踰中人，而我之教汝者，并不在科第之學，自不得以此例之。且爾欲爲有用之學，豈可不讀書？欲轟轟烈烈作一個有用之人，豈必定由科第？汝父四十八九猶一舉人，不數年位至督撫，亦何嘗由進士出身耶？當其未作官時，亦何嘗不爲科第之學？亦何嘗以會試爲事？今爾欲急赴會試以博科名，若倖得科名，以便爲有用之學，視讀書致用爲兩事，吾所不解也。大約近日頗事游嬉，未嘗學問，故不覺言之矇矓如此。

爾欲由湖南赴京，亦聽爾之便。吾以五年未見爾，故欲爾來浙，即由浙進京，已遣袁升帶銀歸，并請余三伯挈爾同行。此信約月底可到，到時爾自定主意。

八月初六夜，杭州。

【作者小傳】 見前

## 六 曾國藩給子紀澤書

字諭紀澤：

八月一日劉曾撰來營，接爾第二號信并薛晚帆信，得悉家中四宅平安，至以爲慰。

汝讀「四書」，無甚心得，由不能「虛涵泳，切己體察」。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最爲精當，爾現讀「離婁」，即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我往年讀之，



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已體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淳興，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濯者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

鄒叔明新刊地圖甚好，余寄書左季翁，託購致十副，爾收得後，可好藏之。薛曉帆銀百兩宜璧還，余有復信，可并交季翁也。此囑。

其二

字論紀澤：

連接爾十四、二十二日在省城所發稟，知二女在陳家，門庭雍睦，衣食有資，不勝欣慰。爾累月奔馳酬應，猶能不失常課，當可日進無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

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養畜，日見其大而不覺耳。

爾之短處，在言語欠鈍訥，舉止欠端重，看書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崢嶸。若能從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進之以猛，持之以恆，不過一二年，自爾精進而不覺。言語遲鈍，舉止端重，則德進矣；作文有崢嶸雄快之氣，則業進矣。爾前作詩，差有端緒，近亦常作否？李、杜、韓、蘇四家之七古，驚心動魄，曾涉獵及之否？

余近日瘡癢大發，與去年九十月相等。公事叢集，竟日忙冗，尚多積擱之件。所幸飲食如常，每夜安眠，或二更三更之久，不似往昔徹夜不寐，家中可以放心。

此信并呈澄叔一閱，不另致也。

【作者小傳】 目前

## 七 曾國藩給子紀鴻書

字諭紀鴻兒：

家中之來營者，多稱爾舉止大方。余爲少慰。

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余不願爲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

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

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莫墜高曾祖考以來相傳之家風。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爾之所知也。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學爲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

【作者小傳】 見前

## 八 聶繼模給子書

爾在官，不宜數問家事，道遠鴻稀，徒亂人意，正以無家信爲平安耳。爾向家居本少，二老習爲固然，歲時伏臘，不甚思念。今遣爾妻子赴任，未免增一番悵戀，想亦不過一時情緒，久後漸就平坦，無爲過慮。

山僻知縣，事簡責輕，最足鈍人志氣，須時時將此心提醒激發，無事尋出有事，有事終歸無事。今服官年餘，民情熟悉，正好興利除害。若因地方偏小，上司或存寬恕，偷安藏拙，日成痿痺，是爲世界木偶人，無論將來不克大有所爲，即何以對此山谷愚民？且何以無負師門指授？此乃爾下半生事，與父母毫無干涉，兒孫更勿論也。

見答黃孝廉札，有「爲報先生春睡熟，道人輕撞五更鐘」句；此大不可。詩曰：「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居官者宜晚眠早起，頭柳噴漱，二柳視事；雖無事亦然。庶幾習慣成性，後來猝任繁劇，不覺其勞，翻爲受用。長公負文章，遭時不偶，憤激而談，何必捨其唾餘耶？

山路崎嶇，歷多虎患，涉水尤險。因公出門，須多帶壯役，持鳥鎗夾護，不可省錢減從，自輕民社之身。又不可於途中旅次過行瑣責。此輩跟隨。亦有可憫，御之以禮，撫之以恩，二者相需，偏倚則害，流民在衙供役者，亦然。楊五毆死四十七待決，周三謀殺王三兒增福立斬，合計除去五患，人咸爲爾慶，我每思及，翻覺感然。李忠定公譬此輩，猶痰乘虛火而生，火降水升，仍化爲精。痰與精豈二物？而頃刻變化如此。天下無德精而饑痰者，皆自吾身生，在反身而已。此須設法處置，無使數千里外，老人魂夢作惡也。

爾家書屢言辨過軍需，並未賠墊，此殊可疑。湖南州縣無不賠墊者，况爾初任，幾戶窮民，額糧不滿二萬，又適逢荒歉之歲，肯於此時加一分恩，全活實多，兼可不誤大件，人笑爾迂，我心彌喜。若云全不賠墊，則將取之誰耶？爾本曲爲此言，冀寬我心，猶爲有說。後聞寄爾母舅書內，言貽墊多端，恐貽父母憂，囑其婉爲開勸。爾視我爲何如人！好消息，惡消息，以善養不以祿養，彼閨閣中人，能分晰言之，况年躋八旬鬚眉老翁哉！

此後凡遇上司公文，關係地方興除，須設法行之，至萬不能爲而後已。大抵自己節省，正圖爲民間興事，非以節省爲身家計。同一節省，其中殊有義利之分如此。俸薪須寄回，爲歲時祭祖用；倘有參罰，即不必如數計，毋致上欺祖宗，且可爲辦事疎忽戒。養廉銀兩，聽

爾爲地方使用，通邑僅得二社，目前即須謀增建。窮戚友亦不宜愆然。江西祠堂，族譜告成，應幫助梓費。族老向受陳大中丞厚恩，求得數言弁簡，我知萬不能致，已將戊辰年批爾稟語，莊錄付去，欲其頃入編端，爾其哉！若將來有負期望，無面目入祠堂矣。京師鄉老，重修會館，此是義舉，既有札通知，須量力應答。年誼中曾有以詩句送贈者，須有以報之；如一時不能，不妨遲致，切不可空札告窮苦。此最是習氣，惹人厭罵，且非誠心待人之道。

往省見上司，有必需衣服，須如式製就，矯情示儉，實非中道。知州去知府尚遠，然既屬直隸州，即當以知府相待，須小心敬奉；又不可違道干求，盡所當爲而已。凡人見得「盡所當爲」四字，則無處不可行。官廳聚會，更屬是非之場，大縣遇小縣，未免驕氣，彼自器小，與我何預？然切不可以小縣傲之，又不可存鄙薄心，須如弟之待兄，如庶子之待嫡子，如鄉裏人上街，事事請教街上人，可否在我斟酌。「誠能感人，謙則受益」，古今不易之理也。官廳子內，不可自立崖岸，與人不和。又不可隨人嬉笑，須澄心靜坐，思著地方事務。若有要件，更須記清原委，以便傳呼對答。

山城不得良幕，白辨未爲不可；但須事事留心，功過有所考驗。更須就做錯處，觸類旁通，漸覺過少，乃有進步。偶有微功，益須加勉，不可懷歡喜心，阻人志氣。「瓦雀雖小，肝膽周全」；此雖俗語，殊爲親切。

鎮安向來囹圄空虛，爾到任後，頗多禁犯；但須如法處治，不可懷怒恨心。寒暑病痛，

亦宜加恤。我雖非官醫，每入禁視因病痛，給以藥物，十餘年來，父母官因爾通籍不便延我入禁視病，然我自樂爲之。爾母亦親手作丸藥，近來益以此爲事。爾體此意，自宜於牢獄盡心。

山中地廣人稀，責令墾荒原屬要着；但須不時獎勸，切不可差役巡查。如屬已業，不可強喚，遽行報官。有願領執照者，即時給付，不可使書吏措索銀錢，日積月累，以圖功效。秀才文理晦塞，耐煩開導，略可取即加獎勸；又當出以誠心莊語，不可雜一毫戲謔。此二事，皆難一時見功，須從容爲之，不可始勤終倦。我最愛雷先生與爾書云：「種子播地，自有發生。」爾在鎮安正播種子時；但須播以嘉種，俟將來發生耳。知縣是親民官，小邑知縣更好親民，做得一事，民間就沾一事之惠，尤易感恩。古有小邑知縣，實心爲民，造福一兩件事，竟血食千百年，土人或呼爲某郎、某官人、某相公，視彼高位顯秩，去來若途人者何如哉？

蒲地羅明府名文思者，查鄉會年譜都無其人，在省契合，且多勸勉，此最難得，宜相處在師友間。然不可以此望之人人。爾性狷介，吾不慮其不親賢，慮過以賢望人也。州縣中，聞亦有曾係中丞公加意者，卒置白簡。可見大人愛憎，至公無私，爾蒙格外勉強，吾既喜復憂。爾能自憂，即吾之喜也。曾子云：「蒞官不敬非孝。」我老矣，因爾作官，益信此言。爾母步艱，斷難遠涉。彼雖繼母，有爾如生，見爾妻子赴任，強爲歡送，又時以好語慰我，然杜枕有涕泣處。糟糠之婦，布裙荆釵，安之若素，不致累爾。萬水千山，來此窮鄉，

情殊可念。爾當相待以禮，凡有不及，須以情恕，官場面孔，毫不宜施。鎮安僻陋，爾子不致染公子習氣，吾無他慮。公餘，宜課以讀書，爾亦藉此得與典籍相近。「二希堂文集」寄閱，「張龍湖集」暫不寄。律文精奧，須字字研究，「中庸」所謂憲章，即此也，鉅得以法家者言忽過？護送人等囑令到即回家，勿聽久留署。聞爾士民，時時念我，足見風俗淳古。我身健尚能復來，得親地方起色爲樂。

餘言爾妻自悉，不暇談。

〔作者小傳〕

聶繼模

字樂山。清衝山人。

其爲學以實用爲主。期於濟人利物。善醫。乾隆間子燾以進士出爲縣令，繼模作書三千言誥誡之；燾遵其教，以治績聞。有朱氏家

訓證釋，樂庵集。

## 九 陸隴其給三子宸徵書

接汝臨清寄字，知舟行甚遲，未識何時抵家，心甚懸懸。我自九月初三夜在張家灣起身，初四日進城，至初十日始到暢春苑引見。十三日奉以御史用之旨，二十日奉補四川道之旨。廿四日到任，隨奉堂派協理山東道事。所管者稽察各省刑名事件，此尚不難料理。惟求盡言職，則甚棘手。我於十月初七日上畿輔民情一疏，自謂委曲之甚，見者猶目爲懸。面奏時，雖蒙皇上首肯，竟阻於部議，可嘆！可嘆！大抵目前時勢甚難，且看光景。

我寓中盤費，目前僅可支持，未能照管家中。汝母子到家，必甚窘迫，只得與五叔商量，可且借飯米數擔，俟過新春，再商接濟之法也。家中光景，可一一寫示我。我既在京，

家中諸務，汝當留心照管；但不可以此廢讀書。求其並行不悖，惟有主一無適之法；當應事時，則一心在事上；當讀書時，則一心在書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可怠惰，亦不可過勞，須要得中。「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味。

元祈叔祖寄到所刻「松陽講義」，中多差字，若欲將汝帶歸之本校對，可即送去；但對畢可即將原本取回，不可遺失。我在京有一江陰人名徐世沐者，講書甚精，近數與往還，頗得其益。將來欲採其說，附入「松陽講義」中，另刻一本，目前且不必論也。

其二

正月初五接元祈叔祖札，始知家卷於十一月初八日到家，心始一慰。歲前我有一字寄子展帶歸，京中光景，想已知悉。不知家中何時有人來，須人到方可遣歸接濟。

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須將聖賢道理，時時放在胸中。「小學」及「程氏日程」，宜時常展玩。日間須用一二箇時辰工夫，在「四書」上，依我看大全法，先將一節反覆細看，看得十分明白毫無疑了，方始及於次節。如此循序漸進，積久自然觸處貫通。此是根本工夫，不可不及早做去。次用一二箇時辰，將讀過書挨次溫習。不可專讀生書，忘却看書，溫書兩事也。目前既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悠悠過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過勞。善讀書者，從容涵泳，工夫日進，而精神不疲。此又不可不知。

我意欲於二三月內，告假回南，然未知可得否？且再看光景。

五叔及各房諸叔，俱不及作字，可一一說聲。



【作者小傳】

陸隴其

字稼書。

清平湖人。

康熙進士。

歷官嘉定、靈壽知縣，

有惠政。行

取御史，再疏痛斥藉捐納以濟國用；因是府怨，引疾歸。卒諡清獻。其學以居敬窮理

為主，崇程、朱，力闢王守仁爲禪學。論者謂一程、朱之統，自明薛瑄、胡居仁後，

惟隴其得其正宗。一有四書大全，困勉續錄，松陽講義，古文尚書考、讀書志疑、讀

禮志疑、禮經會元注、戰國策去毒、呻吟語質疑、衛濱日鈔，問學錄，學術辨，讀朱

隨筆，三魚堂叢言，松陽鈔存，靈壽縣志，三魚堂文集。

## 一〇 田蘭芳給子書

當汝侯六丈之尚未來迎也，瓶中止有脫粟數升，及粟秫斗餘。計我一家六口，不恐六日食。因爲薄粥糲餅，日兩餐，取半飽而已。每粥餅至，我一啣輒一嘔，至三五下，則不能進矣。爾時願汝與汝母，咽而嘔且不能多進也，亦如之，未幾，粥之薄者，餅之糲者行盡矣；中夜以思，輒轉無計策。知汝侯六丈來迎，或未有期。然汝侯六丈待我素厚，生平第一相敬相卹，可以恃爲緩急者；雖其轉西江以活涸鮒，或屬無補，然殊不得而答之。欲驚田數畝，且辨一飽。我所分與自置之田，本自無多，念盡驚之，亦不足爲終歲計。不止非所以爲汝謀長久，即來歲再乏，又將何取？欲假貸友朋以苟目前，我生平深恥求之一字，每見古人辭衣卻食，輒兩翼生風，不忍公違本願以污行自玷。因念閉門待盡，得正而斃，猶不失以乾淨還天地，廉白見祖宗。遂百營俱息，堅志以俟而已。適汝王丈過看我，叩我所蓄，我以實對。曰：「可相通也。」雖然，吾猶難之；一日之間，再三審處；計兀坐守死，既爲無名；驚

田，則來歲益以無望；朋友通財，於義固亦無害，且秋成即償未晚也。於是定計往借。汝侯六丈之迎者亦踵至。故得無餓瘠之患。然回思借糧時，猶淫淫汗下，愧不能自行其志也。方我在困乏時，出入死生者五六日。然此五六日間，一意安命，念天地生我，本無缺欠，我乃自矜我德，自抑我才，至有今日之危，過豈在天？我生平交游雖衆，皆未嘗毫髮得我氣力，縱其聞有足以津潤我者，然男子七尺，豈有專欲仰食於人之理？且彼亦有人事差徭，庸詎知其不豐於外而枯於中乎？彼非承藉祖、父之遺，則節縮口體以致之，何得浪以供人無藝之求？此亦可以情恕者。於是方寸之中，愈覺寬然。雖於聖人所云「貧而樂」者，直不相反，其怨恨無聊，亦庶乎其無之矣。此蓋我數十年尊師取友，讀書學道之效。亦緣汝母無交謫之言；汝無啼號之苦；汝祖母以贍田之餘，時資饋粥以飽我；汝仲季兩父，念手足之誼，時出好語以慰我；我乃得以如是也。

今汝已及入大學之年，艱難困苦，身親嘗者如是，亦宜知行世非易，當勉力詩書，淬厲志氣。即命值其窮，亦當辨是非，守義理，必不可重性命，喪操履。苟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以貽羞妻妾，玷辱祖宗，求其如我今日之人，而猶不可得也。至於卹故舊，通有無，在予者固視爲當然，而感德讎施，在我亦無容昧昧，此又汝所當知也。然此特一節耳，觸類而長之，能不失我今日之意，於汝小子有厚望焉。

【作者小傳】

田蘭芳

字梁紫，號寶山。

清睢州人。

順治諸生。

性豪蕩自喜。年四十乃自

悔其失，與同里湯斌等倡志學會。主講道存書院，從遊極衆。及卒，門人私諡誠確先

生。有逸德軒集。

## 一一 顧若璞給子黃燦黃煒書

予自萬歷丙午歸汝父，遂涉歷家事，廿有六年。中間辛苦備嘗，風波遍歷，予惟是兢兢業業，蚤作夜思，罔敢失度，以無誤祖宗立法，以無貽父母憂慮。豈好爲是勞哉？亦緣汝父生十月，而祖母見背。至我歸時，貧與病合，處世艱阻，事非一端。且彌留之際，止囑「終事惟儉；善教汝輩，以繼書香；善事祖父，以贖已事親不終之罪。」我固一遵先志，較前十三年中，更翼翼小心，如臨深履薄，常恐折足而覆先人之業。至於祖父逝世後，多少風波，寡婦孤兒，所不能對人言者，未易一一數也。

予於壬子生燦兒，於甲寅生煒兒，兩兒止見其生於仕宦之家，長而居處晏如，衣食粗給，幾不知有困苦事。豈知而母之拮据卒瘁以僅免飄搖之患者，二十六年如一日也！今幸兒輩俱長成，婚嫁已畢，重任有託，我責稍輕。故以分爲合，析汝二子，使各庇其家事。夫吾豈不欲勞我逸汝，俟繩祖武哉？良亦有所見而然之；九世同居，時旌其義，二難孝養，並以德稱；第情不隔而事或睽，豐儉之異尚，多寡之各適，好惡之不相符也，人情異同，其數多端，豈能一一如我之所願？况人情習久則慢易生，慢易生則嫌隙起。是故離則思合，合則思離。離中之合，合中之離，不可不致審也。喜兩媳賢哲，能儉約守祖制，及我年力未邁，一清分，使知家道之艱難如此，世務之艱難如此，各自成立，以漸進於禮義，庶無內顧之

憂，亦鮮永終之敝。豈必合爲是哉？若夫一絲一粒，皆自我數十年勤劬困苦中留之，則所以謹守而光大之者，更於二子有厚望矣！

〔作者小傳〕

顧若璩

字和知。

明錢塘人。文學黃東生妻。能古文辭。有臥月軒合集。

## 一一一 魏禧給子世侃書

自出門後，三次大病，參藥之費，計五十金，七月光福一病，僅存皮骨，攬鏡以照，陡然心驚。當沉疴時，自念家死客死，要有前定，然汝母無依，汝尚未婚娶成立，不能不動心耳。吾垂六十無子，立汝爲後，吾弟、吾弟婦陰顯率，使汝爲吾子。然吾兄弟如一身，視諸子不太異。古人於世父、叔父並稱父子，不稱叔姪。即今汝爲吾子，與未爲子一間耳，況吾兄弟乎？吾家世忠厚，徵君積德力善，爲鄉里望人。吾兄弟少好口語，舌鋒銛利，頗以此賈怨謗，然未嘗敢行一害人事，欺詐人財，敗衆以成私也。

汝資性略聰明，能曉事。夫聰明常用於正，親師取友，逆歸一路，則爲聖賢、爲豪傑，事半功倍。若用於不正，則適足以長傲、飾非、助惡，歸於殺身而敗名。不然，即用於無益事。小若了了，稍長，鋒穎消亡，一事無成，終歸廢物而已。吾以家貧負石田出遊，自念老矣，欲爲汝營婚娶，不以責負相遺。不能家居教汝，又去吾廬叔父遠，少督責。汝母婦人，多姑息之愛。吾以此耿耿者心也。

吾先代來稱素封者八世，至徵君家聲益大。吾兄弟以文學爲當路所禮，又肯出氣力爲

人，故門第雖小，在僻邑中嘗若氣燄，族里姻友於汝兄弟輩多禮貌，優容其失。汝勿以此爲得意。夫吾何德何能於姻族，而姻族乃折節包荒若此？吾懼乎有失而背督之者相倍蓰也！吾幼補諸生，長而有聞，今碌碌若此。汝輩不逮吾，不知幾尋丈，敢長傲乎？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吾手所提抱人，今爲祖父者，不知凡幾，汝童而長，壯而老，直旦暮間事。吾家五世無六十上人，他日思吾言始知之。父母愛子均然，婦人尤望其子之孝順，汝事母大小節宜加意。溪水泛漲不時，當慎出入，守先生約束。花源亦可督之習字也。

庚申八月朔日，力疾書於吳門之桃花塢。

【作者小傳】

魏禧 字叔子，又字冰叔；號裕齋，又號勺廬。明寧都人。明末棄諸生，結

廬翠微峯。與兄際瑞、弟禮皆以文章稱；時人號寧都三魏。一又與南昌彭士望、林時益，同邑李勝蛟、丘維屏、彭任、曾燦及兄際瑞、弟禮等九人，爲易堂學，以古文賈學爲歸，士風丕變；稱一易堂九子。康熙中舉博學鴻詞，以疾辭。尋卒。有文集、詩集及左傳經世。

### 一三 卓發之給子書

古來功名之士，功名名遂而身不退，如淮陰、文種，固是世所不滿；即醉夢汨沒於富貴場中，而老死牖下，亦非英雄所甘。其必以子房，少伯一流爲可願矣。當其爲赤松之遊，駕鸞夷之棹，沼吳、滅項之事，已如雲烟過眼，不可復問。然得做却一番，與不曾做却一番，

究竟有何差別；何不一往竟作赤松、鷓夷？則吳之沼與不沼，項之滅與不滅，亦總如夢中飢飽，枰中勝負，現在且不可得，而況過去耶？倘謂遇合遲速不同，不妨需以歲月，待功成名遂而後退；不知此語耽誤却英雄多少！若自今以始，猛與一刀割斷，此真勇烈丈夫，非將相所能爲，翻覺子房、少伯輩迂迴逗留，多却幾許閒事矣。

其二

古人言「生子才俊，未必可喜。」此是何意；家有才俊之子，是人生第一可喜事，何爲反有此言？時時回想此言，則一切矜誇自喜之意，爽然自失。祇此便是得力處，無俟他人策勵也。又當知此乃真實傷感之言，非是愛彼惡癡子弟，正向才俊人頂門上下一針，睡夢中劈面一喝，迫拶他再進一步耳！

【作者小傳】卓發之，字左軍；一名能儒、字無量，一字蓮甸。明錢塘人。能詩文，自出手眼，直抒性情。

## 一四 王夫之給子敏書

汝兄弟二人，正如我兩足，雖左右異嚮，正以相成而不相墊戾。況本可無爭，但以一往之氣，遂各挾所懷相爲疑忌？先人孝友之風墜，則家必不長，天下人無限，逆者，順者且付之無可如何，而徒於兄弟一言不平，一色不令，必藏之宿之乎？試俯首思之！

【作者小傳】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明衡陽人。崇禎舉人。張獻忠陷衡州，招夫之，走匿南嶽，賊執其父爲質；夫之引刀自刺肢體，昇往易父，父子俱得脫。瞿式耜薦於

桂王一投行人，尋歸居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曰一觀生居，杜門著書。學者稱船山先生。有船山全集。

## 一五 黃道周給子麩書

麩子知：

汝今年已十歲，有知識，讀古人書，當曉其道理。如人之邪正，事之可否，皆須問先生，略識大意。至於事親當孝，事君當忠，事長當順，處友當信，接人待物當誠敬有禮；此不待問而知也。麩子、糜子尚少，當步步友愛教之。先生必尊敬事之，不可一毫疏慢。言動起居，皆須以禮，不可一刻造次。聞小兒輩談俚語鄙事，則正色待之；見尊長則肅然起立；遇官人下顧，著青袍面之，皆須一跪。時時念汝父艱危受苦也。北山灑掃以時節，往見大伯必呈所讀經書，不可一毫超越。馭家僮僕子，不可出聲罵詈，伊亦人子，欲有體面，其理一也。吾身已聽之君，不必煩苦。汝惟讀書，以聖賢爲師，吾願足矣！明春看吾得歸，汝不可失業也。

麩子知！

【作者小傳】

黃道周 字幼玄（或作幼平），一字麟若，號石齋，四溟浦人。天啓進士。

工書善畫，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崇禎初官右中允，疏救錢龍錫，降調，遣病求去；瀕行上疏，語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斥爲民。復起爲少詹士。道周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時廷推閣臣，帝用楊嗣昌等，道周劾之，謫戍廣西。越年，

復政官，以病歸，福王時官禮部尙書。南都覆，唐王以爲武英殿大學士，率師至婺源，與清兵遇，兵敗不屈死。有易象正義，二易洞璣，洪範明義，孝經集傳，春秋揆，續離騷，石齋集。

## 一六 瞿式耜給子書

吾自弘光元年四月初一出門，閏六月初四日梧州上任。惟時南都變後，人心洶洶，而靖江王即借勤王爲名，有妄窺神器之心。吾于七月十九日，發宋高陞回，將到任後種種情形，悉寓寄與汝；并至親至友，亦俱附有片札。非不知道路阻塞難行，亦以宋差官是老成人，久慣出路，彼必隨時相機，或可徐徐得達也。十月二十後，以俘解逆王到肇慶府，會制臺丁光三，適有裏海將官陳益芬來見，渠自言可以差人到南邊地方，吾因以家書託之，彼直任而不辭。遂於舟中將困逆擒逆事情，備細作書，并封疏稿寄汝一看。因又念宋差官或未必即達，又將前番書重寫一通，一總封入。此十月二十三事也。

吾自十一月十三日，上桂林省城復任，原奉手敕，著照舊巡撫；意謂可以做一年半載，亦將粵西地方整頓一番。豈知裏邊見東方聲張逆王聲勢太狠，竟認西撫已無生路，曾二雲急急舉薦其鄉同年晏日曙代吾。日曙時在家中，突然一開府從天而降，豈能按捺得住？隨星馳後間道至永州地方。永係彼舊治，且與粵西全州接壤。吾久不見邸報，復任剛一月，十二月十三日見報一本，內有「瞿某召入佐樞，晏某巡撫廣西」之旨，察月日乃是九月二十六七者，相距已兩個半月，而今始見，豈不誤事！至次日而晏公書已到牌已來，且擇十二月二十



五到任矣。吾爲奉旨復任，家眷方接到省，剛剛一月，而遂要搬移，數日間豈能猝辦？且奉旨料理大計冊類，方纔動手，豈能中輟？祇得作一書，明明告以不能即日交代之故。彼初意怏然，已而勉強延過一月，至正月二十六，則已到任矣。吾移至兩廣行臺一小公署中，督押書吏造冊，家眷則另住一民房。直至二月十八日計冊出門，吾始得到民房同母親住。又爲收拾船隻，至四月初一日，始在桂林登舟也。仙數所謂「去與來相顧」，此却似之。

巡撫一官關係地方，吾脫得此擔，儘自逍遙。但吾自遭患難以來，官興久已索然。兼之家鄉遼隔數千餘里，汝兄弟俱不在前，而汝母又病中思念汝等。鎮日夜眼淚不乾。亦冀得諭請告，便可脫身，回到家鄉。故每每上疏，輒以病請；病固真，而欲歸之心尤急也。其奈北信日惡一日，江西一路，徑自斷絕往來，即欲遣一人，寄一信歸，插翅能飛乎？自正月十一日周誼童長班來，得汝昨年九月二十二日書，知家鄉去年七月，已遭蹂躪，家中寸筋不留，止剩空屋數間，汝母聞之，益添憂悶。吾雖百方解勸，而終是難聞。緣其子女之念關切，知汝與若妹如此受苦，不容不腸斷耳。吾自念若非西撫出門，遭此劫中，自然性命不保。今天公委曲方便，留此一線餘生，雖爲靖逆受磨，而名節猶彰，殘軀猶在，以視家鄉被難者，相去何如？以此轉自排撥，雖家中所有罄完，總以空華身外譬之。祇汝等暨一門眷屬無恙，便是大福矣。可恨者，吾家以四代甲科，鼎鼎名家。世傳忠孝，汝當此變故之來，不爲避地之策，而甘心與諸人爲虧體辱親之事！汝固自謂行權，他事可權，此事而可權乎？邑中在庠諸友，轟轟烈烈，成一千古之名，彼豈真惡生而樂死乎？誠以名節所關，故有甚於生者。死，

固吾不責汝；第家已破矣，復何所戀，不早覓隱僻處所潛身，而反以快讎人之志？謂清濁不分，豈能於八斗槽中議論人乎？

別處起義，亦博一名，亦奉有旨。獨我常熟起義，原做不成，而反受累。受累矣，而又博不得一起義之名，豈不笑殺、痛殺、恨殺！吾於三月間，曾將家鄉被難情形，與起汾叔此難事，具疏入告，久不見旨。緣道路阻隔，郵報鈔不全，亦聞有留中不下者。可喜新銜誥命一事，吾自念昨年南京雖受覃恩，而有文無軸，今宜自請，乘周五溪在詞林，借他老手，爲吾家表章一番，因其疏題請。知疏到京已逾限，幸上念遠疆勞吏，特許頒結。而五溪恰於書到時辦海上之行，兩日間遂爲完此，六月二十八日用寶訖，八月初旬承差已齎捧恩綸到端州矣。費省而事又速辦，良爲快心！第未知何日還鄉，得上祖宗丘墓，一丁焚黃之大事耳。

吾初意直欲告歸，既念家鄉×××，即歸亦無生路。且目前江西一重限，浙江又一重限，如何行得？況有家眷，豈比輕身？故不得已思借勸王督兵，從虔州掃至南昌，再作理會。而事權未到手，毛遂又恐上生疑，如近日張肯堂已許海上之行，而又留住不放。故且觀望徘徊。倘得聖駕臨虔，爾時便可面奏西請，祇一時難得到耳。

家中光景，想今年反覺太平。此間亦有傳來，謂南方甚熟，米價甚賤，人民反相安。祇未知三百年受太祖高皇帝之隆恩，何以甘心雜髮！難道人心盡死？至於起義之師，據聞多行劫掠，其惡更甚於×。不知皇上於義師何等尊重，吳日生近以覃恩，且封爲忠義伯，其何以酬此非常之遇耶？

會試一節，初有十月之說，今似又改明年二月矣。汝在家住落何處？果然孝子，即扮一行乞，裝一行脚，亦可從人一間爺娘消息。今鄭按君反有乃郎相依，而我獨無！彼從南來遇賊，也曾難髮，祇是見得父親，便爲孝子。朝廷所謂「無髮爲難民」也，庸何傷？汝弟、汝二子一女俱安否？兩姑娘、兩妹俱安否？兵火之後，各家存活殊難，亦常常有以周濟之否？吾身乃餘生，吾家亦無長物，汝罄吾所存以養活至親骨肉幾人，即是汝之不忘親處。

人生功名自有定數，命不應餓死劫死，少不得尚有一日風光。吾命交寅尚有好處，若使天下果不得太平，朝廷果不得反正，何云命好，運好？以是愁悶之中，轉自寬也。吾於靖逆一事，雖不能銷患於未然，而先期多方阻遏，臨變百折不回，又以一身保全數萬生靈之命，今日邀恩於朝廷者即不奢，而陰府簿籍，其注我功德必大。至於封侯、封伯，於此身有甚增加？退一步，便是留一分。此日即不宮保、不尚書、不蔭子，而一年節鉞，已躋亞卿，又加從二品服奉，所邀惠於天者，又豈淺哉？公爹負海內人望，歷官二十三年，止以少參終。吾即受患難風波，林泉清福，已曾享過。而屈指兩年之內，七品科員，遂已腰犀。吾本知足人，不似今時無厭妄求者比，就使今日奪職而歸，有餘榮矣。

家中書籍中，止「皇明臣略」，公爹底本，最爲緊要。此書在大櫥中，曾留得否？新宅者止累代誥軸，據二郎謂曾寄與陳廷策處，不知無恙否？其餘不過玩好之物，如畫片、古董以至什物家伙之類，留得固佳，設不留，亦付之烟雲聚散已耳。

爾寧蓬伯、宏西三姑夫近狀何似？小重叔兄弟光景何如？起汾乃郎何如？吾故人錢顧兩

兄，顧已先變而亡，錢不落莫否？浦勇翁仍在東臬否？光甫師、暨子張景之輩，如何光景？傳聞諸生俱應鄉試，但中舉後，即押赴滿州會試。果有此事否？據六月間所聞南中降×諸大僚，俱以檻車勒死於淮安，想亦的信。天報之速如此，孰謂業報須身死，而論定須蓋棺哉？黃石齋畢竟殺於南京，此與文信國何異？吾鄉如徐勿齋、侯豫瞻，浙中如徐虞求、劉念臺輩，皆已表章過。祇可嘆顧瑞屏，無端送命於浙東，真意想所不到也！皇上於官爵不吝，無非鼓舞籠絡之計；即騙官伎倆，亦了然知之。而習俗既成，牢不可破，今在外者迴翔不進，在內者百計求出，竟使至尊孤立於上，而全不顧也，豈不堪痛哭也哉！

今隆武三年曆已頒，太子慶詔已發，祇要復得江、浙、南直，見得孝陵，便成得箇天子，未知彼蒼之意何如？向以魯藩爲慮，今聞魯已入海，不知下落，又誰爲料理浙江事耶？昨又有聞魯航海而至南京者，若此信果真，亦一奇事。安得此時猝有家鄉信來，詳述今年春夏間之事，與我知之也！

## 其二

桂王爲神宗第五子，出封楚之衡州，以避寇入粵，棲於梧州。崇禎十七年，桂王薨逝，遺二王子：一爲安仁，一爲永明。安仁居長，正枝嫡派，當弘光失國之後，即應照倫序立之。余以弘光元年閏六月到梧，時皇太妃同安仁、永明，俱停舟水次。余朝見安仁，見其豐姿氣度，真天日之表也！亟馳書總督丁光三，謂「以親以賢，更無逾此。」而光三已先接度撫萬元吉咨文，爲閩中業擁立唐藩監國，隨具賀表達閩，并以咨西粵撫按，其事遂寢。然余

之不服靖江王，而甘受其逼辱者，非爲唐王也，爲桂之安仁王也。以是安仁母子兄弟，直視余爲患難交。後隆武皇帝居安仁於肇慶府，居肇未久；又爲虔州告警，復返梧州。時余以陞任從桂林至梧，見其飄泊江干，因勸王移進總督衙門。豈意不一月，而安仁一病遂不起！余於喪次謁永明王，見其豐姿氣度，不減安仁，而渾厚篤誠更過之。兼向聞永明有異瑞種種。私念將來其終有望乎？自安仁薨後，太妃暨永明俱不樂居梧州，八月間余復迎太妃、永明至肇。時光三以守南雄未歸，聞永明之還端，雖不甚欣然，亦不便爲梗也。

迨九月二十閩變猝聞，延汀繼陷，隆武皇帝不知所之；有言出奔者，有言被執者。時粵中人情洶洶，又是前年弘光故事。況得至事起、天與人歸，若不早定一尊，何以延祖宗三百年一線之緒？余遂與宗室朱容藩，詞林方以智，部郎周鼎瀚，肇守朱治憫等，亟亟謀監國之舉。而光三亦自南雄歸，以奉有隆武迎駕之旨也。其實駕無可迎，恰好借題却擔，擁立之舉，終是躊躇未決。其所執詞者，在訪行消息，以示不忘舊君之意；兼欲待東粵鄉紳之至，以明定策大事，不敢擅專。而本念，則惟恐此事果成，設或×信緊急，以弱主而當危地，萬萬難支。故早夜思爲遠害全身之計，自回鎮以後惟相載官囊，遷移輻重，寄頓家眷，爲汲汲耳。既迫於公議之不容，乃不得已而議進箋，然猶必待何象岡書至，而意始決。其持重老成如此。

先是呂東川自柳州赴余約至端，李孝源亦自韶州赴光山約至端，首決大計者兩人，與余實同之。然自初一進箋之後，光三又欲居爲首功，而心更歛於擁立之不早也；乃用計納賄與

變之間，凡左右近習無不彌縫。而舊璫王坤改名王宏祖者，適自閩來，深相結納，必圖大拜。一日光三過余舟，謂余曰：「起用人望，有陳秋濤、楊機部二公，東川與年翁，弟已薦之於內，俱借重綸扉矣。」至初九日余往謁之，則令旨適傳至，啓視之，乃辭首輔疏，批紅不允者也。余是時始知先已密傳首輔；而孰知「首輔」二字豈初拜可突然徑出者乎？總爲不習典故，又惟恐人居其上，貿貿爲此，祇以貽笑於四方耳。究竟陳秋濤極歸心桂王者，而終始未赴端朝見，亦只爲「首輔」二字大有妨礙；與年伯爭則不便，讓年伯而居後又不可。秋濤豈真不欲出來做事者哉？至於東川，素有才路，爲人亦爽愷，既得入直，自應水乳合而針芥投，祇爲爭兵部戎政一事，大有形迹，東川遂因上有西蹕之意，自請留守東方。上以十月二十日赴梧，東川隨留肇。自茲以後，竟由梧而韶，由韶而梧，由梧而柳，召之不赴，趨之不來。登極大典，亦竟不與也。閩中止余與光三二人；雖稟擬之役，余分任之，然軍國大事，畢竟光三二人自主。如聖駕西行，余竭力阻之而不聽，緣光三先爲縱史，兼大璫力主之，滿朝之臣力贊之，余一口能爭衆吻否？

當十月十六虔州報至，余是日不在閩，抵暮始知之，亟入朝，而光三與東川先已召對過，定計移蹕矣。余力爭之曰：「收兩廣之人，非必破江西之人，即欲移蹕尚可緩；但我嚴防飭備可耳，且東人未附，東餉未來，驟馬一行，後必滋悔！」上雖勉強從余言，亦止多留四日耳。豈知聖駕一西，東人果大失望！適唐，鄧諸王，自閩中航海逃難而來，粵鎮林察迎之於海上，蘇觀生挾之爲奇貨，竟以十月二十九日擁入廣城，初二日且登大位，改元紹武。

矣，假使犖蹕不移，東人來附，安得有是事哉？

自唐僭號，而廣之府庫盡爲所有，廣之屬邑并鄰郡皆爲所煽。我監國之詔未達，而彼登極之詔先頒，凡調錢糧，徵兵馬，動輒牽礙。光三乃集議，仍請蹕犖慶，登大寶。少司馬林佳鼎力佐之。在廷亦遂不敢梗議。十一月十六日正位端州，即行頒詔，兼議攻守之事。緣蘇觀生所招納海寇亡命，實繁有徒，勢不得不陳師禦之。時王化澄代光三爲德督，惴惴焉惟恐偽詔之來；廷臣亦多嘆之者。林佳鼎銳然自請代之。上降敕即令林督兩廣，而王召入佐樞。王意則大不懌，以二十日之督，而一旦忽然更置，殊不堪也。林乃督促兵馬，聚集糗糧，會師三水以扼其要。時三水有陳際泰賊兵一股方至，我師出其不意掩擊之，敗而走。我兵因亦飽掠三水地方，林亦不能禁也。

先是余聯絡義兵一枝，舉人生員領袖，原約爲內應，但使扼三水絕其糧道，待其內潰而後進兵，便可成功。而林氣驕不可制，督促諸將進兵，直逼廣城，兵未交鋒而已大潰。緣彼之取利在水，而我之所長在陸，顧乃舍陸而從水，以及于敗。此則人事之不臧也。光三平日自誇東兵東將，到此亦口哇而不言。余以十二月初十日，自請親督義師，兼防峽口。不數日即傳廣城有×騎突入，唐王已被擒，蘇觀生已被殺。余心怪之：蘇見×則降耳，何至於殺？此必是詐。不三日而遂有剃頭人，持偽示偽牌，沿路放地方人剃髮者。余察其示中有「逆藩就擒」四字，而無一字及蘇，此明明蘇賊計窮，而爲此狡謀以驚我走；一去之後，則犖非吾有矣。而朝中信真×者十之八九。光三初亦疑之，後審逃兵之言，亦遂信之。聖駕遂於廿有

六日登舟西邁矣；其西邁之意，似乎已無意於東。幸余所推用廣撫朱治澗，今已改用爲督，其人饒有智略，或可稍支目前。然東事一日未平，東餉一日不濟，雖智者其能爲無米炊乎？聖意在楚，特以西粵作過文，殊不知楚兵多而楚餉絀，尚不能無望於西粵之接濟。今并東省而不顧，西省能支旦夕乎？舍兩粵而直趨楚中，吾未見枵腹之兵能爲吾出死力也！以余意論之，畢竟安坐於肇，微調錢糧，簡練精銳數萬，合之楚，滇各路諸師，恢復南贛、袁、吉以至南昌，然後從江而浙、而直，方可圖見孝陵。無奈滿朝諸臣，非楚則蜀，無一非勸上入楚者。此亦氣數使然。但未知究竟恢復中原，當以何途之從耳？

上質地甚好，真是可以爲堯舜！而所苦自幼失學，全未讀書。今須用博學詞臣，大開經筵，終日講究，而內去其口銜天憲擅作威福者，毋使煬竈憑城，再得一二有擔當力量閣臣，每事主持，不爲羣奸所煽，將來猶可想望太平耳。李孝源儘有相才，今已加閣銜，但以守制爲辭，堅不赴召。其人蓋絕頂乖巧，當時事艱難之會，落得借守制推辭，倘將來真見清寧，做相公豈無日乎？況今業已宣麻，又落得做一山中宰相。此所謂討畫便宜者也。呂東川每事決斷，不肯模稜，第其性氣太剛，度量太窄；若識其性而與之同心共事，還勝光三多多，以其本體乾淨，不似光三之齷齪耳。楚中有姚崑斗，滇中有王崑華，蜀中有王非懸，粵中有何象岡、黃玉崙、陳秋濤；皆舊相也。何逃難而歸；即陳亦身家念殷，未必肯離故土；黃已老；非熊人多畏其復，第其人實有才學，老詞林中所罕匹者。將來擬起姚崑斗，用文鐵庵，然亦非濟變之才。至於閩中既陷，雖多才，亦難猝致也。



夫上有中興之主，下必有名世之佐，方可幾恢復疆雪恥之功。豈時之未至歟，抑豈從風波盜賊中，慙留神祖一脈，明明天意有屬，而既嗣統，復俾無成也歟？

其三

劫運到未，朝廷尚然如此，何況凡人？只要天心助順，劫運既過，再留得我朝天天下幾十年，雖目前遭劫，亦安之矣。吾生平不愛官爵，且受過幾許風波患難，豈到老年，反作貪位慕祿行徑？亦是天心嘿庇，使我到粵西地方，脫離劫難。然本念惟早弛重担，一有代者，即圖告歸。而北信日凶，江西、浙江俱已隔斷，從粵歸家，能脫此兩層門限乎？吾主意不入閩中者，正爲告歸之心迫切，一入閩，則此身絆住；亦豈料閩中又遭變如此？此還是天佑善人，巧留我於粵地也。

至其擁立桂王，真是時會適逢，機緣巧湊。當弘光元年南都變後，余已心屬桂王，蓋以名正言順可以服天下之心耳。而閩中既已先之，域中自無兩大。吾聞閩信五十日，而靖江王之禍作矣。八月十九夜豈復有生理哉？命不該死，守着一片癡忠，自有天地鬼神，默默護持。今靖江安在？縱史靖江害我者安在？且亦安料隆武止做一年兩個月皇帝，遂至蒙塵，而余終以臣節服事桂王之次子永明王哉？

永明既立，吾念已盡，吾身可隱，吾實不願受職。無奈一時乏人，上意若不肯放，只得又入韃鎖之中。而時勢適值其難，僅僅一隅，岌岌不保，若既立之爲君，而遂棄之以圖自全，豈不得罪天下萬世？因是勉強支持者兩月餘，而究不免於西遷。西遷以後，局面未知何

如，亦惟力是視，以盡擁吾立之初心耳，最奇者，弘光元年以西撫到粵，隆武二年既却担離桂林矣，今復以新皇西幸，重到桂林。憶在南京時，仙數云：「當與幹旋，粵西一行；」又曰：「裂士榮後，總於粵西一節。」今始始終總在粵西，孰謂非前定之數哉？升沉出處之間，人又何容心也！但新主意必欲入楚，羣臣無不勸之入楚，吾卻不能相隨，若住桂林一日，則相隨一日，若入楚，則願乞老臣骸骨，決不能追隨，即上怒而處之，亦弗顧矣。吾意必欲仍從西江一路取道歸家，只未知何時可以打通，何日是我一家骨肉重相見之時耳？

此時世界，只是苟全性命，何必復計功名？然「讀書做人」四字，不問治亂，總宜猛省。初猶望鄉場、望會場，今總不必提起；但得永歷皇帝有恢復江南之日，不愁兩榜不開。只未知家鄉赴北關者，究竟作何下落也？人見我兩年內自給諫而府丞、而巡撫，而侍郎、而拜相，似乎官運利極矣；以我觀之，分明戲場上捉住某爲元帥，某爲都督，亦一時要裝成局面，無可奈何，而逼迫成事者也。其實，自崇禎而後，成甚朝廷？成何天下？以一隅之正統，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過抵一庶僚，其部堂不過抵一雜職耳，所謂存檀之餼羊也。爭得世界轉，則此官雖小亦尊；爭不轉時，官越大，罪越重。拚一死以酬國恩，以報祖宗在天之靈，餘何計焉！

昔之爲宰相者，安邦政治，定國匡王，威輯九邊，澤敷四海；天下之大也，而密勿運籌，如堂視庭。今以一隅疆土，又當空匱乏之時，乃欲行恢復中原之事，雖真有才智之士，亦將束手，况庸劣無能如予者乎？惟有用人一節，宰相得而行之，幸銓部係余兼攝，猶

可展布分毫。而山川阻修，烽煙梗斷，閩中尚有浙直之人，閩壞以來，浙直之人，無望至粵矣。此外不過川、楚、滇、黔四省人才，亦俱倉促難致。其見在朝廷者，幹濟則平常，爭官則犀銳，部曹則想科道，科道則想督撫，畢智盡能，朝營暮度，無非爲一身功名之計。其意蓋謂世界不過此一刻，一刻錯過，便不可復得矣。彼其胸中，何嘗想世界尚有清寧之日，中原尚有恢復之期也哉？以此，署銓無幾，怨謗叢生，每人悅之，日益不足，此自然之理也。然亦求吾盡吾心，吾盡吾職耳。安得道路稍通，使吳越諸名公，有死不盡者，得盡忠效力於神祖之孫？則一番掌銓啓事中，亦覺少添氣色也。

夫以神宗四十八年之德澤，業已中斷，而今復續之，海內人心，孰不惟欣鼓舞！謂宜聞永歷登極之信，各省便當奮起義師，迎鑾擁駕，天心果不絕本朝宗祀，豈有鬼神不效靈而呵護者乎？但我輩留得性命在，不愁無天清地寧之日也。

〔作者小傳〕

瞿式耜 字

田。明常熟人。萬歷進士。崇禎初擢戶科給事中。詔曾推閣臣

，錢謙益謀沮周延儒，式耜言於當事，請勿推：事發，坐貶謫，廢於家，福王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平靖江王亨嘉之亂。唐王監國，擢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退居廣東。清兵破汀州，式耜與丁魁楚等立永明王由榔於肇慶。及王奔全州，以大學生留守桂林。尋封臨桂伯。在軍與士卒同甘苦，聞時政闕失必疏諫。兩粵皆倚以爲重。清兵破城。端坐府中，與總督張同儉俱死之。

## 一七 周順昌給子茂蘭書

字付大兒茂蘭：

四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郵夫販客、婦女兒童，無不焚香垂涕者；即焦頭爛額輩，如狼如虎，亦皆感恩而泣。不知前生之何以結衆緣如此？迺知忠信篤敬之果可行於靈貺也。

兒輩須從窮愁患難中，困心衡慮，苦志讀書，做第一等好人，方不負我之教。平日祇當閉門自守，務使戶庭之內，肅若朝典，至切！如此世界，更須萬分謹慎也！

【作者小傳】

周順昌 字景文，號蓼洲。明吳縣人。萬歷進士。授福州推官。天啓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力杜請寄，抑僥倖，濟操曬然。乞假歸，以忤魏忠賢，爲其黨所誣陷，繫獄中。崇禎初諡忠介。有燼餘集。

## 一八 張居正給季子懋修書

汝幼而穎異，初學作文，便知門路，吾嘗以汝爲千里駒。即相知諸公見者，亦皆動色相賀曰：「公之諸郎，此最先鳴者也！」乃自癸酉科舉之後，忽染一種狂氣，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己而自足。頓失邯鄲之步，遂至匍匐而歸。丙子之春，吾本不欲汝求試，乃汝諸兄咸來勸我，謂不宜挫汝銳氣，不得已詈勉從之，竟致顛蹶。藝本不佳，於人何尤？然吾竊自幸曰：「天其或者欲厚積而鉅發之也！」又意汝必懲再敗之恥，而頰首以就築瓿也。豈知一年之中，愈作愈退，愈激愈頹，以汝爲質不敏耶？固未有少而了了長乃懋懋者。以汝行不力

耶？固聞汝終日閉門，手不釋卷。乃其所造爾爾，是必志驚於高遠，而力疲於兼涉，所謂之楚而北行也。欲圖進取，豈不難哉？

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當世之軌轍，惟有絕世之才者能之。明興以來亦不多見。吾昔童稚登科，冒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區區一第，唾乎可得。乃棄其本業，而馳騖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舊業已蕪。今追憶當時所爲，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己量力，復尋前轍，晝作夜思，殫精畢力，幸而藝成。然亦僅得一第止耳，猶未能掉鞅文場，奪標藝院也。今汝之才，未能勝余，乃不俯尋吾之所得，而蹈吾之所失，豈不謬哉？吾豈以詩書發跡，平生苦志勵行，所以貽則於後人者，自謂不敢後於古之世家名德。固望汝等繼志繩武，益加光大，與伊巫之儔，並垂史冊耳。豈欲但竊一第，以大吾宗哉？吾誠愛汝之深，望汝之切，不意汝妄自菲薄，而甘爲隸駒也！今汝既欲我置汝不問，吾自是亦不敢厚責於汝矣，但汝宜加深思，毋甘自棄！假令才質駑下，分不可強；乃才可爲而不爲，誰之咎與？己則乖謬，而徒謔之命耶？惑之甚矣！且如寫字一節，吾啾啾諄諄者幾年矣，而潦倒差訛，略不少變，斯亦命爲之耶？區區小藝，豈磨以歲月乃能工耶？吾言止此矣，汝其思之！

【作者小傳】

張居正

字叔大，

別號太岳。

明江陵人。

嘉靖進士。

穆宗時與高拱並相。神

宗時代換爲首輔，飾吏治，整邊備，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爲相十年，海內稱治。帝稱之曰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卒諡文忠。所著有書經直解，太岳集，太岳雜著，帝鑑圖說。

## 一九 楊繼盛給子應尾應箕書

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個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你。你發憤立志要做個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氣來。

心爲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心事，也是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你。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我要你休把心壞了。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忽想。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若是合天理，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則天地鬼神不容你。

你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之志，惹人「父賢子不肖」之笑。

我若不在，你母是個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兩個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你母向那個兒子，不向那個兒子；向那個媳婦，不向那個媳婦。要着他生一些兒氣，便是不孝。不但

天誅你，我在九泉之下，也擺布你。

你兩個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種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耳赤。應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敬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你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及你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他惱了，你就不讓他。你大伯這樣無情的擺布我，我還敬他，是你眼見的。你待你哥，要學我纔好。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宦家女，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親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個是一樣的，兄弟兩個也是一樣的。每喫飯，你兩個同你母一處喫，兩個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

你兩個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眾親戚講和，切記不可告之於官。要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這手卷送之於官，先告者即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央及你兩個，好歹與我長些志氣！再預告問官老先生，若見此卷，幸憐我苦情，教我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我九泉之下，必有啣結之報。

你堂兄燕雌、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好歹的人。雖在我身上冷淡，却不干他事。俗語云：「好時是他人，惡時是家人。」你兩個要敬他，讓他。祖產分有未均處，他若是愛便

宜，也讓他罷。切記休要爭競，自有旁人話短長也。

你兩個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請你喫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色誘你，一入他圈套，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得你成不得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合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着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個好人，不入下流也。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個好人則思量：我將來必要與他一般。見一個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好人矣。

習舉業，只是要多記多作。「四書」本經記文一千篇，讀論一百篇，策一百問，表五十道，判語八十條，有餘功則讀「五經」白文，好古文一百篇。每日作文一篇，每月作論三篇，策二問。切記不可一日無師傅；無師傅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疏散，以自在故也。又必須擇好師；如一師不愜意，即辭了另尋，不可因循遷延，致誤學業。又必擇好朋友，日日會講切磋，則舉業不患其不成矣。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人容我；寧喫人之虧，勿使人喫我之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之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讎於我，則即



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有人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則云「彼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者聞之，其怨即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我一母同胞見在者四人：你大伯、二姑、四姑及我，大伯有四個好子，且家道富實，不必你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要你常看顧他，你敬他合敬我一般。至於你的五姑、六姑，亦不可視之如路人也。戶族中人有饑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你量力周濟，不可忘一本之念，漠然不關於心。

我家係詩禮士夫之家，冠婚喪祭，必照家禮行。你若不知，當問之於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你姊是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兩個要老實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休要違阻；若是有些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又爲不友，又爲不孝，記之！記之！

楊應民是我自幼撫養他成人，你日後與他村裏莊窠一所，墳左近地與他五十畝。他若公道便與他，若有分毫私心，私積錢財，房子地土都休要與他。麴鉞他若守分，到日後，亦與他地二十畝，村宅一小所。若是生事心裏要回去，你就合你兩個大商議告着他。原×××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六錢，按×年問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廝門照樣兒

行，你就雖管。福壽兒、甲首兒、楊愛兒，都是監中伏侍我的人，日後都與他地二十畝，房一小所。以上各人，地都與他墳左近的，着他看守墳墓。許他種，不許他賣。

覆奏本已上，恐本下急，倉促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之道，盡在是矣。拏去你娘看後，做一個布袋裝盛，放在我靈前桌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把這手卷從頭至尾念一道，合家聽着；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作者小傳】 見前

## 二〇 沈鍊給長子襄書

聞南來×寇消息不祥，吾每念祖父墳墓、及宗族親友，往往傷心而泣下也。汝既在家，誠能建立議論，倡導人心，竭忠致孝，以成匡救之策，則我願足矣。汝等讀書，幼學壯行，樹功立業，正此時也！

范仲淹做秀才時，即以天下事自任；況今南北告警，旱魃連年，天變人災，四方迭見！當此之時，不可爲無事矣！汝等不能出一言、道一策，以爲朝廷國家，只知尋摘章句，雍容於禮度之間。嘗謂責任不在於我，因循歲月，時至而不爲，事失而胥溺，則汝等平生之所學者，更亦何益？南方風氣秀拔，豈無雄俊才傑之士邪？吾願汝親之敬之。其阿庸無識之徒，願汝疎之遠之。天降烈禍，殿廷灰燼；旬月之內，宮殿繼燒。此乃賊臣擅權肆惡，以致陰陽失節，而禍固起於朝廷，土木大興，而害則延於百姓矣。宣大臣僚，與敵通和，私相納賄，

無復人理。吾以中心耿耿，每事必直言於當道，彼等亦稍畏縮。但廡廟之中，欺君之計通行，而鬻官之聲大震，不能不動汝父之憂耳。

外「朱雲折檻」詞一闕，寄汝視之。

【作者小傳】

沈鍊 字純甫。明會稽人。嘉靖進士。知溧陽，忤御史，調荏平。入爲錦衣

衛經歷。性剛直。嫉惡如仇。會俺答犯京師，詔廷臣博議；鍊昌言「敵由嚴嵩父子！」

「上疏劾嵩十大罪、帝大怒，杖之數十，謫佃保安。邊人慕鍊忠義，多遣子弟就學。

鍊恨嵩父子。縛草象李林甫、秦檜及嵩，令子弟攢射之。總督楊順、巡按路楷承嵩旨

，誣鍊與白蓮妖人喬浩等謀亂；遂棄市。後追諡忠愍。有青霞集。

## 一一 王守仁給子正憲書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尚未敢發哨，以是，祇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渡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祇是咳嗽尚未全愈，然亦不爲大患。書到，可即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

家中凡百，皆祇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當不負所託；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聰兒邇來眠食如何？凡百祇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

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寧。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

其二

即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尚未愈，然亦漸輕減矣。

家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至囑！內外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來往，及諸童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慎可託，不得聽人哄誘，有所改動。

我至前途，更有書報也。

其三

舟過臨江，五鼓與叔謙晤於途次。燈下草此報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尚未已，然亦不作大，廣中事頗急，祇得連夜速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

汝在家中，凡百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高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行想在家，家衆悉宜遵廷豹教訓，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即可報祖母，諸叔，說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鈐束下人，謹守禮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諸同志親友，皆可致此意。

其四

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

矣！

凡百家事及大小童僕，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不遵信，致抵牾廷豹。未論其間是非曲直，祇是抵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紀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亦終難化漢，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

守悌叔書來，云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頭。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度量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強汝也。德洪、汝中及諸直諫高明，凡肯勉汝以德義，規汝以過失，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吾平生講學，祇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

前月曾遣舍人任銳寄書曆，此時當已發回。若未發回，可將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冊，共計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帶來。

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事務，似此者尚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脫耳。

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聰兒已託魏廷豹時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託。但家衆或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勸之。

廿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來修省如何？保一近來管事如何？保三近來改過如何？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履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國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項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乃可耳！

【作者小傳】 見前

## 一一一 朱熹給長子書

吾昨日過遂昌，今日方深追遠之痛，忽得汝書，知與婦子俱安，稍寬吾意。

吾昨日方被進職之命，今日遣人下辭免文字，江西指揮至今未到，已據部吏狀揭勝謝絕詞訴，便作閒人調度矣。但印記尚在身。未得十分蕭散，只候命下，便發遣回去。台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爲學不得力，只是先辨得此一著，如今衆人扼腕時節，吾心却是閒暇。君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寮、臧倉之所能爲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今日真試一過耳。叔昌得書，却似未悉此意也。

吾已約子約來玉山相聚，不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潘、康、葉諸公相問訊，欲相見；答書時穴甚，忘記謝之。可寫報子約，煩致意，或能同來尤幸。吾又欲一見潘丈及叔昌，不敢坐邀，汝可爲稟，看能來即又大幸也。高、劉二君亦爲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也。汝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凶滑，吾甚爲汝憂之，切宜深自防也！渠豈能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益加戒心耳。至祝！至祝！

吾後七日可過衢州城外，重九日次第可到界上住三日，諸公若成來固幸，若不成，可早遣一介相報也。

其二

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筭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切要之言，逐日筭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嘩。凡事謙恭，不得尚氣陵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後同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正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祇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違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一行，千萬努力！

【作者小傳】

朱熹

字元晦，一字仲晦。

宋婺源人。

父松，爲政和尉。

熹因僑寓建州。登

紹興進士第。

歷事高、孝、光、寧四朝，凡所奏聞，皆正心誠意，齊治平均之道。累官轉運副使、煥章閣待制、秘閣修撰，終寶文閣待制。慶元中致仕，旋卒。嘉泰初諡文；寶慶中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其學出於李侗、羅從彥，盡得程氏之傳。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注辨證，韓文考異，晦庵集。其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勘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

## 二三 司馬光給子康書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爲乳兒，長者如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報



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絀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

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絳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殺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他。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殺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呼！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殺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

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喪身敗家，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餽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饋簋朱紘，山棗藻稅，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黯知其及禍；及成，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盜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作者小傳】

司馬光 字君實。宋夏縣人。寶元初進士。歷同知諫院。仁宗時請定國嗣。

英宗時與議濮王典禮；均力持正論。神宗時爲御史中丞，以議王安石新法，不合去。

居洛十五年，絕口不論時事。哲宗初起爲門下侍郎，拜尚書右僕射，悉去新法之爲民害者。在相位八月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以居涑水鄉，世稱涑水先生。著資治通鑑及獨樂園集、書儀等書。

## 二四 范仲淹給諸子書

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 【作者小傳】

范仲淹 字希文。宋吳縣人。爲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舉祥符進士。晏殊

薦爲秘閣校理。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仁宗朝爲吏部員外郎，權開封府。忤呂夷簡，罷知饒州。元昊反，以龍圖閣直學士副夏竦經略陝西。在邊數年，號令嚴明，愛撫士卒。羌人呼爲龍圖老子；夏人亦相戒不敢犯其境。旋拜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中外想望其功業。出爲河東宣撫使，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請潁州，未至卒。贈兵部尚書，諡文正。有丹陽集及奏議、尺牘。

## 二五 閻姬給子宇文護書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

吾自念十九入汝，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恆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戾深重，存歿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多無恙。

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與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

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理起日，吾之閨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入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吾今走向至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

於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爾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惟盛洛無母，獨不被

打。其後爾朱天柱七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

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着。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於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報！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見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位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而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與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爲怪！

【作者小傳】

閻姬 後魏武川人，字文顯妻。顯性至孝，爲救父肱，與衛可孤戰死。姬與

子護，又以喪亂分離。及護相北周，而姬與戚屬咸居北齊，音問隔絕。周兵攻破長城，齊主懼，令姬作書與護，旋送姬至周，始得母子重聚。

## 二一六 徐勉給子崧書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

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

「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開田園，或勸興立邸宅，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衆，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人，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僮僕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址，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宜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闕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辨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盡薄，不無糾紛之興；漬中並饒菘蔣，湖裏殊富芡荷。雖云人外，城闕密邇。草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筆勢所至耳。

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

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爲烏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彷彿。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今時所，非吾所知，又復廳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閒言，先物後己而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此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

今之所教，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產，既立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履，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閒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早，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吾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作者小傳】

徐勉 字修仁，南朝梁剡人。孤貧好學，早勵清節。歷吏部尚書，累官至中

書令。卒諡簡肅。其誠子書，爲世傳誦。

## 二七 陶潛給子儼等書

告儼，俟、份、佚、佟：

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

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恨也！恨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

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畫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

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



之。「汝自慎哉？吾復何言。」

〔作者小傳〕

陶潛 字淵明；或云字元亮，一作名元亮。晉尋陽人。博學善屬文。親老家貧，把爲州祭酒；不甚吏職，自解歸。後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義熙末備著作郎，不就。元嘉初卒。有淵明集。

## 二八 諸葛亮給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

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作者小傳〕

諸葛亮 字孔明。蜀漢陽都人。少孤，避難荊州，躬耕隴畝，自比管、樂。後出佐劉備，敗曹操於赤壁，收江南，定四川，策爲丞相。先主崩奉遺詔輔後主。建興初封武鄉侯，領益州牧，志在攻魏以復中原，乃東和孫權，南平孟獲，出師北伐。六出祁山，鞠躬盡瘁，以疾卒於軍。諡忠武。有諸葛武侯集。

## 卷四 給孫孫婦

### 一 俞樾給孫婦彭書

接廿八日丁書，知出痧已愈。近日精神何如？阿膠及坤順丸仍喫否？

令祖諡法，前所傳皆誤。浙江潘臺書來，言時京信，知確是「剛直」二字；湖南已問知否？

昨得令弟佩芝書，託作墓銘。閱所寄行狀，王壬秋先生所作，自是名筆。但其中事實有可商者：

如所載少年受知高螺舟先生入學一則，與令祖所言迥異。其事吾載入「春在堂隨筆」第六卷；倘令弟處有其書，可檢出觀之，便知與行狀所載大相反矣。此事雖細，而一生名節有關；今行狀中有此一節，吾弟意萬不可刻，刻之，則冥漠中必有餘恫也。

此外所敘戰功，如沙口、沌口一事，與令祖所述亦有不同。

至晚年赴粵東防俄，其心血所注，全在大角礮臺。大角在虎門外；同事諸君，皆以爲散漫無可守。令祖親履其地，始知海水有青黃之別：黃水浩渺無極，而清水則止一線曲折而來。無論帆船、輪輪，必由此路，從大角山下經過；於此開礮擊之必中。故力主扼守大角，劈石爲臺，藏礮其中。至甲申之冬，警報日至，言明年正月必犯廣東。令祖於除夕親駐大角，因疑似之間，開放一礮，誤傷鹽務巡船。方悔鹵莽，而乙酉正月。寂無警信。後閱外國新聞紙，有一條言大角礮臺深得形勢，不可輕犯；乃知此一擊之誤，不爲無功。亦令祖與吾言之。此等事宜細詢當日隨征將佐，務得其詳，傳示後世。勿使人言粵東之役，但以虛聲脅人，僥倖無事也。

又令祖在粵，有一摺極詆和議，有五不可和、五可戰之說。當時朝議不甚許可。然實今

祖一生大見識、大議論，安可不傳示千載乎！

吾因此數端，未能動筆。亦未便函復令弟，而手書與汝。可與令弟及親黨曉事者同看也。吾衰且病，此等大題目恐不勝任。竊意王益吾祭酒本令祖舊友，又是同鄉，何不託渠作之？如必欲吾作，當更博考參稽，非可率爾操觚也。

【作者小傳】 見前

## 二 姚鼎給從姪孫伯昂書

書至，具悉近社。承以對聯見寄，八分殊妙。吾見未能楷書學八分者終不佳，伯昂惟本善楷書，故進爲八分，極有筆力也。所作詩則不能佳。蓋緣初入手即染邪氣，不能洗脫；雖天分好處，偶亦發露，然亦希矣。必欲學此事，非取古大家正矩，潛心一番，不能有所成就。近體只用吾選本；其間各家門徑不同，隨其天資所近，先取一家之詩，熟讀精思，必有所見。然後又及一家，知其所異，又知其所同。同者必歸于雅正，不著纖毫俗氣。起復轉折，必有法度，不可苟且牽率，致不成章。至其神妙之境，又須于無意中忽然遇之，非可力探。然非功力之深，終身必不遇此境也。古體，伯昂尤魔氣，就其才所近，可先讀阮亭所選古詩內昌黎詩讀之；然後上泝子美，下及子瞻，庶不至如游騎之無歸耳。

所跋「岐亭詩刻」，由尊已寄來一本。然吾書實不佳，伯昂譽之過矣。寄來「九經說」五部，望分送鮑雙五一部；其餘酌留，併待取者。

朝夕珍重！不具。

其二

新年想佳好。得十一月二十日書，知奉使諸事妥適，甚慰懷。聞今年大考在近，覬從此優擢，庶光門左矣。寄來「西平碑」甚佳，謝謝！族中事，向來辦理頗不當人意，頃已歸之五其，羣心洽矣；但愚爲此任怨耳。吳山尊所刻拙書尚未見，自嫌筆力軟弱特甚，那可上石？雅意又欲繼山尊所爲，是重暴其短矣。

自朱石君先生閱文不辨佳惡，只要人用書，成一種鈔撮之陋習，而夾帶之病彌深。今須救其弊，必限以盡不用書，固亦不可；但當以筆意，識趣爲主。若用書籍，則以貫穿「五經」「史」「漢」者爲上；專用一書者，雖佳亦必斥。此所以防夾帶也。衡文當又在即，故以斯告，想高識亦同此耶？

此數日間當又赴江寧，先作此書奉寄後，或再于鍾山作寄書耳。

【作者小傳】

姚鼐 字姬傳，一字夢穀。清桐城人，乾隆進士。散館主事，遷郎中，告歸

。主講鍾山書院。桐城自方苞、劉大櫞倡爲古文，而鼐繼之，選「古文辭類纂」以明義法，世因目爲「桐城派」，學者稱惜抱先生。有惜抱軒全集，九經說，三傳補注等書。

三 姚鼐給姪孫石甫書

昨得汝秋間書，知汝父子在廣平安。明歲館想仍舊耶？吾近平安，然精神終是乏竭。八

十老翁，辛苦執筆，以養一家之人，常若不給，豈不可傷耶？

汝所論吾文字，大體得之。汝所自爲詩文，但是寫得出耳，精實則未。然此不可急求，深讀久爲，自有悟入。若祇是如此，却祇在尋常境界。夫道德之精微，而觀聖人者不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間，舍此便無可窺尋矣。

聞汝欲刻編修公詩，廣州刻價稍易，得成最佳。其餘所著散碎，非大爲編輯，未易敘次，此非旦夕事矣。

吾今日連作數書，覺氣耗。略報，餘汝兄字詳之。

其二

作前書未發，得汝六月二十日從北寄來書，具悉近狀。所言「近時諸公，於學問邪正之辨不明，所其品論，殊非公當；」誠然。吾昨得「凌仲子集」閱之，其所論多謬，漫無可取；而當局者以私交入之儒林，此寧足以信後世哉？大家自當力爲其所當爲者，書成以待天下後世之公論，何必覘之於此一時哉？吾孤立於世，與今日所云漢學諸賢異趣。然近亦頗有知吾說之爲是者矣。渾潦既盡，正流必顯，此事理之必然者耳。至於文章之事，諸君亦未了解。凌仲子至以文選爲文家之正派，其可笑如此。汝所寄以舊稍有進步，然不能大愈。大抵文章之妙，在馳驟中有頓挫，頓挫處有馳驟。若但有馳驟，即成剽滑，非真馳驟也。更精心於古人求之，當有悟處耳。

今科桐城中四舉，而姚氏無一人，未知北榜何如耳。趙苗樓觀察所求甚表，俟稍遲爲

之。吾衰敝，作文頗難，精神佳時，或復執筆耳。彥容覓館不得，今只好爲薦一微比館；然亦尚未得也。五兒已與復兒等同船回家去，此行真是孟浪。吾力勸其努力學字，然彼天分既鈍，又懶用苦功，何由大進耶？

其三

近想汝平安。吾前月作一書付師古往廣東寄汝，不知與此書到孰先後也？趙觀察封公墓表，吾已撰寄之。秋間吾家中寧遠之孫，猶不爲寂寞。彥容頃得江浦微比之館，歲僅六十金，無可如何，祇得就之矣。吾精神殊不佳，留此度歲，亦不得已耳。

汝詩文今寄還，所評略如別紙。凡詩文事與禪家相似，須由悟入，非語言所能傳。然既悟後，則反觀昔人所論文章之事，極是明了也。欲悟亦無他法，熟讀精思而已。

吾此間僅堆兒一人隨朝夕，吾令復兒到家後即來此，想亦將至矣。中原紛紜多事，令人憂怛。茲略報，不盡。

其四

新年想汝平安。得去年十月寄書，略知消息。吾在此粗適。彥容得江浦教讀館，歲備百四十金，今暫回家省親。景衡署江都兩月餘，已謝事，而反有數千金之身累。蓋此邑兌漕例須賄累，而彼署事又值兵差也。近日州縣，豈易爲之官哉？笛樓太翁墓裏，去冬已寄去，併有書復之，想從兼七處送去，當已達矣。

汝所論近時人爲學之弊極是；然反其弊而實有所得，此未易言也。人各任其力量，功候

成就大小純駁，不可早定。得失之故，有人事亦若有天道焉，惟孜孜勉焉，以俟其不可耳。所運吾詩，大抵取正而不取變；然觀人之才，須正變兼論之，得其真境乃善。夫文章之事，欲能開新境；專於正者，其境易窮，而佳處易爲古人所掩。近人不知詩有正體，但讀後人集，體格卑卑，務求新而入纖俗，斯固可憎厭；而守正不知變者，則亦不免於隘也。「登科記」文，著筆嫌其太重。凡作古文，須知古人用意，冲澹處忌濃重，譬如舉萬鈞之鼎，如一鴻毛，乃文之佳境，有竭力之狀，則入俗矣。大抵古文深入難于詩，故古今作者少於詩人。然又有能文而不能詩者，此亦自由天分耳。

劉明東閉戶讀書，今年決不出作館，可謂有志。此間亦有一二欲讀書人才，皆不達明東；然亦視其後來究竟何如，今不能定也。

餘須面見，乃得盡其詳。茲略報，不具。

【作者小傳】 見前

#### 四 瞿式耜給孫昌文書

廿二日發錢雲以舟迎汝，正謂萬里尋親，早見親一日，則一日之快。屈指計日，廿七可到梧，梧上桂須十二日，則初十日準相聚矣。所以教汝平樂登陸者，蓋欲早到一二日也。詎知我命太窮，汝緣又薄，汝如此間關跋涉而來，竟安頓梧州，究不得尋祖母一見！

×省城自四月二十四滇兵一到，滿城沸然。因舊，經過郵兵之慘毒，人人不寒而慄，是

以有遷移遠避之事。若本意原不欲祖母遷移也；祇爲驚弓之鳥，防患未然，不得不且從衆，暫泊太墟。而豈知五月二十五之夜，忽發舊疾，痰壅喉間，當時遂不能言語。二十六早報知，吾即欲往看。又因溼焦不和，是日已下帖設席，與大衆議分任出兵之事，忍過一日。直至二十七早方出門渡江，行三十里，到太墟已正午時。祇見祖母面色通紅，流汗不止，而痰聲齶齶，眼雖看人，一總不認識矣。吾心欲裂，吾腸欲斷，祇望劉觀公疾馳一看，以決吉凶。直至更餘，觀公始到；一把脈即說絕板話：「不能施救矣！」投以一劑，果不得入喉。吾遂於牀前相伴一夕，至二十八卯刻竟以長逝！恰恰辰時爲「小暑」交節，過不得節也。痛哉！傷哉！

吾念祖母歸瞿門也，已四十二年。此四十年中，辛苦勤勞，自不待言。而丁丑至戊子，所歷之患難，所受之艱險，不知幾番！即在粵西來，如靖變，如×變，如兵變，以至去年之賊變，神魂魄俱以喪裂矣。慙留一線之氣，又備嘗諸病之苦。終年惟以兒孫掛心，每一念到家鄉，便哭倒眩仆。前見汝來之信，又悲又喜；喜則喜汝至孝至性，萬里尋親；悲則悲汝歷盡艱辛，每聆趙兄一言，則淚簌簌交頤，比速竟，則號淘大哭，直傷心腑矣。差人接汝，又整理衣服，措處盤纏，點心食物，無不周備，口口聲聲說道：「何不就上來？又住在梧州！」蓋惟願早見汝一刻之面，則親男親女，不啻俱相聚一堂矣。而其如天公之太刻，偏偏不少待耶！

吾自乙酉同祖母出門，於今五載。祇爲他有痼疾在身，萬水千山，音信難通，放心不



下，故勉帶之出來。究竟五年中，何嘗有一日開眉！由早至暮，無非懸念骨肉，思得早歸一見面耳。而天運不轉，年復一年，遂致畢命於此地，傷哉！猶幸虧汝一來，稍知家中兒女近況，即汝不得見面，而汝之來此，彼亦可以少慰懸懸。即長逝倉卒，猶得瞑目也！

知汝聞訃信，必痛極哀極，心肝欲裂。然汝之孝思，已上徹於穹蒼矣。汝祖母意中之事，吾悉已知之，汝但速速上來，伴我衰殘，俾獨之老身。或者天意尚不絕余，特賜汝來解我愁痛；又恐我悲痛之故，一病不起，或即以汝爲扶觀之人也！

汝到平樂、昭平，必開省中近耗，將無又起驚疑，而不知此虛驚，不必疑也。×雖踞全，而其勢頗弱，滇兵儘足辦之。目前不過爲主客參商，又因新興厭客之意，形之口角，無知將士遂有二十七水東之舉。而滇動忍不能遏，憤然欲思一逞。今幸其事已過，焦亦將始事之弁正法，滇亦且一面修好，一面整擗進兵爲戰守之計。昨地方雖偶爾遭殃，嗣此或無他慮矣。

吾身爲留守督師，不能擴土恢疆，早奏中興之績，而終年終月，日惟調停主客，俛動仰鎮，究竟地方不得免於傷殘，吾亦何顏復任此局！祇爲全州，是桂林門戶，留守粵西，而使門戶不完，終放不得手。故祇得忍氣吞聲，挨到恢復全州，便圖削髮披緇，作雲遊和尚，不復問人間世事矣！三十四年甲科，吃盡艱苦，所以報朝廷者不爲不盡；即如此結局，或亦千秋青史中所鄙夷而譏刺者乎！汝但爲老祖申明大義，告之同人，謂「如此不討便宜，不避危險之人，朝廷多尋得幾個，復中原，見孝陵，不患無日也！」

計汝今日應已到昭平，特發提塘劉佳楨迎汝。汝到平樂，或從水，或從陸，任從其便。若身子不自在，不如從水。或差一人先報我知可耳。

【作者小傳】 見前

## 五 陸九淵給姪孫濬書

家間遞至汝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進。如所謂「士論翕然征之」；所謂「公豈樂善，人無間言」；斯世何幸，乃有斯人耶？此人么麼姦宄，諂事權貴，陰爲讒慝，媒孽善類。自吾在朝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擢爲少司成，又進而爲大，負乘之醜海內宗之。今賢關之論，乃復如彼何耶？豈汝所交之士，皆不足以爲士？而所見之人，皆非其人耶？

「沈鷲」二字，史家多以稱人之長，關雎亦鷲，非惡辭也。向來家書中亦時有此等旨趣。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畏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安者甚多，已令汝尊後便逐一告汝。場屋得失有命，不足計；後生作文，却要是當。若祇如此，未可便道「時文不難辨」。安得不勤厥尊之處也？

新政雖未甚滿人意，且得輔道儲君者得人，甚有方略，誠如是，國本立矣。實宗社無疆之休，何幸如之！人至心靈，惟受蔽者失其靈耳。羣兒聚戲，袖少果實與之，見樵牧而與爲禮，見市井不逞與村農輪納者，遞入酒肆犒之，則稱頌贊美。士大夫即據此以爲評裁，可乎？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溼，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苟當無人，况賢關乎？在所以

召之者如何耳！

【作者小傳】

陸九淵

字子靜，宋令谿人。乾道進士。除教令所副定官。忤當路詔主管台

州崇道觀；遂還鄉。居貴溪之象山，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與朱熹會講鵝湖，論辯多不合。熹主道問學，九淵主專德性。熹好注經，九淵則謂一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脚。一故理學遂有朱、陸二派。光宗立，差知荆門軍；務以德化，民俗爲變。卒諡又安。有象山集、外集、語錄。

## 六 蘇軾給姪孫元老書

元老姪孫秀才：

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況此文義當作？但以日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

近來鬢鬢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爲親榮。老人僂仆海外，亦不恨也。

其二

姪孫元老秀才：

久不聞問，不識即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族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海船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

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若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

所要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觀看，住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

今有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閱與姪孫，切速爲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 〔作者小傳〕

蘇軾 字子瞻。宋眉山人。真祐中試禮部，歐陽修擢置第二，曰：「吾嘗避

此人出一頭地。一對策入三等。簽書鳳翔府判官，召直史館。熙寧中王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忤安石，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再徙知湖州，言者譴其詩語，以爲訕謗，逮赴臺獄，以黃州齊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旋移汝州。元祐中累官翰林學士兼侍讀，尋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召爲翰林承旨，歷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出知惠州。紹聖中，累貶瓊州別駕。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初卒於常州。諡又忠。軾與父洵、弟轍俱以文章名天下：世稱三蘇；以洵爲老蘇，軾爲大蘇，轍爲小蘇。有易傳，論語說，仇池筆記，東坡志林，東坡全集，東坡詞等。

## 卷五 給兄嫂弟妹

### 一 曾國藩給諸弟書

四位老弟足下：

九弟行程，計此時可以到家。自任邱發信之後，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勝懸懸！不知道上有甚艱險否？四弟、六弟院試，計此時應已有信，而相差久不見來，實深懸望。予身體較九弟京時一樣，總以耳鳴爲苦。問之吳竹如云：「只有靜養一法，非藥物所能爲力。」而應酬日繁，予又素性浮躁，何能著實靜養？擬搬進城內住，可省一半無謂之往還，現在尚未找得。

予時時自悔終未能洗滌自新。九弟歸去之後，予定剛日讀經，柔日讀史之法。讀經常懶散不沉著；讀「後漢書」，一現已丹筆點過八本，雖全不記憶，而較之去年讀「前漢書」，領會較深。九月十一日起，同課人議，每課一文一詩，即於本日申刻用白摺寫。予文詩極爲同課人所贊賞；然予於八股無實學，雖感諸君獎許之慙，實則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摺差來，可付課文數篇回家。予居家懶做考差工夫，即借此課以摩厲考具，或不至臨場窘迫耳。

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亦作竟日之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渠言有寶蘭泉者（塘，雲南人）見道極精當平實，實亦深知予者。彼此在尚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進城住，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倭良峯先生、寶蘭泉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得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予生平功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遂用慢火溫之，將愈煮煎不熟矣。以是，急思搬進城內，屏除一切，從事於克己之學。鏡海、良峯兩先生，亦勸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思常見者數人，如邵蕙西，吳子序、何子貞、陳岱雲

是也。蕙西嘗言「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我兩人頗有此風味。」故每見輒長談不捨。子序之爲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識見最大且精。嘗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語正與予病相合。蓋予所謂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何子貞與予講字極相合，謂我真知大源，斷不可暴棄。予嘗謂：「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即此道也。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字而優游自得，真力彌滿者，即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即禮之意也。」偶與子貞言及此，子貞深以爲然，謂渠生平得力，盡於此矣。陳岱雲與吾處處痛癢相關，此九弟所知者也。

寫至此，接到家書，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學，悵悵。然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強勉。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進德之學，難以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衛身莫大於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爲傳食之客，或爲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得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則由我作主。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

終不得科名哉？即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

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振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志在習字，亦不必盡廢他業；但每日習字工夫，斷不可不提起精神，隨時隨事，皆可觸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並騖，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切囑！切囑！千萬！千萬！此後寫信來，諸弟各有專守之業，務須寫明，且須詳問極言，長篇累牘，使我讀其手書，即可知其志向識見。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義。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賞之；有疑義，可以問我共析之。且書信既詳，則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樂何如乎？

子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餘，進益無多，每一念及，無地自容。嗣後我寫諸弟信，總用此格紙，弟宜存留，每年裝訂成冊，其中好處，萬不可忽略看過。諸弟寫信寄我，亦須用一色格紙，以便裝訂。

謝果堂先生出京後，來信并詩二首。先生年已六十餘，名望甚重，與予見面，輒彼此傾心，別後又奉奉不忘，想見老輩愛才之篤。茲將詩并予送詩附閱，傳播里中，使共知此老爲大君子也。

子有大銅尺一方，屢尋不得，九弟已帶歸否？頻年寄黃英白菜子，家中種之好否？在省時已買漆否？漆匠果用何人，信來并祈詳示。

兄國藩手具。

其二

十月二十一接九弟在長沙所發信，內途中日記六葉，外藥子一包。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書，欣悉以慰。自九弟出京後，余無日不憂慮，誠恐道路變故多端，難以臆測。及讀來書，果不出吾所料，千辛萬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鄭伴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實不勝感激。在長沙時，曾未道及彭山岷，何也？又爲祖母買皮襖，極好！極好！可以補吾之過矣。

觀四弟來信甚詳，其發奮自勵之志，溢於行間；然必欲找館出外，此何意也？不過謂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擱，不如出外較清淨耳。然出外從師，則無甚耽擱，若出外教書，其耽擱更甚於家塾矣。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數奇，余亦以爲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爲天地之宗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



極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已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

蓋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祇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爲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然則既自名爲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已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條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謂本末之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窮其理也。如事親定省，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却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齋坐尸以敬身之禮，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省物也；切己體察窮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謂誠意者，即其所知者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

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峯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表冊，一日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蓋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即時克治，而著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茲將艮峯先生日課鈔三葉，付歸與諸兄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峯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馮樹堂與余同日記起，亦有日課冊。樹堂極爲虛心，愛我如兄，敬拔如師，將來必有所成。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本欲鈔余日課冊付諸弟閱，因今日鏡海先生來，要將本子帶回去，故不及鈔。十一月有摺差，準鈔幾葉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峯之懇側，令人對之肅然；吳竹如，竇蘭泉之精義，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吳子序、邵蕙西之談經，深思明辨；何子貞之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談詩，尤最符契。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茲鈔二葉付回與諸弟閱。馮樹堂、陳岱雲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鏡海先生，吾雖未嘗執贄請業，而心已師之矣。

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與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人固各有性情也。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新。思從前與小珊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門謝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談，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盡釋矣。

其三

諸位老弟足下：

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發家信。四弟之信三葉，語語平實，責我待人不恕，其爲切當。謂「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却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閱兄之書，疑弟輩蠱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視如仇讎，因劉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而劉大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

至於家塾讀書之說，我亦知其甚難，曾於九弟面談及數十次矣。但四弟前次來書，言欲找館出外教書，兄意教館之荒功誤事，較之家塾爲尤甚，與其出而教館，不如靜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師益友，則我境之所謂明師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籌之矣。惟汪覺庵師及歐陽滄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爲可師者。然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

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有大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嘗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澧濱不可以讀書。」為損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從覺庵師遊，則千萬聽兄囑咐；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二到覺庵師處受業，其束修今年謹其錢十挂，兄於八月準付回，不致累及家中。非不欲從豐，實不能耳。兄所最慮者，同學之人無志嬉遊，端節以後放散不事事，恐弟與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與季弟今年從覺庵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可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即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欲求長進難矣。

此以上答四弟信之大略也。

六弟之信，乃一篇絕妙古文，排冪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論古文總須有倔強不馴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兩人相視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技妙筆。往日見弟文，亦無大奇特者，今觀此信，然後知吾弟真不羈才也！歡喜無極！歡喜無極！凡人有所志而力不能為者，吾弟皆可為之矣。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闊然尚綱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虛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當視為良友藥石

之言。信中又有「荒蕪已久，甚無紀律」二語，此甚不是。臣子於君親，但當稱揚善美，不可道及過錯，但當論親於道，不可疵議細節。兄從前常犯此大惡；但尚是腹非，未曾形之筆墨。如今思之不孝孰大乎是？常與陽牧雲井九弟言及之——以後願與諸弟痛懲此大罪。六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父親前磕頭，并代我磕頭請罪。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做情，衆口鑠金，何從辨起？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有天定，雖惜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縈懷耳。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日十餘頁」云云。說到此處，兄不勝悔恨。恨年歲不曾用功，如今雖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導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誤難矣。

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駕；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據名物爲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作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

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載。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別無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此亦僅爲有大志者言之。若夫爲科名之學，則要讀「四書」文，讀試帖律賦，頭緒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質較低，必須爲科名之學，六弟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但當守一「耐」字訣耳。觀來信言讀「禮記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

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日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故近日以來，意頗疎散。計今年若可得一差，能還一切舊債，則將歸田養親，不復戀戀於利祿矣。盡識幾字，不敢爲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復有忘於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爲要；

我所以無大志願者，恐用心太過，足以疲神也。諸弟亦須時時以保身爲念，無忽！無忽！來信又駁我前書，謂「必須博雅有才而後可明理有用」，所見極是。况前書之意，蓋以躬行爲重，即「子夏賢易色」章之意，以爲博雅者不足貴，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論過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爲「不博雅多聞，安能明理有用？」立論極精。但弟須力行之，不可徒與兄辨駁見長耳。

來信又言：「四弟與季弟從遊覺庵師，六弟、九弟仍來京中，或肄業城南」云云。見之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其情如孤雁之求曾也，自九弟辛丑秋思歸，兄百計挽留，九弟當能言之。及至去秋，決計南歸，兄實無可如何，祇得聽其自便。若九弟今年復來，則一歲之內，忽去忽來，不特堂上諸大人不肯，即旁觀亦且笑我兄弟輕舉妄動。且兩弟同來途費須得八十金，此時實難措辦。弟云「能自爲計」，則兄竊不信。曹西垣去冬已到京，郭雲仙明年始起程，目下亦無好伴。惟城南肄業之說，則甚爲得計。兄於二月間準付銀念兩至金竺度家，以爲六弟、九弟省城讀書之用。竺度於二月起身南旋，其銀四月初可到，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省肄業。省城中兄相好的如郭雲仙、凌笛舟、孫芝房，皆在別處坐書院；賀蔗農、俞岱青、陳堯農、陳慶覃諸先生，皆官場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惟聞有丁君者，名敘忠，號秩臣，長沙廩生，學問切實，踐履篤誠，兄雖未曾見面，而稔知其可師。凡與我相好者，皆極力稱道丁君。兩弟到省，先到城南住齋，立即去拜丁君，託陳季牧爲介紹，執贄受業。凡人必有師，若無師，則嚴憚之心不生。既以丁君爲師，此外擇友，則慎之又慎！昌黎曰：「善不吾

與，吾強與之附；不善不吾惡，吾強與之拒。」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來信以進京爲上策，以肄業城南爲次策，兄非不欲從上策，因九弟去來太遠，不好寫信稟堂上，不特九弟形迹矛盾，即我稟堂上亦必自相矛盾也。又目下甚難辦途費。六弟言「能自爲計」，亦未歷甘苦之言耳。若我今年能得一差，則兩弟今冬與朱嘯山同來甚好，目前且從次策。如六弟不以爲然，則再寫信來商議可也。

此答六弟信之大略也。

九弟之信，寫家事詳細，惜話說太短。兄則每每太長。以後裁長補短爲妙。堯階若有大事：諸弟隨去一人替他。天。收雲接我長信，何以全無回信，毋乃嫌我話太直乎？九弟總須立志讀書，季弟一切皆須聽兄話。

此次摺弁走甚急，不暇鈔日記本。餘容後告。

其四

六弟、九弟左右：

三月八日接到兩弟二月十五所發信。信面載「第二號」，則知第一號信未到；比去提塘追索，渠云「並未到京，恐尚在省未發也。」以後信宜交提塘掛號，不宜交摺差弁，反致差錯。來書言「自去年五月至十二月，計共發信七八次」；兄到京後，家人僅檢出二次，一係五月二十二日發，一係四月十六日發，其餘皆不見。遠信難達，往往似此。臘月信有「糊塗」一字樣亦情之不能禁者。蓋望眼欲穿之時，疑信雜生，怨怒交至，惟骨肉之情愈摯，則望



之愈殷，望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圍牆，望好音如萬金之獲，聞謠言如風聲鶴唳；又加以堂上之懸思，重以嚴寒之逼人；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詈者，情之至也。然爲兄者觀此二字，則雖曲諒其情，亦不能不責之，非責其情，責其字句之不檢點耳，何芥蒂之有哉？至於回京時有摺弁南還，則兄實不知，當到家之際，門幾如市，諸務繁劇，吾弟可想而知。兄意謂家中接榜後再發一信，則萬事可以放心矣，豈尚有懸掛者哉？來書辨論詳明，兄今不復辨，蓋彼此之心雖隔萬里，而赤誠不啻目見，本無纖毫之疑，何必因二字而多費唇舌？以後來信，萬萬不必提起可也。

所寄銀兩，以四百爲餽贈戚族之用，來書云：「非有未經審量之處，即似稍有近名之心。」此二語推動入微，兄不能不內省者也。又云：「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抑逆知家中必不爲此慷慨，而姑爲是言。」斯二語者，母亦擬阿兄於不倫乎？兄雖不肖，亦何至鄙且奸至於如此之甚？所以爲此者，蓋族戚中有斷不可不一援手之人，而其餘則牽連而及。兄已亥年至外家，見大舅陶穴而居，種菜而食，爲惻然者久之。通十舅送我，謂曰：「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做燒火夫也。」南五舅送至長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婦來京。」余曰：「京城苦，舅勿來。」舅曰：「然。然吾終尋汝任所也。」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飢寒之況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則大舅、五舅又能沾我輩之餘潤乎？十舅雖死，兄意猶當卹其妻子，且從俗爲之延僧，如所謂「道場」者以慰逝者之魂，而盡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爲可乎？蘭姊、蕙妹家運皆舛，兄好爲識微之妄談，蘭姊猶可支

撐，蕙妹再過數年則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愛，縱彼無缺望，吾能不視如一家一身乎？歐陽滄溟先坐，夙債甚多，其家之苦況，又有非吾家可比者，故其母喪不能稍隆厥禮。岳母送余時，亦涕泣而道。兄贈之獨豐，則猶徇世俗之見也。楚善叔爲債主壓迫，搶地無門，二伯祖母爲余泣言之；又泣告子植曰：「八兒夜來淚注地，濕圍徑五尺也。」而田貨於我家，價既不昂，事又多磨；嘗貽書於我備陳吞聲飲泣之狀。此子植所親見，兄弟嘗歎歎久之。丹閣叔與寶田表叔昔與同硯席十年，豈意今日雲泥隔絕至此？知其窘迫難堪之時，必有飲恨於「實命之不猶」者矣。丹閣叔戊戌年曾以錢八千賀我，賢弟諒其景況，豈易辦八千者乎？以爲喜極，固可感也；以爲釣餌，則以可憐也。任尊叔見我得官，其歡喜出於至誠，亦可思也。竟希公一項，當甲午年抽公項三十二千爲賀禮，渠兩房頗不悅。祖父曰：「待藩孫得官，第一件先復竟希公項。」此語言之已熟，特各堂叔不敢反唇相譏耳。同爲竟希公之嗣而菀枯懸殊若此，設造物者一旦移其菀於彼二房，而移其枯於我房，則無論六百，即六兩亦安可得耶？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婦孤兒，槁餓無策，我家不拯之，則孰拯之者？我家少八兩，未必逆爲債戶壓取，渠得八兩，則舉室回春，賢弟試設身處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彭王姑，待我甚辱，晚年家貧，見我輒泣，茲王姑已歿，故贈宜仁王姑丈，亦不忍以死視王姑之意也。騰七、則姑之子，與我同孩提長養；各舅祖則推祖母之愛而及也；彭舅曾祖則推祖父之愛而及也；陳本七，鄧升六二先生，則因覺庵師而牽連及之者也。其餘餽贈之人，非實有不忍於心者，則皆因人而及，非敢有意討好，沽名釣譽。又安敢以己之豪爽，形祖父之刻畫，爲此

奸鄙之心、之行也哉，諸弟生我十年以後，見諸戚族家皆窮，而我家尚好，以爲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與我家同盛者也。兄悉見其盛時氣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則大難爲情矣。

凡盛衰，在氣象；氣象盛則雖饑亦樂，氣象衰則雖飽亦憂。今我家方今盛之時，而賢弟以區區數百金爲極少，不足比數，設以賢弟處楚善、寬五之地，或處葛、熊二家之地，賢弟能一日以安乎？凡遇之豐壽順舛有數存焉，雖聖人不能自爲主張。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處楚善、寬五之境。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於我，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之處舛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非果厚也，以爲較之尤舛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謂「境地須看不如我者」，此之謂也。來書有「區區千金」四字，其母乃不知天之已厚於我兄弟乎？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剝也者，復之幾也，君子以爲善可也。夫也者，姤之漸也，君子以爲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則由吝以趨於凶；既凶矣，則由悔以趨於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既得，而吝與凶隨之矣。衆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豈若是不公乎？今吾家椿萱重慶，兄弟無故，京師無比美者，亦可謂至萬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齋」，蓋求缺於他事，而求全於堂上，此則區區之至願也。家中舊債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辦，諸弟所需不能一給，亦求缺陷之義也。內人不明此意，時時欲置辦衣物，兄亦時時教之，今幸未全備。待其全時則吝與凶隨之矣，此最可畏者也。賢弟夫婦訴怨於房閨之間，

此是缺陷。吾弟當思所以彌其缺，而不可盡給其求，蓋盡給則漸幾於全矣。吾弟聰明絕人，將來見道有得，必且題余之言也。

至於家中欠債，則兄實有不盡知者。去年二月十六接父親正月四日手諭，中云「年事一切，銀錢數數用有餘，上年所借頭息錢，均已完清，家中極爲順遂，故不窘迫。」父親所言如此，兄亦不甚了了，不知所究竟係何項，未完尚有何項。兄所知者，僅江孝七外祖百兩，朱嵐暄五十兩而已，其餘，如未陽本家之帳，則兄由京寄還，不與家中相于。甲午冬借添梓坪錢五十千，尚不知何還法，正擬此次稟問祖父。此外帳目，兄實不知，下次信來，務望詳開一單，使兄得漸次籌畫。如弟所云「家中欠債千餘金，若兄早知之，亦斷不肯以四百贈人矣。」如今信去已閱三月，餽贈族戚之語，不知鄉黨已傳播否？若已傳播而實不至，則祖父受嗇吝之名，我加一信，亦難免「二三其德」之誦，此兄讀兩弟來書所謂「躊躇而無策」者也。茲特呈堂上一稟，依九弟之言書之，謂朱嘯山曾受恬處二百落空，非初意所料，其饋贈之項，聽祖父、叔父裁奪，或以二百爲贈，或每人減半亦可，或家中十分窘迫，即不贈亦可，戚族來者，家中即以此信示之，庶不悖於「過則歸己」之義，賢弟觀之，以爲何如也？若祖父，叔父以前信爲是，慨然贈之，則此稟不必付歸，兄另有安信付去，恐堂上慷慨持贈，反因接吾書而尼沮。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則計較多而出納多而出納吝矣，私心生，則好惡偏而輕重乖矣。使家中慷慨樂與，則慎無以吾書生堂上之轉念也。使堂上無轉念，則此舉也，阿兄發之，堂上成之，無

論其爲是爲非，諸弟置之不論可耳。向使去年得雲、貴、廣西等省若差，並無一錢寄家，家中亦不能責我也。

九弟來書，楷法佳妙，余愛之不忍釋手。起筆收筆皆藏鋒，無一筆撒手亂丟，所謂「有往皆復」一也。想與陳季牧講究，彼此各有心得，可喜！可喜！然吾所教爾者尚有二事焉：一曰換筆。古人每筆中間，心爲一換，如繩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換則第二股在上。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筆尖之著紙者，僅少許耳。此少許者，吾當作四方鐵筆，用起處，東方在左，西方向右矣。一換則東方向右東。筆尖無所謂方也，我心中常覺其方，一換而東，再換而北，三換而西，則筆尖四面有鋒，不僅一面相向矣。二曰結字有法。結字之法無窮，但求胸有成竹耳。六弟之信，文筆拗而勁，九弟文筆婉而達，將來皆必有成；但目下不知各看何書，萬不可徒看攷墨卷，汨沒性靈。每日習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讀背誦之書不必多，十葉可耳。看涉獵之書不必多，亦十葉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換他部，此萬萬不易之道，阿兄數千里外教爾，僅此一語耳。雖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仰，惜不能會面暢談。余近來讀書無所得，酬應之繁日不暇給，實實可厭。惟古文各體詩，自覺有進境，將來此事當有成就，恨當世無韓愈、王安石一流人與我相質證耳。賢弟亦宜趁此時學爲詩古文，無論是否，且試拈筆爲之。及今不作，將來長愈怕醜而不爲矣。每月六課，不必其定作時文也，古文詩賦四六，無所不作。行之有常，將來百川分流，同歸於海，則通一藝即通衆藝，通於藝即通於道，初不分而二之也。此論雖太高，然不能不爲諸弟言之。使知大本大原，則心有定向，

而不知數搖搖無着。雖當其應試之時，全無得失之見亂其意中，即其用力舉業之時，亦於正業不相妨礙。諸弟試靜心領略，亦可徐徐會悟也。

外附錄「五箴」一首，「養身要言」一紙，「求缺齋課程」一紙。詩文不暇錄，惟諒之！

### 五箴 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與！作「五箴」以自創云。

###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吾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尚活，永矢勿諉！

###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鬲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罪昭昭。

###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攝，誰教余悔？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聞言送日，亦擾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途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實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洎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之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曰爲物牽；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養身要言

一陽初動處，萬物始生時，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右仁，所以養肝也。

內而整齊思慮，外而敬慎威儀，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右禮，所以養心也。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作事有恆，容止有定。

右信，所以養脾也。

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順。

右義，所以養肺也。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

右智，所以養腎也。

求缺齋課程

讀熟讀書十葉

看應看書十葉

習字一百

數息百八

記過隙影（即日記）

記茶餘偶談（一則）

右每日課

逢三日寫回信

逢八日作詩古文一藝

右月課

熟讀書

易經

詩經

史記

明史

屈子

莊子

杜詩

韓文

應看書

不具載



其五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

正月初十日發第一號家信，二月初八日發第二號家信——報升任禮部侍郎之喜，二十六日發第三號信，皆由摺差帶寄。三月初一日，由常德太守喬心農處寄第四號信，計託帶銀七十兩，高麗參十餘兩，鹿膠二斤，一品頂帶三枚，補服五付等件。渠由山西迂道轉至湖南，大約須五月底午前後，乃可到長沙。予尚有寄蘭姐，蕙妹及四位弟婦江綢棉外褂各一件，做照去年寄呈母親、叔母之樣，前喬心農太守行時，不能多帶，茲因陳竹伯新放廣西左江道，可於四月出京，擬即託渠帶回。澄弟「岳陽樓記」，亦即託竹伯帶回家中。

二月初四澄弟所發之信，三月十八接到；正月十六七之信，則至今未接到。據二月四日書云「前信著劉一送至省城，共二封，因歐陽家、鄧呈階、曾廚子各有信」云云。不知兩次摺弁，何以未見帶到。溫弟在省時，曾發一書與我，到家後未見一書，想亦在正月一封之中。此書遺失，我心終耿耿也。溫弟在省所發書，因聞澄弟之計，而我不為揭破，一時氣忿，故語多激切不平之詞。予正月復溫弟一書，將前後所聞溫弟之行，不得已稟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稟告，而誤用詭計之故，一概揭破。溫弟驟看此書，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間，一言欺詐，終不可久，盡行揭破，雖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終能相諒。現在澄弟來書，言「溫弟鼎力辦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辭勞，又耐得煩」云云；我聞之歡喜之至，感激之至。溫弟天分高，若能改去蕩佚一路，步入勤儉一邊，則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我待

溫弟，似乎近於嚴刻；然自問此心，尚覺無愧於兄弟者，蓋說焉：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辱於妻子而薄於兄弟，私肥於一家，而刻薄於親戚族黨。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爲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此時事奉高堂，每年僅寄些須，以爲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窮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許，以盡吾區區之意。蓋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豐，與其獨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並恨堂上，何如分潤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欽敬乎？將來若作外官，祿入較豐，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蓄積銀錢爲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食；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祿入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也。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習勞守樸，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寓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穿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婦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闔均分，我所辦之書籍，則存貯「利見齋」中，兄弟及後輩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斷不別存一物，以爲宦囊，一絲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溫弟不能深諒我之心，故將我終

身大規模，告與諸弟，惟諸弟體察而深思焉！

去年所寄親戚各項，不知果照單分送否？杜蘭溪爲我買「皇清經解」，不知植弟已由省城搬至家中否？京寓一切平安，紀澤「書經」讀至「阿命」；二兒甚肥大。易南谷開復原官，來京引見。聞左青士亦開復矣。同鄉官京中者，諸皆如常。

餘不一一。

兄國藩手草。

沅弟左右：

其六

鄂署「五福堂」有回祿之災，幸人口無恙，上房無恙，受驚已不小矣。其屋係板壁紙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說打雜人役失火，固不可疑會匪之毒謀，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細。若大驚小怪，胡想亂猜，生出多少枝葉，仇家轉得傳播以爲快；惟有處處泰然，行所無事。申甫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星岡公所謂「有福之人，善退財」；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

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做，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爲禮，以不怨，不尤爲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恆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

立工夫。秦疏公憤，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做惕，似可學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後痛下鍼砭，必有大進。「立達」二字，吾於己未年曾寫於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強，但於能達處尚欠體驗，於不怨尤處尚難強制。吾信中言，皆隨時指點，勸弟強制也。趙廣漢本漢之賢臣，因星變而劾魏相，後乃身當其災，可謂殷鑒，默存一「悔」字，無事不可挽回也。

其七

澄、沅兩弟左右：

屢接弟書，并閱弟給紀澤等論帖，具悉一切。兄以八月十三日出省，十月十五日歸署，在外忽忽，未得常寄函與弟，深以爲歉。小澄弟子，岳松入學，是家中近日可慶之事。沅弟夫婦病而速痊，亦屬可慰。

吾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曾以養生六事勗兒輩：一曰飯後千步；一曰將睡洗脚；一曰胸無惱怒；一曰靜坐有常時；一曰習射有常時——射足以習威儀、強筋力，子弟宜多習；一曰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此皆聞諸老人，累試毫無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諸姪試行之。又曾以爲學四事勗兒輩：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蓋閱歷一生，而深知之、

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諸姪力行之。養生與力學，二者兼營并進，則志強，而身亦不弱，或是家中振興之象。兩弟如以爲然，望以此教誡子姪。要。

兄在外兩月有餘，應酬極繁，眩暈疝氣等症，幸未復發，腳腫亦愈。惟目蒙日甚，小便太多，衰老相逼，時勢當然，無足異也。

〔作者小傳〕 見前

## 二 盧文弨給弟文韶書

愚碌碌在外，不能事二人，以與吾弟相聚。前以弟年尚幼，故未嘗有書與吾弟，今弟已十有五年矣，離幼志而即成人，在此時也。吾弟兄祇二人，比聞吾弟年來多病，殊爲憂念。今年已長，當能自調攝。念吾房恆不利於長子，其成立者每在於次。今吾年三十三，尚無子嗣，雖竊祿於朝，曾不能備吾父母一日之膳，深疚隱痛，難以言喻。又近時頗覺志氣頹靡，不能自振，鬚髮早已有數莖白者。承先啓後之事，茫無端緒，且慚且懼。吾少時惟情直慧，不耐委曲，又讀書不多，益友亦少。至今不能究求義理之精微，補我之闕，緘我之非，誠不能無望於吾弟。吾意中所欲言者，亦不可不爲吾弟盡也。

我高曾以上，世有隱德，年代久遠，雖無從詳悉其行事，然觀其所以命字者，不取美稱，而顧以庸以采自號，則其行蓋可想而知矣。昔者吾高祖行之第六房無子，其妾懼或利其貲財而求爲嗣也，乃詐取他人之子子之。後吾宗人知之，相率爲文以告於祖，明其爲異姓

也，不許與吾宗齒，懼潰姓也。然聽其妻子之，而不更爲立後。示皆不利其所有也。處置如此，可不謂仁至而義盡乎？

吾祖少即喪吾曾祖，家徒壁立，不忍見寡母之勞瘁，獨自走四方，辛勤節奇，盡贖歸祖遺之產。無所師授，而能自力於學，精於歌詩。所交皆當世知名之士。讀書得鍾、主楷法，兼家中，尚藏有習字紙一大籠，朱墨重迭，大小交互。其學勤如此，吾少時無知識，以爲廢紙無用而焚之，使吾弟不及見，大恨事也！吾祖嘗從人借銀若干；其人之出也微，執禮於吾祖甚恭，後復折券棄負。吾祖既貧不能償，感其意，署券尾以示子孫，今其人之子亦登甲科而爲縣令矣。吾雖不與其人深交，然未嘗於人前言其所出也，樂、卻、胥、原、降在阜隸，白屋之子，多出公卿，天下事寧有常哉？況有德於吾祖者哉？吾鄉一輕薄子，在京曾以此事見質，吾謝小知。此語若出自吾家，無論非忠厚之道，亦甚違吾祖之意也。

父親績學工文，屢困場屋。然世間得一任人易，得一通人難，彼徒富貴者其奚足羨也！吾生時，正值家中匱乏之際，四五歲時，祖父每親撫養之。稍長，於猥賤之事，無所不爲，嘗糴得官米，吾晚從學堂歸，恆自舂也。薪有數等，惟莊柴易斫，若松柴栗柴難斫，吾爲之，故知也。晨起，溫宿粥一甌，食之進學堂。歸家午飯，或值未炊，即爲佐炊。夏間則日昃又歸家飯，乞糕鋪湯一盃，取餘飯和之以食。物有定價者，常至市買之。此皆吾所甘爲。獨意有所甚苦者二：緩債與取稅而已。蓋吾素不工於語言，故惟此二事爲難能也。父親處館於外，不能自教子。吾時讀書，不知門徑所從入，好鈔書，亦非世間希見之本，徒費日力於

此，而不知務乎其所當務也。吾將來雖得富貴，亦必念夙昔艱難，不敢稍自佚樂。況不能養吾父母，而吾顧忍持梁而刺肥乎？曳絲而履縞乎？

辛酉來京師，行裝蕭然，短褐不完，書籍亦不能攜。初時借金氏書以讀，此時金氏兄弟外任者，分攜書卷以出，遂無處可借；又無錢以買書。及今熟讀強記，亦恐不能堅牢，況并此無之耶？吾弟當知得書之難，則家中所有零篇斷簡，皆當寶之，此皆吾祖手所置者。好學人不必整齊書，方始可看可讀也。吾舊時妄自期許，若得志必先明恤宗黨之窮者，今即二親尚不能盡菽水之養，又何能及他人？又何能辦他事？諺云：「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吾之在此，豈遂爲北平始遷之祖乎？要必歸於杭州矣。

吾弟不日即有家室之事，住屋太少，又棄其半，何以相容？棄之其易，得之甚難，今日欲如吾祖之贖歸祖產，豈易言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又曰：「我躬不閱，遑恤吾後。」此二言者，吾弟奚志哉！

吾宗衰微已甚，并黃口兒計之，亦不過三十餘人。其中年而無子嗣及貧不能娶者，又往往而是。吾力雖不足以振之，而愛護之惟恐其有傷，固情之不能自己焉也。人安得盡大聖大賢，孟子謂不中不才，亦宜養之而不宜棄之也。人至清則無徒，假如吾家有慶弔大事，宗族親黨，咸懷嫌怨，至者殊寥寥，其何以備禮而達情乎？自天子以下，皆當合歡心以祀其先，寧云愚不肖者，其歡心可不必得也？則敬宗睦族之義，乃吾所重望於吾弟者也。人不可不自立，祖父之賢，不可恃也，所謂甘棠猶愛之，況其子者？固由德之入人者深，亦當由于弟之

不肖未甚，或其時世風猶厚，故不忍於遽背也。

吾家宇安，族之正人，予舊亦其受飲食教誨之德。族子弟有干犯者，非不能告官懲治也，而不爲，但擯斥之而已，卒亦未嘗不復之也。今宇安死未幾，而其子不肖，人亦何暇念其父哉？天下好者難見，醜者易見，亦其勢然也，可無懼乎？蘇洵作族譜引言其族之俗昔美而今不美也，然未嘗斥言其人，則言者無傷於忠厚，而見者足以爲鑑戒。至於死者之失，既不可以追改，而吾明言其人，直書其事，獨不慮傷孝子慈孫之意耶？吾弟異日，戒之慎之一如近日互爭墳地一事，可以見今昔之異矣。睿符公能以其地讓人，然不與欲得其地者而獨與宇安，則非爲勢屈可知也。今一則不能保其父之所有而轉售，一則必欲奪其父之所予以自利，其將謂宋之禍，宣公成之乎？可慨也已！

吾與弟相隔三千里，會面不知何時，胸中所欲言，猶恨其不能盡也。意緒雖多，總之積德培福爲本。德者何？忠厚是也，前人之可法者多矣，吾所言十之一二而已，然可類推也。吾事多，不能常寄信，吾與他入，固不若是之煩言也，弟其思吾意！

【作者小傳】

盧文弨

字召弓

，號磯漁

，又號抱經

。清餘姚人

。乾隆進士

。官至侍讀學士

。

乞養歸。好校書，歸田後主講書院二十餘年，孳孳無怠。所刊一抱經堂彙刻一書十

五種，最稱精密。又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摘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自著有儀禮注疏詳校，廣雅注，鍾山札記，龍城札記，抱經堂文集。並傳於世。

### 三 哀枚給弟香亭書



阿通年十七矣，飽食煖衣，讀書懶惰，欲其知考試之難，故命考上元以勞苦之，非望其入學也。如果入學，使入江寧籍貫，祖宗邱墓之鄉，一旦捐棄，揆之齊太公五世葬周之義，於我心有戚戚焉。兩兒俱不與金陵人聯姻，正爲此也。不料此地諸生，竟以冒籍控官。我不以爲怨，而以爲德。何也？以其實獲我心故也。不料弟與舒亭大爲不平，引成例千言，赴訴於縣。我以爲真客氣也。

夫才不才者本也，考不考者末也。兒果才，則試金陵可，試武林可，即不試亦可。兒果不才，則試金陵不可，試武林不可，必不試廢業而后可。爲父兄者，不教以讀書學文，而徒與他人爭閒氣，何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哉！「知子莫若父」，阿通文理粗浮，與「秀才」二字，相離尚遠。若以爲此地文風，不如杭州，容易入學；此之謂「不與齊楚爭強，而甘與江芴競伯」，何其薄待兒孫，詒謀之可鄙哉！子路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非貪爵祿榮耀也。李鶴峯中丞之女葉夫人慰兒落第詩云：「當年蓬矢桑弧意，豈爲科名始讀書？」大哉言乎！閨閣中有此見解，今之士大夫都應羞死。要知此理不明，難得科名作高官，必至誤國誤民，并誤其身而后已。無基而厚墉，雖高必顛；非所以愛之，實所以害之也。然而人所處之境，亦復不同，有不得不求科名者，如我與弟是也。家無立錫，不得科名，則此身衣食無着。陶淵明云：「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非得已也。」有可以不求科名者，如阿通、阿長是也，我弟兄遭逢盛世，清俸之餘，薄有田產，兒輩可以度日，倘能安分守己，無險情替行，如馬少游所云「騎款段馬，作鄉黨之善人」；是即吾家之佳子弟，老夫死亦瞑目矣。

尚何敢妄有所希冀哉？

不特此也。我閱歷人世七十年，嘗見天下多冤枉事；有剛悍之才，不爲丈夫而偏作婦人者；有柔懦之性，不爲女子而偏作丈夫者；有不才不過工匠、農夫，而枉作上大夫者；有其才可以爲上大夫，而屈作工匠、村農者。偶然遭際，遂戕賊杞柳以爲栝栢，殊可浩歎！「中庸」先言「率性之謂道」，再言「修道之謂教」；蓋言性之所無，雖教亦無益也。孔、孟深明此理，故孔教伯魚不過學詩學禮，義方之訓，輕描淡寫，流水行雲，絕無督責。倘使當時不趨庭、不獨立，或伯魚謬對以詩禮之已學，或藐應父命，退而不學詩、不學禮，夫子竟聽其言而信其行耶？不視其所以察其所安耶？何嚴於他人，而寬於兒子耶？至孟子則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且以責善爲不祥。似乎孟子之子，尚不如伯魚，故不屑教誨，致傷和氣，被公孫丑一問，不得不推詞相答。而至今卒不知孟子之子爲何人，豈非聖賢不甚望子之明效大驗哉？善乎北齊顏之推曰：「子孫者不過天地間一蒼生耳，與我何與，而世人過於寶惜愛護之。」此真互人之見，不可不知。

有門下士，因阿通不考爲我快快者；又有爲我再三畫策者。余笑而應之，曰「許由能讓天下，而其家人猶愛惜其皮冠；鷦鷯愁鳳凰無處棲宿，爲謀一瓦縫以居之。諸公愛我，何以異茲？韓、柳、歐、蘇、誰能靠兒孫俎豆者？箕疇五福，兒孫不與焉。」附及之以解弟與行亭之惑。

【作者小傳】

袁枚

字子才，號鬪齋。清錢塘人。乾隆初，試鴻博報罷，旋成進士。改庶

吉士，出知溧水、江浦、沐陽、江寧等縣，並著能聲。年甫四十卽辭歸，作於江寧小蒼山下，曰「隨園」，以吟咏著作爲樂，學者稱隨園先生。爲詩主性靈，務從其中力所至；古文駢體，亦縱橫跌宕。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等書。

#### 四 鄭燮給弟墨書

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爲賊獲、爲婢妾、爲與臺阜隸，窘窮迫逼，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卽自賊獲、婢妾、與臺阜隸來也，一旦奮發有爲，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貴者矣，有及其子孫而富貴者矣。王侯將相豈有種乎？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魄貴冑，借祖宗以欺人，遠先代而自大，輒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漢，我何人也，反在泥塗，天道不可遇，人事不可問。」嗟乎！不知此正所謂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禍淫，彼善而富貴，爾淫而貧賤，理也，庸何傷？天道循環倚伏，彼祖宗貧賤，今當富貴，爾祖宗富貴，今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卽在其中矣。

愚兄爲秀才時，檢家中舊書篋，得前代家奴契券，卽於燈下焚去，并不返諸其人，恐明與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惡。自我用人，從不書券，合則留，不合則去，何苦存此一紙，使吾後世子孫，借爲口實，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爲人處，卽是爲己處。若事預留把柄，使入其網羅，無能逃脫，其窮愈速，其禍卽來，其子孫卽有不可問之事，不可測之憂。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別人一點，直是算盡自家耳，可哀可歎。吾弟識之！

江雨初晴，宿烟收盡，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暉。而又嬌鳥喚人，微風疊浪，吳楚諸山，青蔥明秀，幾欲渡江而來。此時坐水閣上，烹龍鳳茶，燒夾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間仙境也！

嗟乎！爲文者不當如是乎？一種新鮮秀活之氣，宜場屋，利科名。即其人富貴福澤享用，自從容，無棘刺。王逸少、虞世南書字字馨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詩人李白仙品也，王維貴品也，杜牧雋品也，維、牧皆得大名，歸老輞川，車馬之客，日造門下。維之弟有緡，牧之子有荀鶴，又復表表後人。惟太白長流夜郎；然其走馬上金鑿，御手調羹，貴妃侍硯，與崔宗之著宮錦袍，遊逸江上，望之如神仙，過揚州未匝月，用朝廷金錢三十六萬，凡失路名流，落魄公子，皆厚贈之，此其際遇何如哉！正不得以夜郎爲太白病。先朝董思白，我朝韓菼廬，皆以鮮秀之筆，作爲制藝，取重當時。思翁猶是慶曆規模，菼廬則一掃從前橫斜疎放，愈不整齊，愈覺妍妙，二公并以大宗伯歸老於家，享江山兒女之樂。方百川、靈皋兩先生，出菼廬門下，學其文，而精思刻酷過之；然一片怨詞，滿紙悽調。百川早世，靈皋晚達，其崎嶇屯難亦至矣，皆其文之所必致也。

吾弟有文，須想春江之妙境，挹先輩之美詞，令人悅心娛目，自爾和科名厚福澤。或曰：「吾子論文，常曰『生辣』，曰『古具』，曰『離奇』，曰『澹遠』；何忽作此秀媚語？」余曰：「論文公道也；訓子弟，私情也；豈有子弟而不顧其富貴壽考者乎？故韓非、商鞅、晁錯之文，非不刻削，吾不願子弟學之也；褚河南、歐陽率更之書，非不弧峭，吾不

願子孫學之也；郊寒、島瘦、長吉鬼語，詩非不妙，吾不願子孫學之也；私也，非公也。」  
是日許生既白，買舟繫閣下，邀看江景，并遊一戲港，盡罷登舟而去。

其三

鄰家莊有墓田一塊，價十二兩，先君曾欲買置，因有無主孤墳一座，必須剷去，先君曰：「嗟乎！豈有掘人之塚，以自立其塚者乎？」遂去之。但吾家不買，必有他人買者，此塚仍然不保。吾意欲致書鄰表弟，問此地下落，若未售，則封去十二金，買以葬吾夫婦，即留此孤墳爲牛眠一伴，刻石示子孫，永永不廢，豈非先君忠厚之義而又深之乎？夫堪與家言亦何足信？吾輩存心須刻刻去澆存厚，雖有惡風水，必變爲善地，此理斷可信也。後世子孫，清明上塚，亦祭此墓，卮酒、隻鷄、孟飯，紙錢百陌，著爲例。

其四

以人爲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爲可惡，而我亦可惡矣。東坡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處，愚兄平生漫罵無禮，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囊中數千金，隨手散盡，愛人故也。至于缺阨欽危之處，亦往往得人力。

好罵人，尤好罵秀才。細細想來，秀才受病，只是推廓不開，他若推廓得開，又不是秀才了。且專罵秀才，亦是冤屈，而今世上那個是推廓得開的？

年老身孤，當慎口過，愛人是好處，罵人是不好處，東坡以此受病，況板橋乎？老弟亦當時時勸我。

其五

刹院寺祖墳，是東門一枝大家公共的，我因葬父母無地，遂葬其傍，得風水力，成進士，作官數年無恙，是衆人之富貴福澤，我一人奪之也，於心安乎不安乎？可憐我東門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喫粃糠，啜麥粥，奪取荇葉蘆頭蔣角煮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女爭吵。每一念及，真含淚欲落也。汝持俸錢南歸，可挨家比戶，逐一散給。南門六家，竹橫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集雖遠，亦是一脈，皆當有所分惠。騏驎小叔祖亦安在？無父無母孤兒，邨中人最能欺負，宜訪求而慰問之。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親戚，有久而不相識面者，各贈二金，以相連續，此後使好來往。

徐宗于、陸白義輩，是舊時同學，日夕相徵逐者也。猶憶談文古廟中，破廊敗葉聽聽，至二三鼓不去；或又騎石獅子脊背上，論兵起舞，縱言天下事。今皆落落未遇，亦當分俸以敦夙好。

凡人于文章學問輒自謂己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俱是徵倖。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豈得以此驕倨朋友？敦宗族，睦親姻，念故交，大數既得，其餘隣里鄉黨，相調相恤，汝自爲之，務在金盡而止，愚兄更不必瑣瑣矣。

其六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穫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篩、製籬、製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

習春、榆、蹂、簸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大寒冷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暇日啣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

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所以又高於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然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身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於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禮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爲最貴；天願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星象，昭昭可鑑矣。吾邑婦人，不能織紬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鍼線，猶不失爲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

詞，以門葉爲戲者，風俗蕩軼，亟宜戒之！

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插足乎？或曰：「世上連阡越陌數百頃有餘者，子孫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偷則不同爲惡。亦板橋之家法也。」

其七

讀書以過目成誦爲能，最是不濟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無多，往來應接不暇，如看場中美色，一眼即過，與我何與也。千古過目成誦，敦有如孔子者乎。讀「易」至韋編三絕，不知繕閱過幾千百徧來。微言精義，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雖生知安行之聖，不廢困勉下學之功也。東坡讀書，不用兩徧；然其在翰林，讀「阿房宮賦」，至四鼓，老吏苦之，披灑然不倦。豈以一過即記，逆了其事乎？惟虞世南、張睢陽、張方平，生書不再讀，迄無佳文。且過輒成誦，又有無所不誦之陋。即如「史記」百三十篇中，以「項羽本紀」爲最，而「項羽本紀」中，又以鉅鹿之戰、鴻門之宴、垓下之會爲最，反覆誦觀，可欣可泣，在此數段耳。若一部「史記」篇篇都讀，字字都言，豈非沒分曉的鈍漢？更有小說家言，各種傳奇惡曲及打油詩詞，亦復寓目不忘，如破爛廚櫃，臭油壞醬，悉貯其中？其蠶蠹亦耐不得。



余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不愛之理？然愛之必以其道，雖嬉戲頑耍，務令忠厚排側，毋爲刻急也。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我圖娛悅，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適吾性乎？至於髮繫蜻蜓、線縛蜻蜓爲小兒玩具，不過一時刻，便捏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勞，一蟻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細細而出，上帝亦心心愛念。而萬物之性人爲貴，吾輩竟不能體天之心以爲心，萬物將何所託命乎？蛇虺、蜈蚣、豺狼、虎豹，蟲之最毒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死之？若必欲盡殺，天地又何必生？亦惟驅之使遠，避之使不相害而已。蜘蛛結網，於人何罪？或謂其夜間呢月令人牆傾壁倒，遂擊殺無遺。此等說話出於何經何典，而遂以此殘物之命，可乎哉？可乎哉？我不在家，兒子便是你管束，要須長其忠厚之情，驅其殘忍之性。不得以爲猶子而姑縱惜也。家人兒女總是天地間一般人，當一般愛惜，不可使吾兒凌虐他。凡魚餐果餅宜均分散給，大家歡嬉跳躍。若吾兒坐食好物，令家人子遠立而望，不得一露唇齒，其父母見面憐之，無可如何，呼之使去，豈非割心剝肉乎？夫讀書中舉、中進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可將此書讀與郭嫂、饒嫂聽，使二婦人知愛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

★

★

所云「不得籠中養鳥」，而予又未嘗不愛鳥；但養之有道耳。欲養鳥，莫如多種樹，使逸屋數百株，扶疎茂密，爲鳥園、鳥家。將旦時睡夢初醒，尚展轉在被，聽一片啾啾，如雲門、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額面漱口啜茗，見其揚聲振彩，倏往倏來，

目不暇給，固非一籠一羽之樂而已。大率平生樂處，欲以天地爲園，江漢爲池，各適其天，斯爲大快。比之盆魚、籠鳥，其鉅細仁忍何如也？

【作者小傳】

鄭燮

字克柔，號板橋。清江寧興化人。乾隆進士。官壽縣知縣，有惠政。

爲人疏宕灑脫，工畫蘭竹。書法以隸、楷、行三體相參合，別成一格。詩近香山、放翁、有板橋集。

## 五 魏禧給兄與弟書

別見歲又八月，弟亦十月不相見。此間並八九月不得家信，未曉兄弟行止，及家中人安善。念兄嶺外兀兀，世做歸，過期不至，恐屬有何事，夜來率不天明醒，日晚望山，門閤乃罷。久又自解譬，客中一身，都應萬慮不關也。

出門無一事可說，日轉窮山中避兵，所住僧屋，先後十有一處。然出門時，非意能有事。三年江閩騷起，百姓流離死轉，殆百萬不盡數。吾高居翠微峯，目不見奔竄事，何況困苦？勺庭風日清佳，花竹池臺，左右映帶，讀書遊臥。兼妻妾奴婢之奉，真天上人樂。又兄弟並方崎嶇，禧獨食飲被服，緩帶躡履，恐薄福无足享受。故力疾觸暑，經營他出，聊觀時故，亦稍自勞苦，希同患之情，以消清福，折災凶耳。

初出家門，路頗難，筍輿絕處，曾接日行九十里，趾墮脛骨跛，是平生未慣也。乃後轉徙頗有主人。今住巷老壯僧兩個，多空室宏敞。門外左右山翼抱，微似勺庭。直五六百步。

翠屏橫立，杉松千萬，積翠色，日日出雲。有王生從學古文甚勤，日相問難，說奇賞處，惜兒輩不在。數年來此三月讀書爲多，亦健作文。卷在萬山中，五里先後死人定，雞鳴狗吠之聲不至。王生時家去，兩僧日黑上牀，吾傭奴燈上放頭便睡，禧嘗夜獨坐至四五十刻，一燈晃晃，萬籟寂寥，高誦秦、漢文字，遠谷流泉，若相響答。時亦有虎叫鹿啼。

曹子桓言「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正乎其身。二者必不之常期，夫若文章之無窮。」禧性好文，又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於天下，後顧孑然，終不有子孫，行踐東阿所歎「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者。轉思自效，不爲倦厭。吾兄弟並以文章知名，弟家牽外事，既席不暖，兄好聞多繙碎羣書，禧謂宜以時進業也。人一日不學問，則騰寫胸間宿意，文不新鮮。此非必措捨事故，剪辭綴調，用日所新得，但多讀古人書，便自沈浸變換，發生不窮。如春時花葉，本着故樹，入人眼目，輒增鮮妍。然禧亦自矢，假我六年及十四甲子，便當絕筆不復作文，優游歌嘯翠微之上以待盡耳。此番歸後，亦絕不遠出。

吾兄弟迫五六十，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禧鬚白齒豁，霰亦已甚，攬鏡自照，殊懷悽愴。近爲蕭小翽敘五十六云：「孟昉、小翽兄弟二人，孟交游滿天下，使天下聖賢豪傑更萬輩，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則萬萬不可得。」在吾兄弟豈復有四？此往非大不已，終當年歲連首接膝，以怡餘年。子騰獄中寄子由詩曰：「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來生事有無不可知，且勿草草放過今世也。

禧山居鬱陶。輒思一暢生平，出門觀覽，壯心頓消，故一意讀書，且買石田，耕耘吳

會，積足資生理，便爲杜門計。彼中在事人，頗因緣文字，遂相殷懃。特其風氣，托地泰大，吾三十年無所屈於世，安能攝衣冠，自執名紙見人乎？寧坐困窮山爲侈泰也。

在外舊病幸不作。啓行後，頸齒作痛二三日，尋愈。右臂患處，時作痛，或因過鈔書。比來雖多白鬚，臨坐席上，性如強蟲，好自摸持。髀尻間頗餘肉，不似他日削起。面色較恬哲。晝夜看書足自給，或者六十當不無也。

兒輩少壯，正好學問。東阿云：「禽視鳥息，終於白首，此徒園牢之養物。」吾既名士，猶名爲工、爲農，農不耒耜，工不利作器用，失其業矣。前還書相識，謂「渠輩恆進銳退速，作止不常，」要士於學須如餐飯，日有常數。假設因病絕粒，病止須次飲食，未有因病廢食，則豈可因事廢學？況面牆倚壁，旋復過日，儕輩談話，了了昏旦，甚不可也。

寓中竹筍生，甚思家。乃今更謀放船，如纒拽脚下翠微，東西所之，歸蚤晚皆難逆說，念之惘惘！兄弟順時自愛，毋以客人爲念。

丁巳暮春日，廬陵山中禧白。並示兒輩及勺庭門人。

【作者小傳】 見前

## 六 魏禧給季弟書

辛卯月日，客零二旬。每念吾弟介然不苟，頗以遠大相期，聖人所謂「剛毅木訥」，庶幾近之；但剛爲美德，吾弟却於此成一「疎」字，生一「褊」字，又漸流一「傲」字。往時

我之督弟甚嚴，近五六年，見弟立志操行，頗成片段。每欲長養吾弟一段勃然挺然之氣，不忍過爲折抑，又我每有優柔姑息之病，吾弟常能直言正色，匡我不逮，隱吾畏友，凡細故偶失，多爲姑容，使弟不生凝忌，矢直無諱。坐此兩者，故今之督弟甚寬。然我此等即是姑息，欲歸爲弟暢言。弟且行矣。

弟與人執事，亦頗竭忠，每乏周詳之慮；臨事時患難險阻都所不避，而不能爲先事之計。間或以爲吾大節先損，諸細行雜務，不留心無大害。然因此失事誤人，因以失己者多有之。此則所謂疎也。疾惡如仇，輒形辭色；親友有過，諫而不聽，遂薄其人，人輕己者，拂然去之；行有纖毫不遂其志，則抑鬱憤悶不能終朝。此誠褊衷，不可不化。其人庸流也，則以庸流輕之；其人下流也，則以下流絕之；岸然之氣，不肯稍爲人屈。遂因而不屑一世，凌鏃儕輩。長此不懲，矜己傲物，馴致大弊。

夫疎則敗事，褊則鄰於刻薄，傲則絕物而終爲物絕；三者皆剛德之害。然皆自剛出之，倘能增美去害，則於古今人中要當自造一詣矣。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先儒以爲「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吾弟之事父兄動多恭謹，然婉容愉色抑何少也！豈其無樂愛耶？蓋無學問以化其剛，岸然之氣，欲下之而不能下也。弟行勉之矣！

## 七 周庚給仲嫂書

居諸忽忽，不覺春深。久客去何？必有以也。度兄平日神情，非遊則病；遊可也，病不可也。惟喜裝束有先君方書存耳。但以悠悠落落之致，陶然於山水詩文之間，諒可勿藥！

嫂動定清勝何似？對父母兄弟，至樂存焉；庚不能，「竹竿淇水」之詩，其能已乎？

### 其二

庶母遺詩，記向在阿母笥中，惜不及載之以歸。古人矣，人不可作，其音亦亡，泫然涕之欲來也。嫂更大索之，偏於不切緊處，庶幾一遇。存其缺略，是亦徑寸珊瑚也。

### 其三

六姊乃凶死以去，好不可爲，豈不信夫？生爲姊妹，聚首無多，歸與爲鄰，相見益寡，豈非人生之憾耶？業成數言，私爲位哭之。昨見阿兄告文，更爲切至，死者有知，可無冥恨矣！

### 其四

「三國」志經嫂點定，庚應窮其贊辭。但不解于古人何所厚薄，祇覺此心爲劉。

### 其五

亭雖不玄，水能虛白。假吾兄養書！工文，地以人重矣！嫂况肯來，庚當出城作主也。

【作者小傳】 見前

## 八 王夫之給諸弟與諸姪書

三兄之喪，賢弟、姪跋涉遠赴隆禮致祭，固祖宗福澤所垂，實賢弟、姪敦睦厚道。足知吾家自此昌盛無窮矣，愚兄且悲且喜，言不能盡。但恨容繁事冗，不能相陪快談，以展老夫欲言之懷，病軀日衰，後會又不知何日也！愚於家族素未能致一情，但養掘自絲守，不敢一刻薄，得罪先人。今年已衰老，惟有此心願家族受和平之福，以貽子孫，敢以直言爲吾宗勸戒。此爾弼、指日二弟居尊長之位，所宜同心以修家教者也。

和睦之道，勿以言語之失，禮節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責，慎勿藏之於心，以積怨恨。天下甚大，天下人甚多，富似我者，貧似我者，強似我者，弱似我者，千千萬萬，尚然弱者不可妒忌強者，強者不可欺凌弱者，何況自己骨肉？有貧弱者，當生憐念，扶助安生；有富強者，當生歡喜心，吾家幸有此人，撐持門戶。譬如一人左眼生翳，右眼光明，右眼豈欺左眼，以灰屑投其中乎？又如一人右手便利，左手風痺，左手豈妒忌右手，願其同癱瘓乎？不能於千人萬人中出頭出色，只尋著自家骨肉中相凌相忌，只便是不成人，戒之！戒之！

從前或有些小事，動閒氣，如往歲到官出醜，愚甚恨之。願自今以後，長似昨在三兄柩前，和和順順，骨肉相關一般，一刀割斷前日不好之心，聽老夫此語，光明正大，寬柔慈厚，作一家風範。幸祖宗覆庇，無門戶之苦，可不念哉，因請弟、姪昨日厚於家庭之義，深

爲感慰，故進愚言。爾弼、指日二弟，我文姪，當以此徧告衆位。我文公平仁恕，若有小小不平，當聽其勸戒。功不妨令放致，兩人知之。止期一切忘情，一家歡聚而已。縷縷不盡。

七十老人夫之白。

【作者小傳】 見前

## 九 王夫之給弟爾弼書

長樂一別，遂久不得一信。往來人言，賢弟近况甚好，足爲欣慰。而愚日衰一日，經年不能出戶，未知更有相會之日否也？譜議不成，族中人錯亂至此，但堪一歎！賢弟年富力強，秉心剛直，至公至正，教子姪輩亦安靜守分，和睦不爭，是所望也！

【作者小傳】 見前

## 一〇 史可法給弟書

兄督兵到山東，於十九日遇承差吳逢順等，得吾弟兩書，家中事體多未詳載。最要緊者，莫過父親病勢，傳說甚劇，吾弟卻以爲照舊何也？如江醫可用，仍令用心調治；不可用，當急訪名醫，令其包好，許以百金爲謝，緩緩調治。又須家中用心扶持，凡事快意，毫無憂愁，毫無煩惱，方可望痊。如萬一難痊，須早寄一字，以便料理，收拾軍馬錢糧，準備交代。萬一有變，吾弟須報知孫魯山父母及胡吉雲年兄，即議代者，速催受事，庶兄得早回



家，辦理喪事。言及此，肝腸俱裂矣！城外毒器，須設法運之入城。

吾弟完姻後即當下帷，流光荏苒，不可錯過。母親心窄，凡事寬解之。尹舅聞在太平，已差承差汪思誠去接，稟明母親，不必懸念。寄去銀三十兩爲家用，不能多者，因通諸多礙，恐有不虞也。家眷南來，須在吾弟場完放榜後。嫂子如遇憂慮，婉言勸解。

昨濟南之陷，殺戮甚慘。當此亂世，惟有存好心，行好事，聽天而已。

其二

屢得來信，知家計艱難，人事疎闊。處此時勢，不得不然。惟求父母安康，是所急耳！父親病勢，不知近日如何？恐春起脾虛，又費調理。江醫可用即用，不必速効也。其家用已給十金，即充本醫藥費，不必責令償還。尹大舅聞在太平，已差人尋覓，因督兵出行，尚未見有回音，可婉言母親前，免致焦思也。

兄廵撫年餘，僅有四百三十金公費，數百金紙贖，而歲用幾至二千兩，其不足者，皆於別項代支，尚無償補之法。近因敵犯內地，又將一年公費捐以充餉，道塗奔走，紙贖全無，窘索太甚。驢市衙衙房價，無力辨此，當急已之。

此時婚事已畢，急須讀書，一切人事，俱當謝絕。新婦當教以事舅姑之禮。

孔中軍已題安慶參將缺，令渠回家一看。如父母急欲南來，即僱大轎一乘，驛轎三乘，及驛數頭，令本將帶家丁護來。山東一路，夫頗易僱。合計各項，不過所費百金，即求大兄挪處，似無難事。如父親病劇，難於陸行，則姑待吾弟入場揭榜後。兄於六月之杪，即撥船

遠迎——須預先商定，書到即行。嫂子公司性執，凡事當諫勸之。

外胡吉雲年兄有手字到，云吾弟考事。但吾弟年尚穉，學未充，當聽自然，不可萌僥倖之想。都中有同年相知來問父親安者，便中開來，以便書中答謝。其回刺，當極謙謹，勿負惓惓。家間門戶宜謹，待下宜恕。寄去五十金及盃一隻查收。祖父行狀寄去，清明在即，可與叔父，大兄、三弟共商即勒石，所費於寄銀酌動可也。又與傳鶴汀一字并銀六兩，可令的當長班送去，不可草率。

其三

三月望日得弟書，知父親病體尚如舊，母親平安，不勝欣慰。惟弟新婚後，雜以人事，胸中如麻，來書可知也。聞中若無可望，正不如待父母南來耳。買房一事，當急停止，此時貧甚，那得數百金也；如父母急欲成此，可以婉辭稟之。慶哥一貧至此，令人痛甚，發去三金，給以餬口。家中凡事當體父母之意，南來之期定於八月之杪，就安慶太平漕船爲便，臨時自有的當官役往迎也。

【作者小傳】 見前

一一 韓廷錫給伯兄衡之書

別日其草草，然知不得不別；故遂決耳。弟今年所居又勝去年，不用兄憂也。况坐處想已決策在塘頭，但不知能脫然家累否？日邁月征，所事未就，兄宜痛割俗纏可也。

弟家計日促，數年以後，男女長大，不知作何處置。然，事到絕頂處，定有一番出豁。刻苦讀書，盡我本分。至於世事，聽之於天，處世正如登山，且揀目前穩處置脚，前面縱有險阻，俟到時商量耳。此段迂闊，願與兄共之！

【作者小傳】 韓廷錫 字晉之，更名錫。明侯官人。

## 一一 韓廷錫給妹孟韓書

二哥在山中，已是長素，忽寄若干肉至，得無羊踏菜園乎？然不欲虛妹一片至情，爲妹一飽食，然後復素。佛是千古有情人，彼不加我犯戒之律也！

聞大哥又有越行，奶在家中，當問不過。妹有便小袖，時時使去一看。蓋鴉婦痛姑終不如兒之痛母也！

二哥一身未了事，須一第了之。自以生無福相，不十分刻苦，造物不肯輕以相與。是以自閉窮山，作一段苦頭陀行徑。雖然，奶老矣！膝下愛子，越在山中，我輩少年人猶不自堪，况老人乎？每一念此，嘆息而已。妹可體二哥此意！

餘不盡。

【作者小傳】 見前

## 一三 張大復給弟世長書

弟出門後，聞宅粗安，隨分度日，小災小疾，無所沾染，此亦天之相厚矣。聽望音信，一日三秋。然又念船主福德，到處迎將，配憂何懼？吾向處長安，亦由寄托得所，了無它念。一味關口藏舌，事事不輕許人，旅之時義，盡於此矣。

清明歸家祭掃，時事一新，北府南第，氣鼓橫截。東南一角，田值頓減，販夫野老競欲以無產自安。亦可慨也！

吾館虞山，頗有家念，正謂道路以目之時，人人如立冰上，貧家小兒，豈堪出入自由？而三郎亦頗學得關門法，用是自慰。弟無慮也！二郎在此功夫殊倍，往來又得叔向爲之，主人寢貪游處，動無所礙。即老者心境，愈覺空明。母奈頭方命薄，脾胃枯燥，一起如廁，萬苦交集。又，左足楚痛，漸漸過膝。曾記二十五年前，松江顧守忠語我，「腳氣衝心，則不可治」；去此不遠，奈何！奈何！然人生有命，孽自己作，且非藥石之所能療，何況憂慮哉？就使水到渠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獨念五十四年兄弟鬱鬱無歡，倘饑粥可繼，何至一走虞山一寄燕趙？已伏而思之則又不然：昔董傳既成進士，無祿無妻，韓魏公許以一官，鼓駕部欲嫁以一妹。此二事雅無大奇，東坡語人云：「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後如坡言。人生如此，吾奈何必邀歡於造化耶？倘併此念一齊放却，吾樂可知，弟亦不必再掛念矣。

旅中望信，如渴思飲。而萍蹤浮繫，未遂所懷，弟得母訝其遲遲乎？然此數行，亦在虞山寄歸，寬便到時，又不知是夏是秋也。所欲與賓如言者，大率如此，不復作字，知其家亦

有數字相寄也。晤李長蘅。知孟夙謁選。天乎！髯竟謁選也耶？既走此途，又是丈夫雄飛之日，便須放闊脚步，竟其所抱，悒悒非髯事也。見問語之。

【作者小傳】張大復 字元長。明崑山人。有崑山人物傳，梅花草堂筆談，開雁齋筆談。

#### 一四 袁中道給兄伯修書

弟出都，凡三月始抵吳門，蔣蘭居相邀，晤於西湖，至潘雪松小桃園，同住半月，所謂仙者甚謬，蓋靈鬼也。鬼因弟至，頗進熟相叻，弟深厭之。何物老魅，妄稱上仙，可恨！然世間事，定須親見一回；不然，終不了然。

弟回家，於門外遇小兒子，都不相識，相向而揖，可發大笑。比入村中，荷葉山老樹枝幹皆秀，嚶鳴館已將頽，苔錢滿地，不知吾兄弟何月復遂夜牀聽雨之樂也。

中郎官聲甚美；吳中皆云：「數百年無此令。」而以病瘡未出者累月。弟嘗謂中郎肝膽具足，實有用世之具，而天性慵懶，置之山水間則快，而置之朝市中則神情愀然不樂。邇來之病，弟前在吳時已略知之，不待今日也。韓昌黎有言：「逆而行之，必發顛狂」；不若棄去，解一閒散爲妙。身與官孰親？已與大人商之，大人亦以爲然。

弟今年廿七歲，功名抑塞不酬，下惟徒勞，頗有一發不中則息機之意。聊借尊壘以耗壯心，而遣盛年，豈能同古人之韜精沈飲者哉？弟嘗謂天下止有三等人：其一等爲聖賢，其二等爲豪傑，其三等則庸人也。聖賢者何？中行是也。當夫子之時，已難其人矣；不得已而思

狂狷。狂狷者，豪傑之別名也。鄒、魯之間，不知庸人凡幾，夫子未嘗以傳道望之，而獨不能忘情於禽張、曾晰、木皮輩，夫子之眼目豈同於世之碌碌者哉？居今之時，而直以聖賢之三尺律人，則天下豈有完人？反令一種鄉愿，竊中之似，以欺世而盜名，而豪傑之卓然者，人不賞其高才奇氣，而反摘其微病小瑕，以擠之庸俗人之下。此古今所法歎也！即如今相天下者，無毀無譽，小心謹慎，保持祿位，庇蔭子孫，此皆庸人作用。若豪傑者，挺然任天下事，而一身之利害，有所不問，即丰稜 諷未能渾融，而要之不失爲豪傑。如張江陵、猶是豪傑手段，未可輕也。若弟輩者，上之不敢自附於聖賢，而下之必不俯同於庸人，馬肆駭龍，雞羣疑鳳，世眼自應耳，而豈所望於具隻眼者哉？此番如不得意，即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儘可逍遙度日，不然，一瓢一笠，流浪江湖，不大落莫也。

冀外祖祭文已成，送奠軸去矣。追思同遊石州舞拳光景，豈可復得哉！

五月內大水，幾決江堤，近日又復崩數十丈，不三五十年無公安矣。兄前議欲遷澧州。其實，澧州城極狹，寬一可居之宅亦甚難；鼎州又大遠。以意度之，不若於長安村祖屋基上治宅，兄弟櫛比而居。此間樹如鄧林，田同好時，塘中既富菱芡，湖上復饒魚蝦，菰中尚有二三忘機之老可以晤言，他年功成歸來，即同摩詰輞川，淵明粟里矣，何必他求？說者止虞偷兒耳；然如兄一官清貧之甚，甯有積蓄？至如弟輩者，雖以十二幅長東請之來，亦不來也。此議既定，便可令人種樹栽竹，度兄宦遊尚可十年，十年後竹樹已翳鬱矣。

此間車湖風景最佳，水中之若，再加數丈，以石捍之，作一圓蕉其上，以此積雪千頃，

供養心脾最快。今已作一疏，令一僧募石；兄有俸，寄數金以助成可也。

人便，偶爾喃喃，不一。

〔作者小傳〕 袁中道 字小修。宗道第。舉萬歷進士。授徽州府教授，歷國子博士，南禮

部郎中卒。有琦雪齋集。

## 一五 鍾惺給弟恡書

得弟寄詩興茂之，善躍累日，平地突出士龍、子由消此平生寂寞，造物於我奢矣。最可喜者，不學伯兄，甚有氣骨，有志力，有色韻。「出塞詞」如「試看手中劍，未知何究竟。從古應募人，豈盡不得還？大將雖自貴，少小爲奴隸。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本無開拓功，應與卒徒羣。夢想通侯貴，意氣始得雄。」真得老杜骨法，可奪譚二之壘。弟姊妹行，有酷得樂府遺意者，阿兄平生於此未著手，非不能爲，惡近世一副擬古面目耳。弟於此當勉之！近體極有佳遺，七言「獨坐焚香」一首，便是全作，餘一篇中，句有同法者，此詩家大忌也。此中變化出沒，途徑甚多，甚遙，不可自足，不可中廢。阿兄於近人非不強項，讀古人詩，便覺爽然自失。前有譚二札云：「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數語味之。

肯來京師同清苦，與我談一冬，勝讀十年書也。

詩合一篇，讀之句句妙矣，總看有一段說不出病痛。須細看古人之作，「詩歸」一書，便是師友也。慧處勿纖，幻處勿雜，清處勿薄；可惜此種才情骨韻，當鍊之成家。功名富貴，皆有盡時，此物終是路遠味長，晚年骨肉，便用此爲安樂窩也。近來非惟嗜欲淡薄，即生子一念，亦付之天命矣。舍生報國，固其本念，幸而得全，即圖爲樂生之計。所謂樂生者，此物是也。可存此紙，以見我志。併與譚友夏看之。

近看五弟草書，不減古人；畫亦必傳之業，書牘朴而有法；此皆天賜，非人力也，頂戴！頂戴！惟念及骨肉逝者，五內俱裂。

【作者小傳】

鍾惺

字伯敬。明竟陵人。萬歷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嘗官南都，儼秦

淮水閣，讀史恆至丙夜；有所見則筆之，名曰「史懷」。愛名山水，所至必遊。晚逃於禪。說詩以幽深孤峭爲歸，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古詩歸，唐詩歸，當時謂之「竟陵體」。又有諸經圖，詩合考，毛詩解，鍾評左傳，隱秀軒集，名媛詩歸，周文歸，宋文歸。

## 一六 何良俊給兄五山書

人來，遠承教翰，且蒙示彭郎婚期。今世流俗薄，人家子弟，率師心自用，雖父兄尚不肯稟命。兄長不以劣弟遠棄鄉井，凡事使得與聞，此實古人之道，亦我二府君家法也。感誦！感誦！

弟初擬三月望遶南歸，茲聞命促行，當於二月盡起身。若婚事在季春初，尚得一相嘉禮也。弟屏在遐方，家中視爲棄物，自八月玄之歸後，絕無音耗。人到備詢事情，知玄之造



房，大興工役。年將四十，尚在庠序，科場之事，渺茫難必，身世畢竟何如，而乃如此。況弟先年構此一尺費盡心力，亦是府城中一名區也，粗可容身。以玄之居此，似爲過分，乃更狹小之耶？且弟以全產付之，田租幾及千四，縱寇變荒蕪，收得其半，不下七八百。每歲以二百了糧，一百作飯米外，又有蕩銀及灰場之利，秀才供給斷有贏矣。歲有餘米三四百，謹儲之，積之三年，便可了卻自身事矣。夫人先須了當自身，次謀及兄弟妻子，最後謀及宮室與馬僕從，此其先後大較也。苟其身之未有所定，而徒美其居，他日勢變事窮，他人入室，豈惟新於爲人拮据，將并其舊者而失之。可歎！可歎！凡我兄弟親戚，皆有識者，豈不明知其不可？但皆秦越人視之。卑幼者樂於尊長之阿順，而尊長聊以苟卑幼一時之媚悅。此風由來非一朝，於今則瀾倒矣，奈何！奈何！

弟夜臥晨興，敢忘桑梓？但潛思默計，其數多端，而其最不可歸於有三：近聞府縣諸公嚴重已極，若監司、督撫又不待言。崇奉之禮，人勝一人；諂佞之風，日甚一日。雖未出家，幾同獻子。每月造請凡數次，既非嬾性所堪；每宴殺鵝幾十頭，更非貧家可辦。況弟喜面刺人過。動與物忤。昔李元禮語鍾觀曰：「弟於人何太無卑耶？」一觀以告其叔李明。李明曰：「國武好子昭人過，以爲怨本，今豈其時？」弟素聞其訓，然而性不可改，今若南歸，非但無福，亦當費禍。此不可歸者一也。近來風俗，諂諛爲能，都事脂韋，全無骨鯁，文雅者留心者緣飾，狡詐者託名於忠厚，上下雷同，互相掩覆。始則依阿於里巷，終則誑惑於家庭。夫一人有一事之失，其一人從旁正之，使九人從而和之、正之者衆，其人必愧悔自改，

終成善士。若人人正言，人人改過，終成善俗。今一人有失，一人正之善俗耶？弟處此，則其九人從而笑之，吾恐從衆者必違獨，黨邪者必醜正，而其惡也滋甚矣。尚何怪乎鄉無善士而國無東西南北之人，是非得失，直任之耳，若歸處鄉閭，則骨肉情深，交知契厚，何忍見之？其不可歸者二也。玄之雖頗能支持，然性喜張大，况弟自壬子秋離家，其雜言莫違者已七年矣。弟復下急，遇事輒發，今若南歸，苟事事規正，既犯父子責善之戒，如但嘻嘻隨順，復蹈談笑而道之失。且好諛惡直，喜順憎逆者，又人之常情也。一齊之傳，雖勝衆楚之咻，始必反唇，終當切齒。豈惟喪我平生，亦必墜我先人義範，其不可歸者三也。

長兄一家之尊，古稱家事任長，弟敢以情事相懇：幸爲弟每事規正！并告叔皮與若山，雲莊諸公。蓋吾家至親，唯此三四人耳。若小弟有一言之失，亦望明示，當一一從教也，二月人來，專乞批教，懇懇至情，勿但付之空言，幸甚！幸甚！

餘容續布，不宣。

【作者小傳】 何良俊 字元朗。明松江華亭人。與弟良傳皆負俊才，時人以「二陸」目之。少篤學，二十年不下樓，藏書四萬卷，涉歷殆徧。以歲貢授翰林院孔目。有何氏語林，四方竇叢說，何翰林集。

## 一七 王守仁給諸弟書

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

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遽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即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之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覿，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功。

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充治之難也。人方小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爲。至於四五十即如下山之日，何漸以微減，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作者小傳】 見前

## 一八 文天祥給妹百五書

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

奈何！奈何！

途中有三詩，今錄至，言至於此，淚下如雨。一讀此三詩便知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爲之奈何！兄事祇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觀妝瑤英，不曾周旋得，母怨！母怨！徐孀以下，皆可道達吾此意。當此天翻地亂，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咽哽！咽哽！一、此詩本仍可致千二哥。

兄天祥，家書達百五

【作者小傳】

文天祥

字宋瑞。

又字履善。

號文山。

宋吉水人。

舉進士第一。

累官湖南提

刑，改知贛州。德佑初元兵入寇，天祥應詔勤王，拜右丞相。使如元軍請和，被拘。至鎮江，夜亡入真州，泛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上表勸進。召至福州，進左丞相，以都督出江西，與元兵戰於空坑，大潰。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衛王立，加少保，封信國公。進屯潮陽，元將張弘範掩至，被執。拘燕三年，不屈，殺之。天祥臨刑，作「正氣歌」以見志。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嚮拜而死。有文山集，有文山詩等。

## 一九 黃庭堅給弟益修強宗書

某承手示，喜晴寒日用輕安。數日來不平之氣，想已銷歇。古人云：「事不如意。十常八九。」況此小小，何足置懷？世間逆順境界，如寒暑晝夜，必至之理。周公以大聖，扶傾

定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同僚不悅；而周公從容不動，而天下和平。此小小者，如蚊蚋過前耳，又何快快耶？

十五郎甚安，純謹可喜。

【作者小傳】

黃庭堅

字魯直，號涪翁。宋分寧人。舉進士。知太和縣，以平易爲治。哲

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遷著作郎。實錄成，擢起居舍人。紹聖中知鄂州，章惇蔡卞惡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徙戎州。徽宗初，起知太平州，復謫宜州卒。私諡文節先生。庭堅文章天成，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遊蘇軾門，天下稱爲「蘇門四學士」，而庭堅尤長於詩，團名蘇軾，世號蘇、黃。又善行草書，楷法自成一家。初游瀟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泉石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有山谷內外集、別集、詞、簡尺、年譜。

## 二〇 黃庭堅給弟潤甫賢宗書

昨到城雖得數相從以爲慰，而煩溷主體良勤，惟多愧耳。累日寒雨，體力能佳否？職事亦解漸稀簡耶？亦偷日力讀書否？

仕宦固欲伸於知己，而外物不可必，唯有夙夜公家之餘，強學力行，乃爲不求。求之人生成就自有時。譬如春夏長養，秋霜肅殺，小大成實，誰能禦之。至於非其時而望之，雖容聖不能也。古人所謂九折臂而成醫者，更事多矣。孔子主彌子則衛卿可得；然而孔子曰：「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然則是非不爲也，直知其不可求也。不審以爲何如？

山中賦鹽，遣人就縣中，因人附問，草率。

其二

承頗尋繹舊學，不廢文字之樂，甚善！甚善！同僚中，有能同此意者否？讀書不須務多，要是精一書，更得人講學爲爲妙，公家事，極須留意；然要庇護同官之短，而推之以功，則我貴矣。推其極，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者也。浮雲儻來若寄之物，銖兩自有所繫，決非智巧所能得。老夫閱世故來，益知三十年守此拙分爲不錯也！

【作者小傳】 見前

二二 蘇軾給兄弟子明書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銜替，何似一人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淮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游宦皆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

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爲作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作者小傳】 見前

## 一一一 蘇軾給弟子由書

子由弟：

得黃師是遣人費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

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變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潁昌。行有日矣，適值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迨去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

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恨無窮，哀哉！兄萬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今託師是致此書。

【作者小傳】 見前

卷六 給姪

一 翁同龢給姪鹿卿書

鹿卿覽：

得函甚慰，汝父體中漸佳，自是得力於暖藥。邵方未試，姑備一說。惟荆、滬須自煎藏之。左右扶掖，斷勿大意。食物肥膩者要減去。蕪蛇須五月五日所得乃真，以之入酒，祛風聖藥也。能請假一月最妙。至筋力則仍宜活動，不可久坐。汝侍奉周詳，人間真樂，淨土工夫，且勿間斷。吾爲塵海客，無可告語矣。

武昌諸山，何緣一到？看汝來函，雪後光景，便欲攜屐往遊。昨日獨詣龍樹寺小樓看西山落日，此懷邈然也。

俗事碌碌如舊，職事鉤稽，非性所近，畫諾而已。譬如店中掌櫃，但知算盤上撥入數子，不顧伙計爲難，更不知門前之客爲難，今日之農曹是也。

安孫已愈，斌孫未來，奎保信來，稱奉諭早入都考廢，有之否？吾體尚佳，近來却不耐辛苦。

餘詳汝弟函。春寒好將息！不一一。

其二



鹿卿覽：

京口、清江兩函皆達否？三牖水急，上水甚難。遇此日日南風，入山東界，謂之八牖，一船十餘人牽之，亦不甚難。惟三日中兩遇風雨，只得停棹，今次赤山鎮，尚未渡湖也。濟寧以上牖河則淺，而黃流又慮其太旺。若不換船，豈非甚便？然人口尚思從安山起旱，魚山對渡，以避免其險。且到濟寧再定。途中得三砲艇護行，極得力，數百里湖灘，非此不可。

汝父近體甚佳，痔疾全愈，風雨後有涼無熱，於舟行爲宜；餘皆平安，壽官日服一藥，似稍高興。家中諸事，前已備言，不復環環。

宴朝，詩人所刺，況士庶乎？此不可不強自振勵者，自江以北，雨暘尚調，吾鄉若何？竊以爲念。諸親友晤時，必一一致意。

行述多刷多送，冀流傳稍廣。志局曾開節略去，便中詢曾士常照此鈔入否？抑另有筆削也？

雨中草此，俟到濟寧再寄。

【作者小傳】

翁同龢

字叔平；

晚號瓶庵居士，

又號松禪。

清常熟人。咸豐進士第一。穆

宗、德宗兩朝皆值宏德殿，爲師傅。官至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參機務。光緒戊戌，以參贊德宗變法罷職。卒於家。宣統初復原官諡文恭。

## 二 俞樾給姪祖綏書

得來書，言欲與門下諸子爲我作「弟子記」，可謂多事，大可不必。以吾自問，一無足述，四十歲以前，并著述無之；四十歲以後，雖頗有著述，然豈能將吾所著之書，連篇鈔入？則仍是無可記載。譬如作枯窘小題文，搜索枯腸，不成篇幅，又如貧兒學富家翁，雖竭力鋪排，不免捉襟露肘。爲之者甚勞，讀者之欲睡。壽陵學步，貽笑大方；吳楚僭王，獲咎當世。甚無謂也！

老夫崦嵫暮景，不久人世，其生也候蟲時鳥，其死也草零木落而已。即或以所著之書三百餘卷，生前已流播人間。旁及海外，則身後亦或不遽泯滅。數百年後。有好事者誦其詩，讀其書，以不知其人爲憾，徵文考獻，求其梗概，或如韓、蘇諸公，後人爲作年譜，或如韋應物唐無傳，而後人補爲之傳，不較諸君子此日所爲。更有味乎？往年，花農議業「俞樓」，吾請俟之五百年後，今亦猶此意也。如晤倅雲諸君，爲我致謝，并以此告之。

【作者小傳】 見前

### 三 左宗棠給姪癸叟書

癸叟姪覽之：

郭意翁來，詢悉二十四日嘉禮告成，凡百順吉，我爲欣然。爾今已冠且授室矣，當立志學作好人，苦心讀書，以荷世業。吾與爾父漸老矣，爾於諸子中年稍長，姿性近於善良，故我之望爾成立尤切。爲家門計，亦所以爲爾計也。爾其敬聽之！

讀書非爲科名計，然非科名不能自養，則其爲科名而讀書，亦人情也。但既讀聖賢書，必先求識字。所謂識字者，非僅如近世漢學云云也；識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學。終日讀書，而所行不逮一邨農野夫，乃能言之鴟鴞耳！縱能擢巍科，躋通顯，於世何益？於家何益？非惟無益，且有害也！馮鈍吟云：「子弟得一文人，不如得一長者，得一貴仕，不如得一良農。文人得一時之浮名，長者培數世之元氣；貴仕不及三世，良農可及百年。務實學之君子，必敦實行。」此等字識得數個足矣。科名亦有定數，能文章者得之，不能文章者亦得之；有道德者得之，無行誼者亦得之。均可得也，則盍期蓄道德而能文章乎？此志當立。爾氣質頗近於溫良，此可愛也。然丈夫事業，非剛莫濟；所謂剛者，非氣矜之謂。色厲之謂，任人所不能任，爲人所不能爲。志向一定，并力赴之，無少夾雜，無稍游移，必有所就。以柔德而成者，吾見罕矣。盍勉諸！

家世寒素，科名不過鄉舉，生產不及一項；故子弟多樸拙之風，少華靡佻達之習。世澤之賴以稍存者也。近頗連姻官族，數年以後，所往來者，恐多貴遊氣習。子弟脚跟不定，往往欣厭失所，外誘乘之矣。惟能真讀書，則趨向正，識力定；可無憂耳。盍慎諸！一國有一國之習氣，一鄉有一鄉之習氣；一家有一家之習氣。有可法者，有足爲戒者。心識其是非，而去其疵以成其醇，則爲國一鄉之善士，一家不可少之人矣。

家庭之間，以和順爲貴，嚴急煩細者，肅殺之氣，非長養氣也。和而有節，順而不失其貞，其庶乎！用財有道，自奉寧過於儉，待人寧過於厚，尋常酬應，則酌於施報可也。濟人

之道，先其親者，後其疏者；先其急者，次其緩者。待工作力役之人宜從厚，償其勞，憫其微也。廣惠之道，亦遠恐之道也。

人生讀書得力，祇有數年。十六以前，知識未開，二十五六以後，人事漸雜，此數年中放過，則無成矣。勉之！

新婦名家子，性行之淑可知。妃匹之際，愛之如兄弟，而敬之如賓，聯之以情，接之以禮，長久之道也。始之以狎暱者，其未必啜；待之以傲慢者，其交不固。知義與順之理，得肅與雖之意，室家之福永矣。婦女之志向，習氣，皆隨其夫為轉移，所謂「一牀無兩人」也。身出於正，而後能教之以正，此正可自驗其得失，毋遽以相責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胡雲閣先生，乃吾父執友，曾共麓山研席者數年。詠芝與吾齊年生，相好者二十餘年。吾之立身行事，詠老知之最詳，其重我，非它人比也，爾今壻其妹，仍不可當鈞敵之禮，無論年長以倍，且兩世朋舊之分，重於姻婭也，尊之曰先生可矣。

爾婚時，吾未在家，日間文書紛至，不及作事，暇間為此寄爾，自附於古人醮子之義，不知爾亦謂然否？如以為然，或所見各別，可一一疏陳之，以覘所詣也。

正月二十七夜四鼓，季父字。

【作者小傳】 見前

#### 四 曾國藩給姪紀瑞書

字寄紀瑞姪左右：

前接吾姪來信，字跡端秀，知近日大有長進。紀鴻奉母來此，詢及一切，知姪身體業已長成，孝友謹慎，至以爲慰。

吾家累世以來，孝弟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星岡公未明即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稟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爲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去一文，尚餘九十九文還其父，其儉如此。星岡公當孫入翰林之後，猶親自種菜收糞。吾父竹亭公之勤儉，則爾等所及見也。

余家中境地，雖漸寬裕，姪與諸昆弟，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工夫，第一莫著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得到的。姪等處最順之境，當最富之年，明年又從最賢之師，但須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願吾姪早勉之也！

廢生尚算正途功名，可以考御史，待姪十八九歲，即與紀澤同進京應考。然姪此際專心讀書，宜以八股試帖爲要，不可專恃廢生爲基，總以鄉試、會試能到榜前，益爲門戶之光。紀官聞甚聰慧，姪亦以「立志」二字，兄弟互相勸勉，則日進無疆矣。

作者小傳】 見前

## 五 姚鼎給姪霞紆書

前月得書，略知近祉。歲云暮矣，想朝夕自清泰也！吳中人來，或稱述老姪作監院之德。吾在此中十餘年矣，安得一實心爲諸生之監院官，其甚者則非徒無益也。然則吳士之愛戴嘉誼，不亦宜乎？

吾居此尚平安。久不歸，明秋甚決去矣。數年來，吾族科第尚不甚落莫，但盡累於貧耳。然今天下無不質之士大夫，吾家安得獨不爾也。伯昂想常有信來，其貧不待言，但平安便佳耳。

草草奉復，餘所屬已悉，不具。

【作者小傳】 見前

## 六 陳弘謀給四姪鍾燦書

京中浮華，須立定主意，不爲所染。蓋天下惟誠樸爲可久耳！吾家世守寒素，豈可忘本？讀書見容，事事檢點，即學問也。

其二

在京在途，一有刻閒，便當看書。古人遊處皆學，不過爲能收放心耳。驕傲奢侈，一點

不能沾染。即會客說話，固須周旋，然不可套語太多，多則涉於油滑而不真矣。

【作者小傳】

陳弘謀

字汝咨，號榕門。

清臨桂人。

雍正進士。累官東閣大學士，兼工部

尚書。其學以不欺爲本，嘗曰：「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三者缺一不可。」卒諡文恭。有五種遺規，培遠堂稿。

## 七 方苞給族姪觀承書

得來札，重承節鉞寵命，惟有恐懼。古賢獲自天佑，而身名俱泰者，其根源督自此一愈始。興利除弊，施實德於民，乃所以答主知，而開子孫以五世，十世之福。餘各一箋，惟審察之。

姪言文集中尚有宜商論者。無緣相見，茲詳列一單封寄。

望老人字。

其二

接來札，惻惻感人。兼旬以後，不得已仍治儀禮，營祠堂未竟之工築以自遣。惟夢覺及清風明月，尤難爲懷。靜思賦命坎屯，竟世在悲憂窮感中，自告歸獨坐山崑，身心少覺安泰，故昊天不弔，俾餘生常戚戚耳。

姪短札古雅，老夫皆篋藏。公餘，隨意以小箋書平生稱心詩句，備各體字，俾裝冊子，時一展視。

復梅少司寇書，到日若已回京，望即命奏招人確選。王生語盥若口之。餘不贅。

期大功望老人白。

【作者小傳】

方

苞

字靈臯，號望溪。

清桐城人，寄籍上元。康熙進士。累官禮部侍郎

。論學以宋儒爲宗，其說經，皆推衍程，朱之學。尤致力於春秋、三禮。文學韓、歐，嚴於義法，爲桐城派之初祖。所著有周官辨，周官集注，周官析疑，春秋通論、春秋直解，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要，禮記析疑，喪禮或問，儀禮析疑，刪定官子、荀子、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刪定通志堂宋元經解，望溪文集。

## 八 陸隴其給姪用中書

見吾姪札，知爲天津靳公所招，不勝欣慰。靳公居官服政，極爲謹飭，愚向在都門熟聞其概況。河臺先生之立德立功，吾輩心殊傾慕，諒其家風，必有彷彿。且渠令弟曾與我同城，姪得親炙之，亦三生之緣結也。但相與之間，必須誠敬，方可爲久。訓課之法，必導以聖賢路頭，如「小學」等書，不可不投。與幕友相接，要極和婉之中，須有一番主張，不可爲所轉脚跟也。大既作幕者，自有一種氣習，若稍或漸染，便非儒者氣象。知吾姪雖有定見，然愚不得不囑。至於館政之暇，自家學業，斷不可荒廢。

愚自南旋以來，即謝去世故舌耕餬口，仍館席氏。日對古昔聖賢，較之官途鹿鹿，倍覺綽然自豫。

東翁從未識荆，可道我景慕之意。



羽便附此，不盡。

【作者小傳】 見前

## 九 張可度給姪瑤星書

昨詩甚佳，喜其直吐胸臆，無綦組之煩，寓中得一刻清閒，亦可印證學問。

予去年八月，作「扇筏傳」一篇，送姪一覽，可爲我修飾一二。人生在世，一場懨懨，大限將到，光景無多，聊爲蛇足之語，以存雁過之音。姪也遠，於教我乎何有！

【作者小傳】 張可度 字夔篔，更名二巖。明永甯人。有文名。

## 一〇 顧炎武給三姪書

新正已移至華下。

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免饔飧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館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

今年三月，乘道塗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峭函，觀伊雒，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

士，閃風願交。但中土飢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不能久於外也。

【作者小傳】

顧炎武

初名綽，字寧人。

居莘林鎮，號亭林；自署蔣山僮。明崑山人。諸

生。魯王時與同里歸莊共起兵，官兵部職方郎中。明亡，入清不仕，周遊四方，載書自隨。所至輒墾田度地，以備有事。康熙時舉鴻博，薦修明史，均不就。後卜居華陰以終。其學主博學有取，敏華就實，開清代樸學之風。所著《日知錄》一，最爲精詣。又有《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音學五書；吳韻補正，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求古錄，金石文字記，請願，菴中隨筆，教人格論，亭林詩文集。

## 一一 王夫之給姪幼重書

衰冗之下，不能與吾姪一言，聞將過我，企望！企望！姪年漸老，宜步步在根本上著想，多謀多敗，動氣召辱，切戒！切戒！

有公禮謝衆弟，姪，煩我文徧致之。族譜事何如？恐只成畫餅耳。

其二

無日不在病中，血氣俱盡，但靈明在耳。三姪孫文字亦有線路，可望其成，但所患者，下筆太重，則近處俗；已囑教令教之以清秀。爲人亦和順沈潛；所不足者，知事太早。我家窮，閒住一二年，或可習爲蕭散。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一切皆是嗜欲，非但聲色臭味也。

近草一官房世系，覺有次第。急須者別單所開祖父子孫名，姪速查來。或寫或刻，總俟姪商之。

【作者小傳】 見前

## 一一 王夫之給姪我文書

吾姪和藹安靜，一家所服，偶先遠涉，致祭於叔兄，相見之下，悲喜交集。而事冗客衆，不能從容盡談，爲恨恨耳。

一札寄衆位弟，姪，煩徧致之。城中衆位看畢，乃寄指日叔。愚但空言，吾姪日與周旋，以善養人，全賴涵育薰陶之力也。

前有紙數幅，思攜歸書，爲裁帖者混用。僅覓紙二幅，草次書呈，不足爲重，他日衰草荒邱，如見老叔耳。承許過我一看，可輒穴作十日聚首否？生前願見賢者也！

族譜事，愚但能任譏次督責之勞。目前興事，全在幼重，幸與決商之。

叔夫之白。

### 其二

與吾姪別遂已三易歲矣！衰病老人，更能得幾三歲，通一字於左右也？前云欲枉步過我，作數日談，甚爲願望！想世局艱難，家累煩冗，不能如願。

愚自長樂歸後，未嘗出戶，馳情遙念，但作夢想耳。讀書，教子，是傳家長久之要道，

吾姪以寧靜之姿，修此甚爲易易。每戒兩兒，令以吾姪爲法，蠟等高遠，不如近守矩範。家衆人各有心，淡然無求，則人自有感化耳。

其三

古人云：「讀書須要識字，一字爲萬字之本，識得此字，六經總括在內。」一字者何？孝是也。如木有根，萬紫千紅，迎風笑日，駘蕩春光，繫垂秋實，都從此發去。怡情下氣，培植德本，願吾宗英勉之。

其四

杜陵有句云：「吾宗秀孫子，質樸古人風。」世何有今古，此心一定，羲皇、懷、葛，凝目即在，明珠，良玉，萬年不改其光輝。民動如烟，爲靜如鏡，空花奪目，驚波蕩魄，一眼覷破，置身豈在三年下哉？

【作者小傳】 見前

一三三 黃道周給姪子靜書

子靜：

汝讀書，幸自愛！少年努力爲聖賢，纔得中人，如在中人下手，到底下流也。汝精神溫秀，又有峯巒，不時看關、閩、濂、洛諸理學家言，自有入手，乃漸看漢，唐以下如張良、汲黯、董仲舒、劉向、第五倫、黃憲、管寧、諸葛亮、陶潛、王通、馬周、韓愈、李泌、真

德秀、韓琦、范仲淹、李沆、司馬光、李綱、文天祥；此數人者，寫其全傳，出入袖中，久之，自然成人，如汎汎度日，常有醉飽之心，此朽木糞土，終不可道矣！

世人讀書能作文章，祇是無本領，雖作文章好，亦無用處。汝文竟猶未平達，而多有枝葉。須明明白白，不悖聖賢，乃可言文章。吾今歲決歸，歸時看汝袖中可有何書，可曾寫不寫，曾讀不讀；雖不讀文章，可知矣。作子弟、茂才，須十分謙謹，石所謂「馬無五尾，終常謹死」也。窮秀才自家擔荷，汝一主一僕，量爲過矣。即多一僕，吾亦不怪，奈何以此開衆人之口乎！

〔作者小傳〕 見前

#### 一四 董應舉給姪元德書

汝年已三十矣，洒洒徇利。向日扑責吾豈得已？然吾猶悔其扑責不重也！凡世家子弟，宜以謙退守分爲本。吾鄉如謝冠石，非繹梅親姪哉？平生不用叔一字，滿然寒素，對人和煦滿面，今其考試亦成就矣。汝作秀才，譬如女子，何可出入衙門？即兄弟叔姪相託，亦可輒徇？國有王法，鄉有公評，渺渺此身，方懼不免，何能庇人！

凡士立志欲高，操行欲慎。古人行事，昭在簡冊，愚者以爲迂，惡者以爲笑，惟有識者以爲必可爲耳。身世功名，皆從方寸造起。先世積德，後人受享；甚身集義，當身受用；享用不盡，流及後人；此理確然不可易者。即以讀書一事，汝曾見苦心抑志，孜孜從事於此，

有不高等者乎？雖有聰明，器小者必折，學懶者難成，心險者鬼覆之，行醜者天挫之。先正有言：「積善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今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小善不損，讓爲大德。人不自知，天然默識。

夫積善者不祈福，未有不得福也。作惡者人畏之，天罰之。吾輩當宜何從乎？吾性至愚，然志願不小，嘗看先進行事，但覺過失甚多。人以我爲迂朴，我以爲侈靡之尤；人以我爲好行德，我以爲無一善之可稱也。大抵心地未盡，豈能爲聖爲賢？不到古人地位，何可言修身？汝等勉之！汝等勉之！

吾比都不似世人心緒，若見聖賢真可爲者。習俗移人，只宜立志，案頭常致古人事蹟，卽爲良師友也。

### 【作者小傳】

董應舉 字崇相。明國隸人。萬曆進士。天啓間官太常，陳急務數事，擢太僕卿，兼河南道御史，經理天津至山海關屯務。大著成效。遷工部侍郎，兼理鹽政。旋落職。崇禎初復官。應舉好學，善古文。居官慷慨任事，在家與利捍患，并殿，海濱人立祠祀之。

## 一五 李存給姪玉振書

相別容易，秋亦半矣。不審所患目疾若何？舟中一衆曾有相累者否？老叔甚不自安也。中間頗聞暫留弋陽，舟不相待，得非諸公以自故不由安權耶？此人情之常。老叔甚不自安

也。在何處及侍令舅以何日到都，在何處×安下？所幹有無緒？皆願聞之。

家舍鄉里，別無他事。但早稻遇旱，裨補過不及，約半收耳。晚稻得雨却好，可以無饑。鶴田長幼皆如常，張坊、竹莊亦然。

到杭，曾見危先生否？張編修先生時親否？老叔今夏甚多病，右耳目幾於聾眇，亦氣血時節當如此也。聞河橋、邵南二叔叔此際必在都下，千萬爲致意。二舅更不專狀，可道上覆不宣。

【作者小傳】

李存 字明遠。一字仲公。元江西安仁人。師事陳苑。弱冠，慕古人無所

不通之爲大儒，慨然致心於天文地理醫卜筮釋道之書。從遊者滿齋舍。學者稱侯庵先生。有侯庵集。

## 一六 王良臣給姪書

芝蘭琪樹，欲生階庭，然而保護匡持，正何可少！吾姪乍離佔畢，小就一官，屈其邁往之氣，身處矮屋之下，小心翼翼，以盡行己事上之道可也。况存心濟物，於物必有所濟，幸毋以小而忽之！凡事要不失儒者家風而已，棋枰酒盞，非臨民所宜，惟留意慎茲焉！

【作者小傳】 見前

## 一七 蘇軾給姪千之書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否？

叔舟行幾一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奏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略到彼，葬卻老嫗一姨，住二十來日，卻乘舟還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紮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者，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

寒暖不定，惟萬萬自愛！

其二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年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少也。

【作者小傳】見前

一八 蘇軾給姪千乘書

念二秀才：

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邁自北還，得手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念忽忽，如何可言！



久不知鄉書，想諸叔以下各安，子明微累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耳！念此不可不加意。

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作者小傳】 見前

## 一九 歐陽修給十二姪書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夜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宮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

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裳，常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

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一物，汝可安此爲戒也！

已寒，好將息！不具。

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作者小傳】

歐陽修 字永叔，自號醉翁。歐陽六一居士；《詩集古錄》一千卷，書一萬卷，

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鶴一隻。宋盧慶人。舉進士甲科。歷召知諫院，改右正言，知詞館。出知滁州。徙揚州、穎州。遷爲翰林學士。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嘉祐間拜參知政事，與韓琦用心輔政。熙寧初與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修博涉羣書，以文章冠天下。卒諡文忠。有新唐書新五代史，毛詩本義，集古錄，歸田錄，洛陽牡丹記，文忠集，試筆，居士集，六一詩話，六一詞。

## 二〇 歐陽修給十三姪書

奉職自赴任，不曾得書。到官下，想安樂！汝孤寒，曾受辛苦，知道官職難得，每事當思愛惜。守廉，守貧。慎行刑，保此寸祿而已。

十四郎今却令回。此子自縣中來，見其衣裳單薄。汝只親兄弟兩人，今食祿，庶事宜均給。更且戒約，勿令出入，無事令學書，識取些字。從來失教訓，是事不會，男子如此，何以養身？

今遣人去知府舍人處，求太君墓誌，若此人將得來，即更不言；若未得來，即汝因事至府中面告，言吾令汝請文字，且與請取，求的便附來。

春寒，好將息！不具。

吾押送十三奉職。

【作者小傳】 見前

## 一一一 范仲淹給三姪書

三郎官人：

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全安。

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即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與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爲好事，以光祖宗。

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不具。

叔押。

報新婦孩兒各安吉。十叔房下如何，哥兄還驅識好惡否？

【作者小傳】 見前

## 一一二 元稹給姪崙鄭等書

告崙等：

吾謫竄方始，見汝未期，粗以所懷，貽誨於汝。

汝等心志未立，冠歲行登，古人譏「十九童心」，能不自懼！吾不能遠諭他人。汝獨不見吾兄之奉家法乎？吾家世儉貧，先人遺訓，常恐置產息子孫，故家無樵蘇之地，爾所詳

也。吾竊見吾兄，自二十年來，以下士之祿，持窘絕之家，其間半是乞丐羈游以相給足。然而吾生三十二年矣，知衣食之所自始。東都爲御史時，吾常自思，尚不省吾兄正色之訓，而况於鞭笞詰責乎？嗚呼！吾所以幸而爲兄者，則汝等又幸而爲父矣，有父如此，尚不足爲汝師乎？

吾尚有血誠，將告於汝。吾幼乏歧嶷，十歲知方，嚴毅之訓不聞，師友之資盡廢。憶得初讀書時，感慈旨一言之嘆，遂志於學。是時尚在鳳翔，每借書於齊倉曹家，徒步執卷，就陸姊夫師授，栖栖勤勤，其始也若此。至年十五，得明經及第，因捧先人舊書於西窗下，鑽仰沈吟，僅於不窺園井矣。如是者十年，然後粗露一命，粗成一名。及今思之，上不能及烏鳥之報復，下未能減親戚之饑寒，抱釁終身，偷活今日。故李密云：「生願爲人兄，得奉養之日長。」吾每念此言，無不雨涕。汝等又見吾自爲御史來，效職無避禍之心，臨事有致命之志，尚知之乎？吾此意雖吾弟兄未忍及此。蓋以往歲忝職諫官，不忍小見，妄干朝聽，謫棄河南。泣血西歸，生死無告。不幸餘命不殞，重戴冠纓。常誓效死君前，揚名後代，歿有以謝先人於地下耳。嗚呼！及其時而不思，既思之而不及，尚何言哉！今汝等父母天地，兄弟成行，不於此時佩服詩書以求榮達，於爲人耶？其曰人者？吾又以吾兄所識，易涉悔尤，汝等出入游從，亦宜切慎！吾誠不宜言及於此，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不曾於喧嘩縱觀，汝信之乎？

吾終鮮姊妹，陸氏諸生，念之倍汝。小婢子等既抱吾歿身之恨，未有吾克己之誠，日夜

思之，若忘生次，汝因便錄吾此書寄之，庶其自發。千萬努力，無棄斯須！

積付崙，鄭等。

【作者小傳】

元 獮

字贊之，唐河南人。

元和初對策，擢制科第一。拜左拾遺。當路者惡

之，出爲河南尉。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諫江陵參事。長慶中權知制誥，未幾入相。

。斐度屢劾之。遂俱罷。大和中官武昌節度使卒。獮善詩，以平易勝，與白居易齊名。

，時稱元、白；號「元和體」。官中呼爲元才子。又與竇鞏唱和，號「蘭亭絕唱」。

有元氏長慶集及小集。

## 二二三 馬援給姪嚴敦等書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龍伯高 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謹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敎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作者小傳】

馬 援

字 孟 淵。

後漢茂林人。少有大志，爲郡督郵，以縱囚亡命北地畜牧

，賓客多歸附者。王莽以爲新城大尹。後歸光武。隗囂叛據西隴，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因以破囂。建武中拜伏波將軍。征交趾。平之。封新息侯。武陵五溪蠻反，援復將兵討之，時年已八十餘，嘗謂賓客曰：「丈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又曰：「男兒死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後果卒於軍。建初中諡忠成。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滬一版

國文補  
充教材

歷代名賢處世家書

全一冊

定價金圓

圓正

(外埠酌加運費)

有 不  
著 准  
作 翻  
權 印

編輯者 徐 益 棠

發行人 浦 家 麟

出版者 遠東圖書公司

上海(五)北海寧路保原坊十四號

發行者 鐵 風 出版社

上海(五)北海寧路保原坊十四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內審字第0一七四六號

